

前 言

巴尔多迈罗·利約 (1867—1923)，是智利最有代表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生于智利中南部的洛塔煤矿区，父亲是煤矿公司的一个职员，他自己后来也当了煤矿公司附设商店的职员，一生在洛塔过着俭朴的生活。他同矿工有广泛的接触，经常下矿井或到矿工的家裏访问，因此，他非常熟悉矿工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痛苦和愿望。他的重要作品大都是以矿工的生活为题材的。

利約是一个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作品有《地底下》(Sub-terra)、《太阳下》(Sub-Sole) 和《民间故事》(Relatos Populares) 三个集子。这三个集子各包括十三个短篇小说，其中《地底下》有八个短篇小说是描写矿工生活的，因此最为著名，初版于1904年，以后陆续印行七次，这在智利文学作品中是不平常的事件；《太阳下》是1907年出版的，印过四次；《民间故事》则是作者逝世后，由智利作家贡萨莱斯·维拉 (González Vera) 所编纂，于1942年出版的。

在利約生活的那个时代，智利的矿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在阶级，还不是一个自为阶级。那时候，煤矿工人的队伍人数还少；他们没有自己的战斗的组织，甚至连后来由矿工们自己通过斗争取得的一些有限的社会保障法律也没有。

利約忠实地写出了当时矿工的困苦生活和享受不到任何权

利的悲惨处境，以及他們自发的反抗和斗争。如《十二号风門》、《工資》、《魔鬼巷》等，描写的都是煤矿上經常发生的事情，但作品写得很集中，富于艺术感染力，使人讀后不由得不为矿工們世世代代的悲惨命运而感动。

利約对矿工和外国資本家的公司，表现出立場分明的爱和憎。他对矿工和矿工的家屬，总是寄以深切的同情。他把他們的困苦悲惨生活，正确地归罪于公司的残酷剝削。他通过笔下的人物，对外国資本家发出严正的譴責，指控他們是“賊”和“凶手”。例如在《瓦斯爆炸》这个短篇小說里，利約就成功地刻划了一个公司代理人的面貌，真实地暴露了他那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丑恶面目。这个外国工程师的驕橫、自負、残酷，和为了公司的外国資本的利潤，无情地剝削欺压工人的罪恶行径，描写得淋漓尽致。利約在这个短篇小說中所写的矿工的反抗和斗争，反映出当时智利矿工的阶级意識正在逐漸形成。

《地底下》出版的时候，正是智利工人开始組織工会，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的时候。利約的这个小說集的出版，給智利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已經不是智利文学中历来所描写的那些貴族阶级和追求个人出路的资产阶级，而是完全崭新的人物，来自新的日益扩大的工业无产阶级队伍的人物。1919年，智利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洛塔的煤矿工人为了爭取八小时工作制和其他工作条件，組織起来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坚持近两个月，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一次在智利历史上称为“大罢工”的斗争，后来在智利作家迪埃哥·穆紐斯(Diego Muñoz)于1953年出版的长篇小說《煤》(Carbón)中，有着詳細的描写。利約的《地底下》中所写的矿工們的反抗，可以說是預示了这次斗争高潮的到来。利約

的作品，无疑地給迪埃哥·穆紐斯等新一代的智利进步作家以很深刻的影响。

利約的短篇小說，題材是很廣泛的，并不限于煤矿工人生活这一方面。在以城乡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为題材的时候，他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对普通人民的爱，对剝削者和統治階級的憎，也同样表現得极为鮮明。例如描写地主欺压虐待农民、掠奪农民土地的《拐手》和《吉拉班》，反映城市貧民生活的《大杂院里》，揭露商业資本家殘酷剝削城乡貧民的《小天使》和《店前和店后》，就是这样的作品。此外，象諷刺統治階級官僚的《“Inamible”》和表現作者对艺术和人生看法的童話《永恒的雪花》等，也都是很成功的作品。

利約的文学創作活动，主要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十余年之間，由于当时智利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他的作品不免受到他出身的小資产階級思想意識的限制。他以一个同情者的眼光来描写矿工，描写雇农和城市貧民，他看不到在智利的这些被压迫被剝削的普通人民身上正在逐漸成长的爭取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伟大力量，因此，他笔下的大部分人物，在殘酷的階級压迫面前，或者在粗獷的大自然面前，就显得有些脆弱渺小，无能为力；他們的反抗和斗争，也往往只是絕望的复仇。利約的艺术成就，在于他善于从现实生活中观察主要的現象，以丰富多采的富于感染力的文笔表达出来。他的作品，在智利工人群众中拥有广大的讀者，特别是智利的矿工，更是喜爱他的作品，認為他是他們自己的作家，把他的作品作为鼓舞他們进行斗争的武器。巴尔多迈罗·利約是智利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驅，不但在智利文学史上，而且在整个拉丁美洲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

这个中譯本集子，共选譯了利約的十五个比較优秀的短篇小說，所根据的原本是智利当代著名作家尼古梅台斯·古茲孟 (Nicomedes Guzman) 編的《巴尔多迈罗·利約文集》(Antología de Baldomero Lillo)，智利圣地亚哥“西克-薩克”出版社 1955年出版 (Empresa Editora Zig-Zag, S. A., Santiago de Chile, 1955)。

譯 者

1959年12月

目 次

前 言	1
老废物	1
十二号风門	7
瓦斯爆炸	16
工資	35
魔鬼巷	46
搜查	57
大猎物	64
拐手	71
(以上选自《地底下》)	
吉拉班	83
“Inamible”	96
永恆的雪花	106
(以上选自《太阳下》)	
大杂院望	112
小天使	131
店前和店后	141
太阳下	157
(以上选自《民間故事》)	

老廢物

从矿井里拖出一匹马来，是一件不大常有的事。这件事情把存煤场上的卸煤工和送空车回罐笼的推車工都吸引到井口的四周来了。

他們都是些上了年紀的工人，已經干不了井下的活兒了。那匹在井下拉了十年煤車又被帶回到太陽底下來的馬，引起了他們的深切的同情。這種感情，是只會對一個忠實的、曾經一道分嘗過工作中的艱辛疲乏的老朋友，才會發生的。

那頭牲口使很多人回想起了他們最好的日子。那時，在窄狹的矜子裡，他們憑着強勁的雙臂掄起采煤的手鎬來，一下子就能把它的鋼齒打到幽暗的煤层裡去。大家都認識“鑽石”，它是一頭精力充沛的好牲口。它在彎彎曲曲的運輸坑道裡，從早到晚，柔順而又不知疲倦地拉着煤車飛奔。每當難於忍受的苦役所引起的過度疲倦使他們的臂膀癱軟無力的時候，一看見這匹馬氣喘吁吁地跑過，他們就會重新振作起來，就象一点一滴地摧毀着頑石的怒濤一樣，繼續頑強地干着那螞蟻打洞的工作。

大家都靜靜地等着那匹馬兒的出現。它癱了腿，治不好，井上井下的什麼活都干不了啦。它的最後的歸宿就是被人丟到那荒涼的原野上去。在那兒，人們只能偶爾看到一些孤寂的、為塵埃所復蓋的荊棘叢，既沒有一根草，也沒有一棵樹，來打破那灰色的單調景象。

再也沒有什么地方比那荒涼的、干枯的、尘埃飛揚的原野更為陰郁的了。那里到處都是小沙丘。甚至要把沙子帶起來刮過那沒有水氣的光禿的土地上的風，也顯得很吃力。

在一處地勢稍微高一點的地方，聳立着礦井的井架、煙囪和被煙熏黑的棚屋。礦工的住宅座落在一個小山谷的右面。在那些住宅上空的稀薄空氣中間，緩慢地飄浮着一大堆黑色的濃煙，使得那個原不宜于居住的地方顯得更加陰郁。

從石灰質的土地里升上來一種令人窒息的潮濕氣息，細微的煤灰沾上了礦工們的汗污的臉。他們依傍着小車，沉默地領略着由于要把馬弄上來而得到的片刻休息。

在按照規矩敲過三下鐘之后，井架頂上的大天輪開始慢慢轉動起來，細細的鋼絲繩在輪槽里滑動着，力大無比的卷揚機把鋼絲繩纏繞到它的巨大的卷筒上去。過了一會兒以后，一大堆滴着水的黑色的東西突然從那陰暗的井里升上來，在井口上面幾米的地方停下了。那是一匹黑馬，套在一個結實的繩網里，垂挂在罐籠下面。它那僵硬的四腿張開着，身子在深坑的上空搖晃。從下面望上去，它就象一只藏在蛛網中間的巨大的蜘蛛，樣子非常難看。它在空中搖晃了幾下以后，就慢慢降到同平台一樣高的地方。礦工們很快朝這大口袋一樣的東西跑過去，將它從井口上取下來。“鑽石”在鬆開以后，疲乏地大聲呼吸着，顛巍巍地掙扎起來，立住不動了。

“鑽石”和所有在礦井里拉車的馬一樣，是一頭矮小的牲口。它的皮膚以前是光滑的，顏色象煤精一樣黑得發亮，但現在到處都是傷痕，昔日的光澤全都消失了。在那套軛頭的地方，一些大傷疤已經化膿。膝骨上面現出長久未消的浮腫，使原來美麗的腿已變成畸形，變得非常難看了。它肚子大，脖子長，臀部干瘦，

过去那輕捷丰碩的体态連一点儿影子都沒有留下来。在它干癟的腰上，鞭子的血痕还是新鮮的，而它的尾巴毛則被鞭子扯得几乎沒有了。

矿工們凝視着它，感到又惊奇又痛苦。他們熟悉的那匹活生生的馬儿，現在变成了个什么样子哟！它皮开肉綻，骯髒得令人生厌，只配給兀鷹去飽餐一頓了。当那头牲口被中午的阳光弄得睜不开眼睛，低着头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的时候，一个年紀最老的矿工挺直着他那瘦弱的身軀，用疑問的眼光环顧四周。他那憔悴的方正的脸上，帶着一种严肃的、凝思的、梦幻的表情。他的目光在馬和他那一群沉默的同伴的身上来来去去地望着，双眸之內似乎蘊藏着他的整个生命。他的同伴們是一些备受摧殘，但还活在世上的废料，矿井时常把这样的废料从它的深处抛出来，就象抛弃那种沒有用了的机器一样。

他的目光，他的姿态，他的沉思默想的表情，都似乎在說：

“可怜的老伙伴哟，人家把你丢开，因为你已經沒有用啦！我們大家的經歷也都和你一模一样！在井底下，人家可不管你是人还是牲口。只要我們的精力一旦使尽了，矿井就会把我們丢开，就象蜘蛛把給它当食料、被它吸干了血的蠅子的軀壳抛到网外去一样。同伴們，这头牲口就是我們一生的写照！我們同它一样，一生一世就是干活、受苦和死亡。”

在其他的矿工們的心头上，一定涌現着同样的思想，因为他們脸上都帶着又严肃又沉默的表情。当那群人散开的时候，有的人还回过头来最后一次地瞧瞧那匹馬。它留在原地不动，連站的姿式都沒有改变。它耳朵的习惯性的迟緩的摆动和眨眼的动作，就是这全身伤痕、烂疮遍体的馬儿还活着的仅有的标誌。

白昼的光芒透过清澈明淨的太空，显得更加輝煌强烈，照花了馬

的眼睛，使它什么也看不见了。它低着头，想在两只前脚中找个地方躲避刺伤它眼睛的光辉。除了安全灯半明半灭的微光以外，它那半盲的眼瞳是什么光芒都受不住的。

但是，白昼的光芒普照各处，顺利地穿过了它合着的眼皮，使得它越来越看不见了。它不知所措地朝前走了几步，头就撞在平台边的木板围墙上。它碰上障碍，好象大大地吃了一惊，就把耳朵竖起来嗅着那堵墙，不自在地喷出粗短的鼻息；接着，它退了回去，想找一条出路，但是新的障碍又挡住了它；它就象失去了引路人的瞎子一样，在木材堆、煤车和井架之间来回打转。它走路的时候，总是把蹄子抬起来用后腿的膝弯挣扎着，好象还是在坑道里的枕木间走着一样。一大群苍蝇在它的周围嗡嗡飞着，无情地叮它、咬它，越来越凶，对它的皮肤的突然收缩和光秃的尾巴疯狂摆动一点也不加理会。

在那头牲口的脑子里，也许会闪过一种这样模糊的想法，那就是它现在是呆在矿井中一个它还没有到过的角落里，那儿有一道透不过的红色的帷幕把它所熟悉的东西都遮了起来。

不久之后，一个手臂下挟着一捆绳子的马夫走过来了。他笔直地朝它走去，把它的脖子系住，拉着绳子把它牵到公路上去。公路象一条黑色的带子，最后在炎热的平原上消逝，那平原的干燥荒凉的土地朝四面伸展，一直伸到天边。

“钻石”一颠一跛地走着；它的粗老的黑皮由于接触到太阳光，痛苦地打着颤。从苍灰的天上发出的阳光，似乎有意照着那匹皮开肉裂的马，好让那些贪饕的兀鹰看得清清楚楚。兀鹰翱翔在渺茫的天际，就象一些几乎看不见的小黑点，但是它们已经知道它们要交好运，已经在窥伺着那可供它们饱餐一顿的马了。

马夫在一处低洼地带的旁边停了下来，解开了系着马的鞅

弱无力的脖子的繩子，然后重重地拍了一下它的臀部，让它繼續向前走。他自己則掉过头来，順原路往回走了。

当雨季来到的时候，那个窪地上积着一层水；但是，夏天的炎热很快就把水蒸发干了。在一些地势低窪的地方，还保留着一点残余的溼气，长着一些带刺的灌木和一把把干枯的、沾滿尘土的野草。在某些隱蔽的地方还有一些污水潭，但是不管多么灵巧和矫健的牲口也不能达到那些地方去。

“钻石”又飢又渴，大声地噴着粗气走了一小段路。它时常用它的厚嘴唇去碰碰黄沙并使劲地吹着气，在接近地面的空气中吹起淡白的尘霧。地面火热，空气也象在沸騰。

它的失明的程度并没有減輕；它眼皮下的縮小了的瞳孔，只能看見熾烈的紅色火焰。在它的脑海里，矿井下的阴影而今已是遙远渺茫，代替它的就是一团火焰了。

突然，一陣尖銳刺耳的嗡嗡的声音划过，立即接着而来的是痛苦的馬嘶声。那匹可怜的馬一下子跳了起来，使出它全部仅剩的气力，拉开它畸形的四腿，开始在荆棘丛中和窪地上面尽快奔逃。沙地里成群的馬虻在它四周飞繞着。

那些凶残的馬虻不让它有喘息的机会；它不久就失足跌落在一道寬大的裂罅內，身子給嵌住了。它几次徒劳地掙扎着，想要站立起来。但是，当它终于知道它的力量已經不济的时候，就伸长了頸子，象所有的牲畜一样，逆来順受地任凭死亡来解脫它肉体的痛苦。

吸飽血的馬虻停止了侵扰，它們振起翅膀露出宝石般閃亮的胸甲，冲过燥热的空气，象一支支金箭，消失在光輝灿烂的蓝天里了。藍天清澈明淨，連一縷最稀薄的云彩都沒有。

一些接近大地边緣滑动着的黑影，开始朝那匹死馬所在地

盘旋过来。許多巨大的黑鳥翱翔在高高的天空。那是兀鷹，只有庄严的兀鷹才能振起那样沉重的翅膀。它們把翅膀张开不动，在天空里打着巨大的回旋，圍繞着馬的尸体慢慢地越繞越紧。

地平綫的四面都出現了黑点，那都是远处赶来的兀鷹，它們一股劲儿很快地飞着来享用那等待着它們的盛餐。

那时，太阳迅速地向西方降落，灰色的平原越来越阴暗了。矿上收工了，象地牢里的奴隶一样的矿工开始离开他們的黑窟窿。在井底下，他們蜂拥到罐籠里去，紧紧地挤成一团，挤成一个由头、脚和相互交織着的手臂連成的大結。到矿井上面来以后，这个結子要費劲才能解开，然后再变成一长列。矿工們就这样沿着公路沉寂地走着，走向远处的家。

那个年老的推車工坐在他的小車上，从存煤場上凝視着矿工的行列。他們那駝着背的、麻木的身体，似乎还正感受着低矮坑道里的岩石的碰撞。他突然站起身来，当下班的钟声在荒凉的原野上的靜寂中清晰地震响着的时候，那老人也就拖着沉重緩慢的脚步，走上去加入了那批囚徒的队伍。对于剝削者來說，他們的生命比一块煤还不值錢。煤象一条黑色的长河，从矿床的心臟中流出来，永远沒有流尽的时候。

矿上，一切都安宁静謐，除了慢慢走远的矿工們的沉滯的脚步声外，听不出一点声响。黃昏的朦朧越来越深浓了。在无垠的蒼穹之上，迸发出万千星斗，它們那白色的、青藍的、紫紅的光芒，在广袤大地的黃昏的微光中越照越亮。大地已經沉沒在阴影里，黑夜跟着来临了。

十二号风門

小巴勃罗本能地紧紧扣住他父亲的两腿。他的耳朵里轟鳴着，罐籠的底好象要从他脚下逃脫似的，使他产生一种异样的难受的感觉。他在钻进罐籠的时候，隱約看到了豎井墨黑的大口，他仿佛觉得已經被投入了那黑澹的深渊。他的一双大眼睛恐怖地瞪視着阴森森的井壁。他們正以令人暈眩的速度朝井下墜落。罐籠在这样寂靜地向下沉的时候，沒有一点震动，除了水滴打着罐籠鉄頂的响声外，再也沒有一点声音。所有的矿灯都似乎就要熄灭；借着那微弱的光，可以模糊地看到在罅縫的阴影中和突出的岩石上，有一串一串的黑影象箭一样地朝上飞。

过了一会儿，速度突然减低，踏在向下沉落的鉄板上的两脚，也比较稳当了。罐籠的鉸鏈和鉄索磨擦出重浊的軋軋的响声，它那沉重的鉄架子就在平坑的入口处停住不动了。

老矿工牵着孩子的手一道走进黑澹的坑道。他們是最先下井的一批人，那时候井下的活动还没有开始。平坑相当高，矿工們可以伸直着身子走，但是向上瞧，却只能看到粗大的支架支撑着的坑頂的一部分。坑道的側壁，在瀰漫于深邃而阴森的矿洞里的浓重幽暗里隱藏着，看都看不见。

-
- 风門，矿井下的通风装置。需要隔絕风流但仍要通行运输的地方，都有设置。

他們在离开一堆坑木四十米地方的一个岩石中凿出的洞窟前面停了下来。洞窟的頂上坼裂了，顏色象煤烟一样发黑。洞頂上挂着一盞洋鉄皮做的灯，微弱的灯光使它显得特別幽暗和阴影幢幢。洞窟里面，有一个小老头伏在桌上，在一本大登記簿上登載着什么。他的黑衣服使得他那滿布深深皺紋的脸显得格外蒼白。他听到脚步声就抬起头来，用疑問的眼光盯着老矿工。老矿工胆怯地走上前去，低声下气地說道：

“先生，我把孩子带来了。”

監工用他銳利的目光把那孩子的孱弱的小身体看了一眼。孩子四肢細瘦，褐色的脸上流露出年幼无知的神情，两只发亮的眼睛象受了惊的小野兽的眼睛一样，睜得大大的。所有这些，都給監工一个不好的印象。这个小家伙就同許多不幸的儿童一样，一下子就要被夺去嬉戏玩耍的童年生活，在潮湿的坑道里，在风門的旁边，慢慢地枯萎而死。这样的景象，使得这个成天面对着人世悲苦而变得冷淡无情的監工也不由得感到心軟。他脸上繃紧的綫条松弛下来了，但他还是以他严厉的样子对老矿工說話。老矿工被他对他孩子的那一番打量弄得非常不安，神色惶惑地注視着他。

“我說，这孩子还使不上力干活呢。他是你的孩子嗎？”監工問。

“是的，先生。”

“那你就得可怜可怜他小小的年紀，先送他到学校里去呆一个时候，再把他送到这儿来下葬也还来得及。”

“先生，”矿工咕囁着，粗哑的声調里含着苦苦哀求的意味，“我們一家六口，就只有一个人干活。巴勃罗已經滿八岁，他應該掙他自己吃的面包了。他是矿工的兒子，他要干的也就是他

长辈的这一行活。我们这一辈子除了在矿井里瞎摸以外，哪儿上过什么学。”

他的悲哀的战栗的声音突然被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但是他润湿的眼睛里还是流露出固执的恳求神色。监工被他沉默的恳求打动了，就拿起一个哨子一吹，哨子的尖声在空寂的坑道远处回响。坑道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门洞旁边出现了一个黑影。

小老头对那个来到的人吩咐道：

“胡安，你把这孩子领到十二号风门那边去，让他接替赶车工何塞的儿子，就是昨天被煤车撞死的。”

接着，他突然转过身来对着正在开始喃喃道谢的老矿工，声色俱厉地说道：

“我知道你上星期没有挖够五事煤，那可是每个采煤工一天出货的最低定额。你得留点儿神，如果事情还是照那样下去，那就只有把你除名，让比你勤快一些的人来干你的活。”

他随即把右手一挥，打发他走。

他们三个人不声不响地走开了，三个人的脚步声在黑暗的坑道里慢慢地愈来愈远。他们在铁轨的中间走。为了避开陷在泥里的枕木，他们就拣钉铁轨的道钉附近走，迈的步子时大时小。那个带路的青年矿工在前面，后面跟着手牵着小巴勃罗的老矿工，他把头俯在胸前，坠入沉思默想。监工的话和话里所包含的威胁意味，使他感到非常痛苦。好久以来，大家就都看出他的体力衰弱了。他一天比一天地走近那条分界线，年老的矿工只要一旦越过这条致命的分界线，那他在矿井里就成为一块没用的废料。凭他起早睡晚，每天不顾死活地干上十四个钟头，在狭窄的窿子里象虫子一样地乱爬，狠狠地刨煤，都无济于事。那煤

层是永远刨不完的，多少世代象他一样的矿工，已经在这大地的深处不停歇地刨过了。

但是这种同煤层进行的顽强不息的搏斗，用不到多久就会把那些最最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弄得衰颓苍老。在潮湿狭窄的阴森的洞穴里，老年的矿工变得蝦腰駝背，筋肉松弛。他们就象那些看见鞭子就要发抖的驚馬一样，每天早晨触到煤层，就不免心惊肉跳。但是飢餓比鞭子和馬刺还要厉害得多，管事得多，矿工們每天都只能默默地去干那种累死人的重活。他们散在煤层的千百个角落里，象蛀虫一样地钻齧着煤层，使它輕微地震顫。煤层受到鉄鎚尖齿的啄动，一块一块地崩落下来，就象被汹涌的海浪冲刷着的海岸旁的沙石一样^①。

带路的人突然停住，打断了老矿工的悲哀的沉思。前面一扇大門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靠牆的地上，一个小孩的半身輪廓在閃爍的交錯灯光底下显露出来。这是一个蟠伏在牆角里的十岁的孩子。

他把胳膊肘擱在膝蓋上，瘦弱的双手捧住惨白的脸，一声不响地呆在那里，似乎沒有觉察到他们的到来。他们推开风門穿了过去，让他一个人仍旧沉埋在黑暗的深处。他那睜大着的沒有表情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朝上瞪着。他也許是在出神地凝望一片沙漠中浮現的海市蜃樓一样的幻景；那景象吸住了他渴望見到光明的双眸。他的眼瞳由于怀念遙远的白日的光亮，总是潤湿的。

他負責照管这扇风門，度着无穷无尽的囚犯的岁月，老是摆

① 智利的煤矿在南都洛塔(Lota)地方，靠近太平洋的海岸，矿井深入海底数公里，因此作者的作品中常常提到海。

脫不了悲愴的孤寂的冥想。這扇巨大的墓碑一樣的风門壓着他，永遠扼殺了他童年時代的活潑可愛的生機。他所遭受的這些苦難已經印在他幼小的心灵深處，使他感到無窮的苦楚，使他对人們的自私和怯懦發出嚴酷的詛咒。

兩個大人和小孩沿着一段狹窄的坑道走了一程之後，來到一個高高的運輸坑道里面，那兒有大滴的水不斷地從頂上淋下來。他們不時地聽到遠處傳來一種低沉的聲音，象是一個巨大的錘子在他們頭頂上敲擊太地的骨骼。這種巴勃羅不知道從何而來的聲音，原來是海濤沖擊岸旁礁石時發出來的。他們再走了一段路，終於來到了十二號风門的前面。這扇門的木門框嵌在岩石里面，木門可以向前後推動。帶路的人在門前停下來說：

“我們到了。”

這兒的黑暗是那樣地深濃，借着扣在皮制安全帽帽沿上的礦燈所發出來的淡紅色的光，他們幾乎看不出前面有大門擋路。

小巴勃羅不懂他的同伴為什麼這樣突然停下來，就一聲不響地瞪着他們。那兩個人很快地交談了幾句話以後，就開始很快乐而且很熱心地教他怎樣照管這一扇門。那小家伙按照他們的指點，把风門推開又關上了好幾次。這樣，他的父親就不再覺得沒有把握了。他確實曾經擔心過，憑他兒子那點力氣，也許還干不了這項差使。

老礦工流露出滿意的神情，用他那長滿了茧子的手撫摸着他的第一個孩子的蓬鬆的頭髮。那個孩子一直還沒有表現什麼疲倦和不安。這種他從來沒有看到過的新鮮景象，印在他幼稚的幻想多端的腦際，弄得他心神恍惚，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他覺得他自己仿佛是呆在一間黑屋子里，相信會有一扇窗門忽然打開，太陽的耀眼的光綫隨即照射進來。雖然他那懵懵懂懂的心里已

經不再有下列時候曾經侵襲過他的那種痛苦的感覺，但是他父親對他表示的那種他所不習慣的寵愛，倒引起了他的猜疑。

在坑道的遠處閃亮着一點燈光，隨即聽到車輪在鐵軌上行駛時發出的轟轟響聲，接着就是奔馬的沉重急促的蹄聲，把地面都震得發响。

“煤車來了！”那兩個大人不約而同地這樣叫着。

“趕快！巴勃羅！”老礦工喊道，“趕快干你的活！”

那孩子緊緊地握住拳頭，用整個小身體死勁地去頂那扇風門，風門慢慢地被他頂開了，一直撞到岩壁上。他剛剛把門打開，就有一匹汗淋淋喘吁吁的黑馬在他們的身邊掠過，後面拉着一大車沉重的煤塊。

兩個礦工滿意地相互看了看；這個新手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富有經驗的看門工了。老礦工彎下他高大的身子，開始甜言蜜語地奉承他，他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娃娃了，已經不象呆在上邊的那些娃娃們一樣，是個無緣無故都要露出哭臉，成天纏在媽媽裙邊打轉的那種人了。他已經是一個大人，一個勇氣十足的不折不扣的礦工了，那就是說，他已經成了他們的同伴，礦工們對他可得象對同伴一樣看待了。總之，他用三言兩語告訴了他，他們必須把他一個人丟在這裡；但是，他也用不着害怕，因為礦井里象他一樣年紀、干他同樣活兒的人多着哩；他自己離他也很近，會時常來看他，一等到下班，他們爺兒倆就可以一道回家了。

小巴勃羅越聽越害怕，他的回答是用兩手死勁揪住老礦工的衣服不放。一直到那個時候，他父親要他干什么，他还蒙在鼓里，他还以為他父親只是把他帶出來溜溜圈子哩。現在來了這麼一個意想不到的轉變，可把他吓得發暈了。他只想趕快離開這個鬼地方，回到他媽媽和弟妹們的身邊去，回到那明明亮亮的

地面上去。尽管他父亲耐心地同他说道理，他的唯一答复只是恐怖地带着哭声地催促说：“走吧，回去！”许愿也好，威胁也好，都不能使他听话。那“走吧，爸爸”的叫唤，一声比一声来得更加可怜而迫切了。

老矿工的脸上显现出剧烈的内心矛盾。他的孩子用闪着泪花的眼睛仰望着他，眼睛里充满了悲哀的恳求神色。他看到这一双眼睛的时候，刚露头的怒火化成了无穷的怜悯：孩子还是这样地稚嫩，这样地小得可怜！隐伏在他心灵深处的父爱，突然不由自主地猛烈爆发出来了。

他自己的那一辈子，那四十年来所作的苦工和所受的磨难，一下子都浮现在他的眼前。他非常伤心地看到，他干那么多年重活的结果，只是留下了一个精疲力竭的身躯，或许不久人家就要把他这个身躯也当作一件碍手碍脚的东西，抛出矿井。当他想到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的不幸的儿子的时候，他不禁想要同这个贪得无厌的怪物——矿井，去争夺被它捕获了的这一条小小生命。矿井就是这样从母亲们的怀中将她们还没有长成的孩子夺去，把他们变为到处受人蔑视的穷光蛋，任他们坚忍地用两肩承担起老板们的惨无人性的打击和倾斜坑道内岩石的嘲弄。

但是，他想起了他那贫穷的家，想起了靠他一个人支撑着的挨饥受寒的妻子儿女。当他这样一想的时候，开始在他心头萌生的这种反抗情绪一下子就熄灭了。他凭他的经验知道那种想法是愚蠢的。矿井从来没有放过任何被它捕获的东西。井底下，儿子接上父亲，就象一个个新链环替补一条没有尽头的链环上磨损了的旧链环一样；矿井里起伏上下的生命的浪潮，从来也不会中断。孩子们呼吸着矿井里有毒的空气，长成为脸色苍白和孱弱的畸形儿，但是那也只得听天由命，因为他们就是为了这个

而生的。

老矿工把心一横，从腰间解下一根结实的细麻绳，不管他的孩子怎样哀求反抗，用绳子的一端系着他的腰部，把另一端拴到嵌在岩石里面的粗大的铁柱子上。那柱子上还残留着一些麻绳头，可见靠它来拴孩子已经不是第一回。

这个小家伙已经吓得半死，他恐怖万状地放声大哭，并且拼命地抱住他父亲的两腿不放，他父亲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摆脱开来。他的哀求声和号哭声充满了整个坑道，但是这个柔弱的作为牺牲的孩子，比《圣经》上的以撒^①还要来得不幸，因为人间的罪恶和不平迫使他父亲不得不忍心地对他这块亲生骨肉下手的时候，他并没有听到什么友爱的声音叫他父亲住手。

他呼唤着走开的老矿工，那声音是这样地悲伤，这样地令人心碎，使得他那可怜的父亲又一次感到拿不定主意了。但是，他的这种踌躇不决一下子就过去了。他用手按住耳朵，不听那使他心碎肠断的哭叫声，放开步子赶紧逃走。在离开这个坑道之前，他停顿了一会儿，只听得一个呼唤着“妈妈”的细弱声音从远处传来，那声音宛如微风从耳边吹过，因为隔得遥远，听起来也就模糊了。

随后，他就象一个神志昏迷的疯子一样开始奔跑，一直跑到煤层的前面才停住。当他一看到煤层的时候，他的痛苦马上变成了暴烈的怒火。他抓起铁镐，咬牙切齿地立即向煤层展开攻击，铁镐在坚硬的煤面上飞落，发出清脆的音响，就象沉重的冰雹猛打着玻璃窗一样。镐尖穿入那黝黑发光的煤面，把煤一

① 以撒，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命令他把他的独生子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正要拿刀下手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叫亚伯拉罕不可动手，因为已经知道他相信上帝了。事见《旧约》《创世记》。

大块一大块地拉了下来。煤块很快地在他的两腿之间堆积，而浓密的煤末就象一层厚纱一样，把矿灯的閃爍的光芒都遮掩了。

稜角銳利的小煤块四下紛飞，刺伤着他的脸、他的脖子和他的敞露的胸膛。他滿身大汗，一道道的鮮血混着汗水向下直淌。他象一个楔子一样在煤层上打开裂口，象刨监牢墙壁的囚犯一样把裂口刨大；但是鼓舞着支持着囚犯的，还有一个刨过一天之后会获得新的生活，一种充满了阳光、空气和自由的生活的希望，而他呢，却連这种希望也沒有。

瓦斯爆炸

矿井上的活动瘫痪下来了。推車工在空車的行列边靜靜地抽着烟。总监工提着点燃了的矿灯，站在停住了的罐籠旁边等着。他那颧骨高耸、鬍子刮得光光的脸上，露出鎮靜和机灵的表情。太阳照耀在万里无云的天际，微风从海岸那边吹过来，在它看不見的輕波細浪之間携带着海洋的鹹味。

工程师突然在进門的地方出現了。他朝前走来，双脚把平台的金屬板踏得玆玆发响。他穿着一身防雨衣，右手里提着一盞矿灯。监工胆怯地跟他打着招呼，他連理也不理就钻进罐籠。监工也就紧跟了上去。一秒钟以后，他們就靜悄悄地消失在昏暗的矿洞里了。

两分钟後，罐籠在主坑的前面停了下来。忽然，那儿鬧翻天的欢笑声、談話声和吵嚷声象遭了魔法似地中断了。从黑暗里传出来的畏縮的窃窃私語，很快就在那阴森森的地窖里延展开来。

台維斯先生^①是总工程师。他高大結实，略显肥胖，紅潤的脸上因为灌多了威士忌酒而长着許多酒刺。矿工們对他的害怕和尊敬几乎到了迷信的程度。他暴戾而又执拗，对矿工連一点点怜悯心都沒有，种族优越感使得他認為那些人的生活值不得

^① “台維斯先生”原文是英文，表明他是英国人。

一个上等人去关注。但是，如果他所珍爱的马儿或狗儿的生活所需稍有照顾不周的时候，他却是会狂怒地咆哮起来的。

如果那些可怜的人有一点点不服从的话，他都会看成大逆不道因而怒气冲天；而他們象牲畜一样的驯服，在他看来倒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那么办就应该严厉地加以处罚。

总工程师的职务逼得他每天晚上都要下井去视察一番，这是他逸乐生活中最乏味的部分。每当他进行那种讨厌的视察的时候，他总是凶恶极了。他非常容易动怒，一动怒就不管大人孩子都横加申斥和罚款。矿工们只要看到他的矿灯的白光就胆战心惊，他們对他的到来比对矿井坍塌和瓦斯爆炸还要害怕。

那一天，就象往常一样，他下井的消息使得各个工种的工人都感到有些惊惶。矿工们提心吊胆，对在黑暗里发出的每盏灯光都要留神看看，每时每刻都以为看见了那淡白的可怕的光亮。他們都拼命地干着活。采煤工人们弯着腰，一块块地把松动的煤拉下来，有时候腰弯到一种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推車工人们推着咯吱咯吱发响的小車，一直推到坑道转弯的地方。

工程师和他的同伴在监工们的房子里停留下来，了解了一下他在那儿必需了解的情况和下面的需要。他在那儿指手划脚地发了几个命令以后，就同着总监工一道，穿过弯弯曲曲的坑道和到处都是污泥的窄狭的小路，向矿井深处走去。

他坐在一辆去掉围栏木板的小車上，不时对那位费力地跟在車后的下级发表一些意见。两个只穿了一条褌衩的孩子照顾着那辆稀奇古怪的車子，一个在后面推着，另一个象马一样被套起来在前面拉。拉車的那孩子显然是累极了，他汗水直淌，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由于用力过度已经显得精疲力尽。他半张着嘴，艰难而急促地喘着气，胸部象是被猛烈的呼吸煽动着的风箱

一样一伏一起。一种皮制的象马具一样的东西压在他的赤裸裸的身体上。他的腰上围着一根带子，带子的两边分出两根皮绳套在那辆小车的前面。

在一条通向新开辟工作面的小坑道的入口处，注意到面前的支架的总工程师叫把车子停下来。他把矿灯朝上面照着，仔细察看岩石渗水的情况，并用一根细长的铁条去拨那支承顶板的横梁。有的横梁弯了，象是要垮下来，铁条就象碰到一种什么软绵绵的东西一样穿了进去。监工口呆目瞪地看着他检查。这个卑微恭顺的下级职员，经常总会挨他上司声色俱厉的训斥，这一回他又预感到一场风暴就要在他头上爆发了。

“你过来一点，到这儿来。这支架搭了多久了？”

“已经有一个月了，先生。”处境尴尬的监工回答道。

工程师回过头来说道：

“一个月木头就已经腐朽了！你真是糊涂虫，就任凭支架工蒙混你，把不中用的木头安置在这样潮湿的地方。这事情干得坏透了，你得赶紧想法子补救，免得我重重地处罚你。”

惊慌失措的监工连忙退下去；在黑暗里消失了。

台维斯先生用铁棒头在前面那孩子的赤裸裸的背上戳了一下，车子就动起来了，但是动得很慢，因为地上又软又滑，拖着车子爬坡实在是费力得很。后面那孩子使出吃奶的气力来帮助他的同伴，但是车轮仍然不再转动，车子也就停了下来；两个孩子中年纪小一些的那个用两手把住铁轨，带着好象还在拉车的模样，朝前仆倒在泥里。不管他能够怎样不辞劳苦，疲倦终归把他征服了。

总工程师看到可能需要他亲自哈起腰来爬那污泥地，就怒不可遏地破口大骂。“懒鬼，混账东西”的吼叫声在坑道中回

响。

那个童工跪起来，经过一番挣扎以后才站直了。他的眼睛露出愤恨、痛苦和绝望的表情。他激动地丢开缠在身上的那些套牲畜的绳索，走过去靠住墙不动了。

注意着他的行动的台维斯先生从车上下来，高举着铁棒朝他走过去说道：

“啊，你凭什么要想造反！我得让你尝尝厉害！”

但是，当他看到那受欺的孩子只是把胳膊举在头上抵挡的时候，他停下手来，躊躇了一下就大声地嚷道：

“你给我滚！”

另外那个孩子象树上的叶儿一样在发着抖。他就对他横暴地命令道：

“你跟着我走。”

他说过后就弯下他那高大的身子，在阴森森的坑道中继续前进。

再说那个监工接受了严厉的命令之后，就赶忙派遣一队支架工去修支架。修完后，他就走到邻近新开辟工作面的一处小小的空地上去等他的上司。他等了很久，才看到总工程师走来了。他红着脸，疲倦地喘着气，从头到脚都溅满了污泥。监工看到他那副样儿，完全惊慌失措了，既不迎上去也没有表露出迎上去的意思。总工程师沉重地在几段木头上坐了下来，开始拂拭他的衣裳，并用他那精致的手帕来擦满面的汗珠。

那个推着小车到来的孩子，三言两语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监工。监工不安地听了那个消息，脸上浮现出十分惶恐的表情。他带着恳求的样儿走近他的上司，但是总工程师知道刚才那件事情是同他的骄傲不相称的，因而恢复了他平素傲慢的、架

子十足的神气。他的灰色的眸子冷酷无情地盯着他下級的那一副奴才相的脸，用表面平靜，但是隱隱流露出几分憤懣的聲音問道：

“那孩子有親屬嗎？”

“唔，先生，”監工回答道。“他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小弟弟；他父亲在新开那道陡斜煤层的时候，在一次坍塌事故中压死了。他原来是一个很好的矿工。”他这么作了补充，想拿父亲的功劳来減輕儿子的过错。

“好吧，你馬上下个命令，让那婆娘和他的孩子現在就把房子騰出来。我这儿不要懶鬼。”他斬釘截鉄地說着，严厉得叫人害怕。

他的語調是不容人再有異議的。監工就单膝跪在湿地上，拿出他的小本子和鉛笔来，就着灯光在本子上写下了几行字。

当他写着的时候，他的思想飞到那寡妇和孤儿們的房子去了。尽管开除是一件平常事情，尽管他作为上司无可变更的裁判的执行人，秉性就没有什么容易动感情的弱点，但是采取这种将要毁灭那个可怜的家庭的步骤，也不能不使他感到有些心軟。

他写好以后，就把那一頁紙扯下来，打打手势叫那孩子走攏来，把紙条給他并对他說：

“把它交給管房子的。”

現在只剩下上司和下級两个人了。那块小空地是儲藏材料的地方。凭着矿灯的光，可以看到在黑暗的墙壁四周，散乱地放着一段段搭支架用的木料，一堆堆鉄軌和手鎬。一些凶險的坑道口的影子映照在墙上，显得更是阴森。

一陣陣不知道来自何处的車輪声、混雜的人語声、短促的揚

隱聲和緩慢的隆隆聲，象拍着遠方海岸的浪濤，時斷時續地從那些洞口傳來，充滿了那個深邃堅牢的地窖。地窖里，礦燈只能照亮一個很小的圓圈，幢幢的黑影埋伏在圓圈的外面，隨時都可能挨上來或退縮回去。

遠處突然出現了一盞燈光，隨即接二連三地出現了數十盞燈光。它們就象一個個的小圓球，飄蕩在黑色的海洋上面，隨着那看不見的浪濤的弧綫一伏一起。

監工掏出表來，打破了兩人相對無言的尷尬局面：

“他們是半頁巷的采煤工，昨天約好了到這兒來談清除石頭加錢的問題的。”

他接着就詳細地談起那件事情。他的上司顯然不高興聽他囉嗦。他把眉頭緊蹙着，越來越不耐煩。但是，監工還是喋喋不休地陳述他的意見：

“價錢是不能加的，加了，煤的成本就……”

“知道了！”工程師粗暴地一下子就打斷了他的話頭。

那個職員偷偷地看了總工程師一眼。他望着那慢慢移近的星星燈火的長列，緊咬着薄薄的嘴唇，嘴角上浮現出一絲在黑暗里看不見的懷疑的微笑，不難預見，對那些可憐的礦工們來說，他們要談的事兒很有可能要變成一場災難。工程師怒容滿面，由於爬坑道，把身子和衣服都弄得很髒。監工看到他那副鬼相，就更加確切地感到大禍快要臨頭。

他的褲子膝頭上沾着一大片污泥。他那雙平素保養得極好的雪白的手，現在就象是礦工的手一樣墨黑。毫無疑問，他曾不止一次失足跌跤。另外，在他碰癢了的帽子上，可以看到坑道頂上礦燈熏出的煤煙的痕跡。這就說明，他的腦袋碰撞過支架的上梁，已經經過實踐證明那些他看起來很松脆的木料是結實的

了。監工仔細地端詳着他的上司，狡黠的臉上露出幸災樂禍的喜色。由於工作的關係，他每天都要挨罵，丟盡了臉；而今他感到至少是出了一口氣了。

燈光越來越近，現在已經可以清晰地聽到嘈雜的人聲和踏着泥水的腳步聲了。那一條長龍的頭不久就伸到空地上來，所有的礦工接着都沉默地排成一隊，站在这兩個管他們的人呆的地方前面。礦燈的煙和人體的汗酸氣，不久就把那兒弄得臭氣熏天，使人作嘔，透不過氣來。

儘管光亮已經顯著增加了，但也總還是驅除不了黑暗。礦工們的朦朧的影子投在黑暗里，混雜交錯，模模糊糊地混成一大團。

台維斯先生仍舊一動也不動地坐在石塊上，兩手交叉地擱在他的大肚子上。在那半明半暗的地方，人們可以隱隱看到他那粗壯有力的身軀的輪廓。那地方象墳墓一樣寂靜，只有老年人的衰弱空洞的咳嗽聲，才偶爾把寂靜打破。

工程師把礦燈舉起來，舉得齊他的頭一樣高，註明亮的燈光照着那一大堆人。一個手里拿着安全帽的礦工從人堆中走出來，在隔工程師三步遠的地方站住了。

他身材矮小，胸部凹塌，瘦削的肩膀高高聳起，光禿的頭頂就象他的臉一樣染得墨黑，灰色的長發搭在臉上。總之，他的樣子顯得特別奇怪，特別好笑。監王朝他使了個眼色，使得他胆子大了一些，他就用略微有點發抖的聲音提出了他們到這兒來要談的問題；本來嘛，事情是極簡單明了的。

因為新煤層最厚也只有七十厘米，他們就需要多挖四厘米的土，小車才能進去。這種輔助性的勞動是工作里最艱苦的一環，因為由凝灰岩構成的岩壁非常堅硬，此外，由於有瓦斯的緣

故，他們又不能使用炸藥，而只能用手鑿一下一下地去挖，這就得花費不少的精力和時間。一車煤只加三十個生太伏是不夠的。儘管他們天一亮就開始干活，天黑了才離開礦井，也只能采出三車煤，能采四車的人，那是屈指可數的。另外，他還簡要地把礦工家裡的貧困和妻兒飢寒的景象作了一番描述，最後就說只有在挖石頭方面多算點錢，才能夠把他們從貧困中拯救出來。當初叫他們來開采這一道新的煤層的時候，工程師就曾經答應過要加錢的。在這漫長的半個月中，他和他的同伴們就是全憑着這種希望在干着活。

接着，是長時間的沉默，只有礦燈爆躑火星的輕微的聲音和偶爾發出的固執的咳嗽聲，打破了陰郁的寂靜。突然，工程師高聲的回話震動了那一群人，大家都把脖子伸長，豎起耳朵听着：

“你們說說，挖一米的石頭要多少錢？”

這個斬釘截鐵的具體問題並沒有得到回答。人群中起了一陣低低的私語，零零散散地傳出來幾個字音；但是，當他們再聽到橫蠻的問話時，就馬上不作聲了。工程師用不滿意的語調催問道：

“你們怎麼啦！干嘛老不答腔？”

那個老礦工不住把帽子從這個手傳到那個手上，顯得拿不定主意。現在工程師這麼對着他們催問，他就朝前走了一步，慢慢地、把握不定地開了腔。同時，他也瞅着對方模糊不清的臉，想看看他的話起了什麼作用：

“先生，照我想來，挖一米給四車煤錢，才算公平合理，因為……”

他還沒有說完，工程師就站了起來，肥胖的身軀在那幽暗地

方显得大得吓人。

“你们真是些昏头昏脑蛮不讲理的家伙，”他怒不可遏地叫嚷道。“以为我会乱花公司的钱，白白地供养你们这批懒鬼，让你们什么活儿也不干，象猪一样在坑道的角落里去睡觉打鼾。”

他停了一下，透了一口气，接着就象自言自语一样说了下去：

“可是我知道这些花招，我知道这批混账东西装模作样的哀求值得几个钱。”

他随即对着监工一字一句地命令道：

“如果半页巷的采煤矿工平均每天能采四车煤的话，你就按挖一米岩石给他们三十个生太伏。那些达不到这个定额的懒家伙，就只配拿到煤钱。”

他怒火冲天，因为尽管他采取了一些省钱的办法，那儿的煤还是比其他矿层的煤成本贵，而矿工们的要求也就证明了那儿搞得不好，使得他满肚子的忿恨更加增高。

矿工们黑色面罩下的脸，变成了死灰的颜色。那一番话不只是在他们的耳朵里响着，而且还象《启示录》中最后的审判的号角声一样，一直震动了他们心灵的最深处。他们扩张开的眼瞳里，刻画着一种惊惶的、近乎发了呆的表情。他们双膝瘫软，就象那阴暗的地窖突然倒下来压到他们身上一样。但是，那个盛怒的、气势赫赫的工程师使得他们恐惧万分，他那天神般的权力已经完全主宰着他们由于多年奴役而挫伤的心灵。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敢于动弹一下和表露任何异议。

但是，反应一下子也就来了：因为处罚太重，拿走的东西太多，他们受到这个打击暂时惊呆了的头脑也就立即恢复了知觉。最先恢复知觉的是那个秃顶染黑了的老矿工。他看到工程师打

算走了，就坚决地拦住了他的去路，带着哭声哀求道：

“先生，您可怜可怜我们吧，当初您原是答应过我们要加钱的。我们跪着求您，请您就开开恩吧。”

但是工程师连听也不听，只愿同监工商商讨怎样开一条最短的路到新坑道去，把新旧口子联通。

当他开始要走的时候，他背后哄起一阵威胁性的抱怨声。那个老矿工看到他要离开那个地方，感到绝望了，就伸出手来拉住他的衣服。

工程师在黑暗中抬起了他的巨大的臂膀，狂怒地回转身来，把那大胆的老头推出几步去。只听得一下沉重的声响和一声呻吟，然后一切又重归寂静。

一忽儿以后，工程师和他的同伴就在坑道转角的地方消失了。

那时候，那片场地上的景象，真是只有在地狱中才能看到。灯光在幢幢阴影之中到处闪动，凶狠的咒骂在黑暗里激荡着，引发了石壁的苦闷的回声，而岩石却象冷酷自私的人一样，对那种悲惨景象一点也没有感觉。

有些人倒卧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就象死了一样，不看也不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一个小老头儿蜷伏在墙角里，静静地掉着眼泪，泪珠儿沿着他的染黑了的脸淌下来，在古铜色的起皱的皮肤上划着弯曲的小沟。另外一些人在愤激地指手划脚地谈论着，经常给咒骂声和愤怒而又痛苦的咆哮声打断。一个瘦高个儿年轻人紧握着拳头，在人群中走动，听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当他弄明白现在已经没有一点办法可想，宣布的判决已经上告无门的时候，他就狂怒地把矿灯朝墙上摔了个粉碎。

人們的激動情緒慢慢鎮靜下來，只听得一個壯健的年輕人
大聲叫道：

“見他媽的鬼，我是一副子煤也不再挖了！”

有人馬上就回答他說：“一個人要是沒有妻子兒女的牽累，
倒是挺容易這麼說的。”

“如果我們能夠用炸藥的話，那該多好嘞！就是那該死的瓦
斯搗亂！”禿頭的礦工抱怨說。

“那還不是一個樣，大爺！公司只要看到我們多拿了一點點
錢，就會把工資壓低的。”

“這都是你們這批年輕人的過錯，”一個老礦工說。

“得啦，大爺，別再這麼胡說啦！”最先開言的那個年輕人說。

“就是你們的過錯嘛，”老礦工固執地說。“你們干起活來力
氣十足，這就得叫我們大家都陪着拚命了。要是你們從容一些
的話，工錢不會落，我們這種牛馬生活也會稍微好挨一點。”

“那是因為我們干活的時候，可不願意抄着手泡蘑菇呀。”

“我也是從頭起就沒有抄着手過，你瞧瞧我干到現在多神
氣！”

大家又都沉默下來。在牆角里哭泣的那個小老头兒站了起
來，懶洋洋地離開了那片空地。其餘的礦工都跟着他走，礦燈
閃爍的光芒再度沉落在坑道深處的無邊黑浪里，飄搖的亮光不
久就被浪濤淹沒。

在新開辟的坑道里，掘進工作暫時停了下來，只有一組支
架工——三個大人和一個孩子——還留在那裡。他們中間有兩
個在鋸木料，另外兩個在搭支架。他們的活快要干完了，只隔几
米遠就要到正在開掘的石壁那邊。

一个矿工和那孩子正在竖一根支柱，前面那个把着柱子，后面那个用一把沉重的铁锤打着柱头。他们发觉他们并没有敲到多大成绩，就决定把柱子拔出来锯短一些。但是，那柱子嵌得太紧了，使尽气力也拔不出来。这样，他们就开始赌着气吵起架来，相互埋怨说锯那根柱子的时候是对方弄错了尺碼。他们狠狠地吵了一场之后，就分开来坐在散落地面的石块上休息。

一个锯木料的走过来，把那段柱子检查了一下。当他看到靠近顶板的地方有锤子的痕迹时，就朝那孩子说：

“你可得留神别敲这么高。要是敲出一点点火星来的话，我们就都会在这个地狱里烧焦的。你来吧，你来瞧瞧。”那矿工沿墙根弯下身来，接着说：

“你把手放到这里，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好象有股风在吹。”

“那不是风，老弟，那是煤气。昨天我们拿泥巴堵住了几个口子，但是没有注意到这一个。坑道里一定充满了该死的煤气。”

他为了证实他的话，就把安全灯举到头顶上去，灯光显著地伸长了，亮了。他看到这个样子，就赶忙把手臂缩回来。

“他妈的！”他说，“这儿的煤气能够把整个矿山都掀起来哩！”

那个孩子大约有十八九岁，他的奇怪的浑名就是“煤气”。

他的肤色黄黑，四肢粗壮结实，麻脸上露出坚定果敢的表情。那张脸同他的同伴们那些畏畏缩缩的呆板的脸显然不同。

他和那矿工坐在一根柱子上，继续着他们的谈话。

“你已经看到了，”那矿工说，“我们就好比正对着猎枪的枪口呆着。”他指着前面的高高的坑道，继续说，“如果我们稍微

不注意，弄出一点儿火星来或是弄破一盏灯的话，那么魔鬼就会拉动扳机，子弹就会射出来。至于我们这些呆在这里的人，那就真正只能扮演小鸚鵡的角色了。”

“煤气”没有回答，他看到工程师的矿灯的光芒在远处闪着亮。那矿工也看到了那灯光。他们两人就赶忙站起来，继续去干他们刚放下的活儿。

那孩子抡起铁锤，准备去敲那支柱，但是他的同伴拦住他，对他說：

“蠢貨，你没有看到，敲也是白敲嗎？！”

“可是他们从那边来了，我们得找点事儿干干。”

“我什么也不干。他们来了，我得要他们另外配给我一个助手，因为你不听我的话。”

爭吵又爆发了。要不是那两个管他们的人来得及时的话，他们准会打起架来。工程师和监工注意地检查着支架。不多久，监工的挑岔儿的眼光就落到了引起爭吵的那根支柱上面。

“胡安，这是怎么搞的？”监工提出質問。

“这是他干的好事，先生。”那矿工指着那个孩子回答道。
“他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不听我的吩咐。”

监工用他那双锐利的眼睛盯住了“煤气”，立即气势汹汹地嚷起来，

“啊，昨天割断监工室信号绳的原来就是你！我要罚你五比索的款，处分你那种胡作非为。”

“那不是我干的！”孩子咆哮着，气得脸都发青了。

监工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膀。但是，他看到那矿工连动也不动，眼睛里还在冒着愤怒的火花，就严厉地对他吆喝說：

“你呆在那儿干嘛，懒猪？还不赶快去拔掉那根支柱！”

那孩子并不动弹。給他加上的这种不公平的罰款，就象是鞭子一样打在他的粗獷不馴的心上，把暴烈而又倔强的他刺激得怒火冲天。

监工被那蔑視他的权势的非常事件激怒了，就抓住那不听命令的人的衣領，把他死劲地朝前一推，再在他背后狠狠地踢了一脚。他从来也沒有这么凶过！“煤气”回轉身来，象一头老虎一样正对着他的胸部用头猛撞过去，把他撞倒在坚硬的地下跌了个半死。

工程师就在近边，在一个小本子上作着筆記。他发现身旁发生的爭吵，正准备插进去干涉。他听到跌倒的响声回轉头来，看見一个黑影子正沿着墙溜过去。他縱身一跃就站到那想逃跑的矿工前面，挡住了他的出路。那矿工想从另外一面溜走，但是工程师的鉄掌抓住了他的胳膊，毫不費力地就把他拖到坑道的中間来。

监工坐在石块上，矿工們围着他。他一时暈眩，現在已經苏醒过来，正在艰难地吐着气。他一看到撞了他的仇人就想扑过去，但是工程师作个手势止住了他。

“这孩子用头撞着他的胸部了，”矿工这样回答工程师的詢問的眼光。工程师仍旧抓着他的俘虏的胳膊，把他帶到柱子前面，平靜地，几乎是友好地命令他道：

“請你首先把这支柱弄好。”

“我已經說过我不干活儿了，”“煤气”回答，声調沉滯而又低哑。

“可是我叫你干活。如果用錘子你嫌不够，你可以用脑袋瓜子試試，用脑袋这个門道你倒是行家。”

工程师的玩笑話引起的一陣大笑声，使得那矿工的难看的

脸气得发白了。他象被围困住了的野兽一样环顾四周，眼睛里闪烁着阴暗的光芒，显露出他的不屈不挠的决心。他突然使劲朝前一跃，企图从工程师的身体和石壁之间的空隙中逃跑。但是工程师一拳狠狠地正打在他的脸上，把他打得朝天翻倒。

他靠着双手和膝盖爬着坐了起来，但是工程师又在他腰部猛踢一脚，把他踢在坑道的碎石上打滚。旁边看着的人屏着气，一刻不放松地注意着事情的发展。

“煤气”满身污泥和血迹，样子可怕得很。一股鲜血从他的眼里冒出来，流到了嘴角边。但是他站了起来，稳步地朝前走去，抓起铁锤就在倾斜的支柱上疯狂地敲将起来。

驕橫的工程师这才心滿意足，一絲微笑在他那帶着得意神色的臉上浮露出來。他已經制服了一頭猛獸！每當那礦工狂暴地把支柱錘得跳起來撞着岩石的時候，他就心平氣和地說道：

“好！孩子，加油，好，好！”

監工是唯一看出了危險的人，但是他也只來得及站起身來。

在黑色的頂板上，巨大的火星一個接着一個爆發出來。“煤氣”託錘柄在他手里一直滑到末端，鐵錘擦着岩石尖銳的稜角，就象火鏟擦着火石那樣發出火花來。

一團藍色的火焰在坑道的彎彎的頂板下面很快地流動着，石壁間的空氣着起火來，成了一片巨大的火海。人們的頭髮和衣服都燃燒起來。一種特別鮮明強烈的光芒，把傾斜的坑道的最陰暗的角落都照亮了。

在那可怖的景象出現了一剎那之後，一陣可怕的土崩石裂的響聲，把大地的臟腑都震動了。那六個人卷在火焰、木塊和石

头的漩涡中，象发射出去的子弹一样沿着坑道被猛烈地抛了出去。

附近小村落里的居民听到了那可怖的沉重的爆炸声，就挤到他们住宅的门口和窗口来，用焦虑的目光眺望着矿上的建筑，并象看到火山的突然爆发那样感到心惊胆战。

在清明洁净的蓝天之下，沒有一絲烟霧和火焰。井架的木梁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挪动了位置，朝上面向四方飞散。一个铁罐籠沿着狭窄的井筒冲上来，就象炮筒里发射出来的炮弹一样笔直地冲得非常非常高。

矿区里留下的居民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他们乱哄哄地朝矿井那边涌过去，矿井那儿也是乱成一团。矿工们从这边跑向那边，慌慌张张拿不定主意。但是，值班的监工所表现的勇气使得他们镇定了一些，他们在他的指点下开始紧张地工作。罐籠都不见了，一副鋼繩也不见了，但是另一副鋼繩还卷在卷筒上沒有动。矿工们迅速地把一个滑輪安装在开口上，再把一段木头系在鋼繩的末端，这就一切准备就绪，可以下井了。正在监工和两个矿工准备下去的时候，从井底下开始冒出一陣浓烟，把他们阻住了。他们就只得等着让通风机来把那障碍除去。

那时，形同疯癲的妇女们已经挤到平台上来了，她们大大地妨碍着救生的工作。矿工们要清除工作的場地，就只得狠狠地把她们推开或是干脆用拳头把她们赶开。她们的号哭声把大家的耳朵都吵聋了，使得工作的矿工听不清监工们和司机们发下的号令。

最后，浓烟散了，监工和矿工们就钻到一个桶子里去；下井的信号一发，他们就在那最深沉的静寂的时候消失了。

他們在坑道的入口處離開了那臨時湊合起來的罐籠，向里面走去。那兒看不出一絲光亮，寂靜得驚人。那兒，四處都沒有遮擋阻隔：煤車和支柱都已經無踪無影；滑輪、鋼繩和信號繩都被爆炸所排擠出的空氣一掃而空。那種寂靜使他們感到恐怖，沉重的悲傷的感情壓上他們的心頭：難道所有的同伴們都已經完了嗎？

但是，突然出現了很多燈光，他們被一大群礦工緊緊圍住了。那批礦工感到震動以後，就趕緊朝出口處跑，但是他們到了中央大坑道以後，就被那兒瀰漫着的濃煙和噓人的空氣堵住了。他們對井口的礦工的情況一無所知，那些人無疑是已經同碎石一道埋在礦井的最深處了。

大家一致認為爆炸是從新坑道里引起的，而那邊的一隊支架工、總工程師和總監工一定也都已經死掉了。

他們異口同聲地叫道：“讓我們到那兒去看看。”大家這就開始走動起來，但是監工大聲呼喝著阻住了他們。

“誰也不許動，”他命令道。“坑道里充滿了煤氣，首先得通風才行。你們去把二號坑的風門關起來，讓通風機輸進來的風可以直接通向新坑道去。然後我們再來決定該怎麼行動。”

有的人就忙著去執行這道命令，而這時，高大強壯的青年采煤工托馬斯卻擠過來堅決地說：

“如果有人肯跟我作伴，我就願意上那邊去。只有膽小鬼才會這樣丟下同伴們不管。也許有人還活著哩。”

“對，對，我們去，”大家齊聲說。

監工想勸阻他們，對他們說那是白白地去送命，幾乎可以肯定現在去是有生命危險的。爆炸已經有兩個多鐘頭，頭兒們和同伴們死是死定了。但是，他看到大家都不聽他的話，就只得訥

步，他認為这样可以避免由于托馬斯的建議而发生更大的灾禍。由于大家都想去，托馬斯經過一場激烈的爭辯以后才挑选了三个同伴，并且立刻同他們一道出发。

在坑道的入口处，那四个矿工跪下去在胸前划了十字，然后一个跟着一个高举着矿灯钻进了坑道。坑道很高，他們可以不用弯腰，直着身子走。不久，他們就感到太阳穴在跳动，耳朵里在嗡嗡发响。走了百来米远以后，領头的那个人感到他的背上給打了一下，原来是紧跟着他的那个矿工翻倒了。他們赶忙把他扶起来，迅速地把他帶到外面去。有人立即填补上他，那一小队人这就再度走进了那坑道。

他們走到离坑道底百来米的地方，找到了第一具尸体。他們只需对那被炸碎的尸体看一眼，就知道它不会有一点生气了。再走几步以后，他們就碰上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具尸体。最后那具是监工的，他們由他那双釘有鉄釘子的大皮鞋認出来是他。

还没有找到工程师。他們就毫不耽擱地繼續前进；但是在他們前面，一大块岩石突然轟隆一声崩落下来，击起了一阵尘霧。他們来到爆炸的地方了。那儿的地上积滿了尘土和石块，支架大部分都已經給掀了起来，頂岩搖搖欲墜。他們停頓下来迟疑了一下，但是立刻就越过那堆碍路的东西再向前走。他們小心翼翼，尖起耳朵探听是不是有要坍頂了的坼裂声，每走一步都要試探一下是不是有石块会突然崩落。他們这样只走了几米远，就听得噼啦一响。走在前头的托馬斯肩膀上給打了一下，打得他直搖晃。他痛苦不堪地轉过身来，弥漫的尘土蒙蔽了他的視綫。他小心地再朝前走去，牙齿都在打着顫。在他的前面有一大堆石块挡着路，那堆石块有一米多高，把坑道从左到右都封住

了。他一下子就跳到那坟堆上去，开始急速地搬石块。后面来的同伴们也立即跟着他干，但是他们费了很大力气也仍旧只找到了三具尸体。

当有的人在收尸的时候，其他的人就到各个角落里去找寻工程师。工程师的奇怪的失踪使得他们迷信的头脑里产生了一个念头，准是魔鬼把他连身体和灵魂一起都带走了。

突然有人高声叫道：

“在这儿啦！”

大家都走上去拿矿灯照看。在到洞底那头去的一个转角的地方，有一大堆东西穿在支撑钢绳用的滑轮的轴上，挨着顶岩悬在空中。那堆散发着刺鼻的烧焦的肉味的东西，就是工程师的尸体。粗大的轴棒穿过他的肚子，一直从他肩头上穿出来有一米多远。由于冲撞太猛烈的缘故，铁棒都撞弯了，矿工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尸首取下来。那尸首的衣服已经烧成灰烬了，只要一碰上就都纷纷脱落。矿工们把它取下来后，就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可怜地把它盖上。在他们的纯朴的心里，已经没有了仇恨厌恶的念头。他们把担架放在背上，就开始走动了。那死人就象是一座山，在那山头上，堆积着古往今来人类的骄横、自负和残忍，它仍旧重重地压着他们，使得他们疲累不堪，连气都透不过来。

工 資

彼得罗·馬立亚蜷縮着两腿，把身子朝右面傾斜着，用手鎬一下一下地劈着下部的煤层，采煤工們管他那工作叫做“淘槽”。他挖开来的那道槽口已經有三十厘米深了，但是从頂板上面滲透出来的水沿着煤面流，每隔上五分鐘就把槽口給灌滿了，弄得他只有把工具放下，拿他的皮帽子来舀掉那墨黑的髒水。髒水从他的身子下面流过去，在坑道的地面上聚成一个个的大积水坑。

他为了要劈完那道槽口再开始落煤，已經費力地工作了好几个鐘头了。在那个十分窄狹的老鼠洞里，悶热得可怕。彼得罗·馬立亚满身大汗。他赤裸着上身，从他身上发出来的热气同矿灯冒的烟混在一起，在他的周围构成一层朦朧的霧，使得他看不清楚，他那干不完的苦工因此也就更加困难起来。通风不够，增加了他的疲倦，浮在空气中的沉重苦澀的煤灰弄得他呼吸阻塞，連气都透不过来。他挖掘的那块地方几乎不到九十厘米高，因此他就只能够采取一个很不方便的工作姿勢，这使得他四肢麻木，渾身疼痛难忍。

他支着胳膊，低垂着头，不停地劈着煤。每当他的手鎬砍下去的时候，槽口里都有大滴的水珠飞溅起来，打着他的面頰，击着他的眼珠。他为了要弄干槽里的水，常需歇下一会儿，然后再抓起手鎬。他忘了他已經是精疲力尽，忘了矿洞里透不过气来的

环境，也忘了他自己已经浑身到处都是污泥。那迷住他的心窍的就只有一个固执的念头：在这一天，在这半个月中最后的日子，要开采出最多的煤来。这一剂迷魂汤是如此的猛烈，它几乎麻木了他的全部官能，以至身体上的苦楚对他来说只起着马刺对于马的效用，他就像一匹被马刺乱踢着腹部两侧而狂奔的马。

当“淘槽”工作完了的时候，彼得罗·马立亚连歌也不歇一下，立即就动手落煤。他左试右试，想找出一个最便于挖煤的姿势来，但终于还是不得不照原来的老样子把身体朝右倾，因为只有那样他使起手镐来才比较方便。采煤这回事儿，在一个生手看来，似乎是最简单不过的了，可是它确实需要不少的技巧，因为你劈得太斜了，镐头就会在煤面上滑过去，割下来的只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煤，而如果劈的倾斜度不够，镐尖就要弹回来，卷得象牛皮糖一样。

彼得罗·马立亚开始使劲地作着落煤的工作，掏着槽口旁边的煤。他从上朝下劈，黑色发光的大煤块就从煤层上纷纷落下，很快地沿着裂罅堆积起来了，但是，他越朝上劈，工作就越加艰难。在那样一小块地方，他没有法子把手镐挥动开来，手镐夹在坑顶和坑壁的中間，软弱无力地啄着。他无可奈何就加快敲煤的次数，但也只敲下了一些碎煤。

他浑身都汗透了。煤末象张着一层厚纱，它们混在他呼吸着的空气中，钻到他的喉嚨和肺里去，弄得他老想咳嗽，胸膛象被撕裂了一样，气也喘不过来。但是他挖着，挖着，不停地挖着，他给那碍着他的煤层弄得发火了，恨不得用指甲和牙齿把它撕成碎片。他冒着被埋葬在那儿的危险，怒气冲冲地要从头顶上拉下一块巨大的煤来，不断地拿工具敲打它。

一大滴凝聚起来的水珠很快落下来，落到他的脖子上，它的清凉在开头好象使他感到非常爽快；但是那种适意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接着来的是象被火灼伤了一样的痛楚。那一滴一滴的水他连躲都没有法儿躲，它起初沿着支架的土梁慢慢地流出来，流到了煤层内面，而现在就象一团熔化的铅一样烧着他的肌肤。

但是他固执地不放松他的工作，在煤块纷纷落下并且在他两腿中堆积起来的同时，他的眼睛搜索着适于去冲击他前面那堵煤墙的地方。他劈那堵墙已经有许多年了，但是它总是那个老样子，那样的厚实，没有人能够看到它的尽头……

彼得罗·马立亚收了工，他拿起矿灯，吃力地穿过一些坑道来到了中央大坑道里。迎面通来的风把他的身子吹凉了，他腰酸背痛，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两脚因为长久不能活动，已经麻木不堪。

他出来走到平台上，一阵冰冷的风打着他的面颊。他一刻也不停留，匆匆忙忙沿着公路走去。在他的头顶上，一大块一大块的乌云被猛烈的北风刮着飞驰。一轮银月象掷出的铅球一样，朝着相反的方向急急穿过云层。它隐在密云中，颜色苍白暗淡，只是偶尔通过云间的裂隙，发出一刹那夺目的光彩。在月亮这样偶尔出现的时候，幽暗暂时迴避开来，朦朧的地面上现出一片片发亮的水坑。彼得罗·马立亚想赶忙回家，回到那暖烘烘的火炉边去，因此就顾不上躲闪那些水坑了。

他疲惫不堪，衣衫粘着身体，钻进了他家那狭小的房子。几块煤在火炉里燃烧着，火炉的前面，有一条亚麻布的裤子和一件亚麻布的上衫晾在绳子上。他赶忙把那套衣服穿起来并把湿衣服丢到屋角一边去。然后，妻子向他诉苦，告诉他那天她仍没能从矿上的商店弄到任何东西。彼得罗·马立亚没有吭声，但是，

当她接着向他诉说因为要把一点咖啡留下来第二天用，当天晚上不能作晚餐的时候，他就插嘴说：

“不要紧的，明天要发工资了，我们的苦日子就要挨到头了。”

他劳苦过度，四肢象要被疲乏撕裂开了，他走过去躺在靠墙的破床上。床铺是两条板凳四块木板架成的，上面铺着几个麻袋，作盖被用的就只有一条磨破了的讲毡毯。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孩子——一个五岁的男孩和一个八个月的女孩——睡在一张同样的床上，但那一张床要稍微舒服一些，因为那上面铺的除了麻袋以外还有一个草垫子。

在商店断绝了他们的粮食供应的那五天中间，他们把仅有的几套衣服和几件家具都卖的卖、当的当了，因为在那个荒僻的小村子里，除了公司附设商店以外就没有另外的粮食店，所有的人都只能拿公司发出的购物券向那家店里买东西。

深浓的睡意很快就使得彼得罗·马立亚合上了眼皮，四壁之间是一片寂静，只有呼啸的风雨敲打这可怜的小屋的门窗声，打断了屋子里的寂静。

当彼得罗·马立亚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不早了。那一天已近六月末梢，天色阴沉灰暗，不停地下着蒙蒙的细雨。在海的那一边，浓密的雾幕把地平线都封起来了，那浓雾就象一道看不透的墙，慢慢地移动着，沿途把人们向那边能望见的东西全都吞没下去。

在每家大门口用锌片复盖着的走廊上面，女人们穿来穿去，孩子们疯狂地奔跑，工人们裸露着上身使劲地擦着，想把一周工作当中染上的煤灰都擦去。人们总是焦心地期待着这个发工资的日子，所有的人的脸上都多少发出一些欢乐和兴奋的光

彩。

彼得罗·馬立亚每星期一次打扮好以后，就靠着門框站一会儿。他茫然地望着空曠的大地，一声不响地凝視着那下个不停的单調的雨。雨水浸透了灰黑色的路面，路面上到处是車輪痕迹和髒水坑。他的年紀还不到三十五岁，但是那衰弱的臉色、深陷的眼窩和透着灰色的鬍子和头发，都使他看起来好象是一个五十开外的人了。

对他來說，黯淡可怕的年月已經来了，他不独感到体力在衰頹下去，就連那一瞬即逝的年青时代的那一股子蛮劲儿也快要完了。

他看了一会儿摆在他眼前的黯淡的景色之后，就退回到屋子里挨着火炉坐下，在火炉旁边的鉄壶內，冲咖啡用的开水在沸騰着。

他的女人出去了，带回来作早餐的面包和糖。她的年紀比他小一些，但因为过着劳苦和貧困的生活，已經显得很蒼老和衰弱了，而哺育小孩更加重了她生活中的困难和痛苦。

他們夫妇俩吃完了那一頓菲薄的早餐以后，就开始計算丈夫可以拿到多少工資。他們一次一次地校正他們的帳目，最后得出来的結論是他們在还了商店的欠款以后，剩下来的錢还可以贖回和买回他們不得不送上当鋪和变卖了的那几件家具。这样的—个远景使得他們快乐起来。这时候，出納室的鐘声开始响了，彼得罗·馬立亚穿起他的雨鞋向公路那边走去，后面跟着他的妻子，她一只手抱着他們的小女孩，另一只手牵着赤着双脚在泥里走着的小男孩。他們加入了急急忙忙向煤矿公司那个方向走去的那一大群人的队伍。

疾风驟雨催得他們加快了步子，因为他們想要找一个散布

在矿井周围的棚子暂时躲一下雨。那些棚子过不多久就容不下那么杂七杂八的一大堆人了。

在那里聚集了各个不同工种的工人，从年老的工头一直到七八岁的看門工。为了要躲避从屋檐上滴下来的水珠，他们紧紧地挤在一块，大家的眼睛都盯着出納室的那个紧闭着的小窗洞。

过了一会儿，小窗洞打开了，立刻就开始发工资。工资的发放按照工种进行，在窗口照顾的工头们一个挨着一个叫着工人的名字，然后出納把他們每个人的工錢从窗口递出来。工錢的数目一般都是很少的，因为在扣除罰款和从店里除購油、煤等消費品的欠款以后，剩下的就不多了。

工人们默默地走过去又默默地走开，因为說怪話是不可以的，而且也只有所有工人都領完工資以后，出納室才准許对帳。有时候，某一个工人的脸色会变得惨白，两眼惊愕地盯着放在窗洞口上的錢不敢伸手去拿。但是，工头們一声“拿走”的吆喝会使得他伸出手去，用他战慄的手指把錢拈起来，随即把头低着，神色仓惶地走开。

他的妻子不安地迎上去問他：

“他們給了你多少錢呢？”

那个工人的答复是张开手来把錢給她看，然后，他們面对面地瞧着，两个人都怔住了，都感到天旋地轉，說不出一句話来。

突然，一陣狂笑打破了那儿出奇的寂靜。那不合时宜的怪声是一个矿工发出来的。当他看到出納把一个只值二十生太伏的小錢币放在窗洞口上时，他把那小錢拿起来，象瞧一件希奇古怪的东西一样把它仔細地瞧了一下，隨即憤怒地把它远远地抛了开去。

一群野孩子象箭一样跑去抢那个钱币，在路面的一个水坑里激起了一阵飞溅的水花。那个工人把两手插在口袋里，沿着公路匆匆地走开了。一个可怜的老太婆把裙子撩起来，跟着他跑去并且痛苦地叫着：“胡安！胡安！”但是，那工人并不因为她的叫唤而停下来。不久，那两个遭受着风吹雨打的疲乏的人影，就被那无穷无尽的苦难的风雨卷裹着在远方消失了。

彼得罗·马立亚耐心地等着。当工头高声地叫“双巷采煤工”的时候，他的身子发起抖来，心情不定地尖起耳朵等着叫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同伴们一个挨着一个地叫过去了，可就没有听到喊他。在他再听到工头大声叫喊“半巷采煤工”的时候，一阵冷汗透过他的全身，他的眼睛也异乎寻常地睜大开来。他的妻子转过身来又惊讶又害怕地对他说：

“你看，他们没有叫到你！”因为他不回答，她就开始啜泣起来，同时把她怀抱里的小孩摇晃着，那小孩因为不耐烦老是含着她母亲的干瘪的奶头，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一个邻居的女人走过去问她：

“还没有叫到你们那个吧？”

当彼得罗·马立亚的妻子摇着头的时候，她指着她的儿子说道：

“这一个也还没有叫到哩。”她那儿子已经有十二岁了，但是却脸色苍白，患着软骨病，看起来象是不过八岁的样子。

那个女人是一个年青的寡妇，她个儿高高的，身材匀称，红红的嘴唇，白白的牙齿，模样儿令人可爱。她靠着棚子的墙壁站着，一双闪亮的眼睛朝出纳室的小窗那边张望，透过那扇小窗可以看到出纳的黄鬍鬚和红润的脸。

那时候，彼得罗·马立亚痛苦地想了又想，算了又算，但是

他正象处在同样情况下的很多其他工人一样，打算盘的时候总是忘了拨下一些紧要的子儿，那就是说，他没有扣除意想不到的罚款，没有考虑到工资降低或者是店里物价的陡然上涨。

当最后工种的最末一个工人走到窗边去之后，工头又粗暴地叫了一声：

“对帐啦！”

一大群男男女女象一窝蜂一样赶忙向出纳室那边涌去。他们大家都怀着一个这样的热切的希望，那就是说也许是由于遗忘或者是错误的缘故，他们的名字才在发薪簿上漏掉了。

挤在最前排的是那个牵着孩子的寡妇，她把脸孔凑近窗口说道：

“何塞·拉莫斯，看门工。”

“没有叫到你吗？”

“没有哩，先生。”

出纳翻开帐簿简短地念道：

“何塞·拉莫斯，干活二十六天，每天工资二十五生太伏。罚款一比索，下欠公司五十生太伏。”

那个女人气得脸色通红地反驳道：

“一比索的罚款啦，为什么罚？还有他每天该赚的是三十五生太伏，不是二十五。”

里面的职员不屑于回答，他用斩钉截铁的声调通过窗口叫道：

“再上来一个！”

那个年青的寡妇想要反抗，但是工头们将她从那儿拖出来，死劲地把她推到圈子外面去。

她那倔强的脾气暴发了，怒气哽塞住了她的喉咙，她的眼睛

里放射着火焰。

“賊！狗养的！”她隔了好一会才能嘶哑地这样咒罵着。她摆出一副不怕事的架式，把头高高抬起，身子站得直直的，在她那潮湿的貼紧的衣服下面，显出寬大的肩膀和凸起的乳房，她那墨黑发光的眼睛里发射出激怒的閃电。

“别发火啦，娘儿們，当心冒犯了上帝哟！”人群中有人这么开玩笑說。

她象母老虎一样轉过身來說道：

“上帝！对穷人來說有什么狗屁上帝！”

她憤怒地向那小窗盯了一眼之后叫罵道：

“坏蛋，沒良心的，真該天誅地灭！”

工头們偷偷地笑着，他們注視着那个出色的女人，眼睛里燃烧着欲火。这寡妇誰也不怕地向大家瞥了一眼，然后回轉去找她的儿子。那孩子正张着嘴癡望着排成一行飞翔着的海鷗。海鷗的白色羽毛在朦朧多霧的天幕下閃亮着，就象是一条被风吹向海洋那边去的白色的带子。寡妇狠狠地推了她儿子一把并对他叫嚷道：

“走哇，畜生！”

她儿子的双腿是那样軟弱无力，經她这样猛烈地一推，就一下子面孔朝下栽倒在泥里。儿子倒下了，使得她实在忍耐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洒满了她的衣襟。她赶忙俯身下去扶起她的孩子，爱撫地吻着他并用嘴給他擦去两頰上的眼泪。那孩子因为貧血的緣故，两頰呈現着憔悴的死灰的顏色。

终于輪到彼得罗·馬立亞了。他非常不安地站在窗边等着。当出納翻着帳簿的时候，他的心骨突骨突地跳着，凶多吉少的預感象絞索一样套着他的咽喉。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納抬起

头来向他說：

“你有五次違反規章，罰款十比索。另外，還扣你十二車有石子的煤。你下欠公司三比索。”

彼得羅·馬立亞想回答，但是答不上來。他垂着雙手，象醉漢一樣呆呆地從那兒走開。

他的妻子一眼就看到他是空着手回來了，因此就開始哭泣起來，同時象發了狂一樣地死勁摟住怀里的小女孩。

“老天爺呀，這可叫我們怎麼辦啦！”她這樣地唧噥着。

彼得羅·馬立亞不等她問就告訴她說：

“我們下欠公司三比索。”

當那不幸的女人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就哭得更加傷心了。不久，他們的那兩個小孩也就跟着哭了起來。彼得羅·馬立亞只能如癡如啞地面對着那一幕絕望的情景。在那時候，生命對他顯得那樣可憎，因此如果他當時能夠找到一條短路及早擺脫它的話，他是會毫不躊躇地走上去的。

通過那敞開的窗口似乎有一股晦氣向外直冒。所有走近那個洞口的人，走開的時候都臉色大變，緊握著拳頭和咕噥著咒罵的話語。雨老是不停地下着，它浸濕着大地，浸濕着那一群不幸的人的衣裳。但是，對那些人說來，連綿的陰雨和險惡的天氣不過只占他們的工作和痛苦的很小的一个部分而已。

彼得羅·馬立亞看着他的妻子和兒女離開，沉默無言，雙眉緊鎖。他的妻兒的破爛衣裳粘在他們的干瘦的骨架上，樣子顯得格外可憐。彼得羅·馬立亞起先本想跟他們走，但是他家里空無所有的冷落的房屋，那沒有法子生起來的火爐和他的孩子叫着要麵包的景象，迅速地在他的眼前浮起，使得他提不起腳步，釘住在原地上了。他的幾個同伴叫他，跟他使着眼色，但是他并

不想去喝酒；他的头象灌了铅一样沉重地压在肩上，他茫然的脑子里已不存在一星一点的思想。紧张后的过度松弛使得他四肢瘫软，他找到了一处干的地方，就躺了下来。

以后，当他醒过来时，棚子已经空了，雨点仍旧嬉闹地奏着它们的交响乐，雨水从屋檐边急急地倾泻下来。

魔鬼巷

在一間低矮而狹窄的房子里，值班的監工坐在辦公桌前，面前擺着一本攤開的大名冊，正留神注視着礦工們在這寒冷的冬天早晨下井的情況。透過門洞，可以看到罐籠在等着，人一裝滿，罐籠就一下子無聲無息地消失在潮濕的礦井里了。

礦工們一小群一小群地走來。他們在牆壁上釘着的燈鉤上取下已經點燃了的礦燈，那個監工就狠狠地吧礦燈盯了一眼，然後用鉛筆在每個名字下面劃上一個小道。突然，他向兩個匆匆忙忙正朝門外走的礦工做了個手勢，叫他們停下來，對他們說道：

“等一等！”

那兩個礦工怔住了，蒼白的臉上顯露出迷惑的神色。比較年輕的那個礦工是不滿二十歲的孩子，臉上生着雀斑，長着一腦袋的紅頭髮。他的綽號“銅頭”，就是因為那滿頭紅髮而來，大家都這麼叫他。他個兒矮小，但身強力壯。另外那個礦工要高些，身子有些干瘦。他已經上了年紀，臉上顯出病弱的神色。

他們兩個右手提着礦燈，左手拿着一把剪成小段的細繩子，繩子的一頭系着各種顏色的玻璃珠子：這是礦工們系在煤車上的籌碼，用來告訴上面煤是從哪兒送來的。

壁鐘遲緩地敲了六下。偶爾有一個气喘吁吁的礦工急忙走進門來，取下礦燈，又匆匆忙忙地走去，走過辦公桌旁的时候，胆怯地望了望監工。監工一語不發，惡狠狠地在那來遲了的礦工

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这么沉寂地等了几分钟以后，那监工作了个手势，叫矿工们走近去，对他们说：

“你们是高巷的采煤工吗？”

“是的，先生，”矿工们回答。

“我很抱歉地通知你们：你们失业了。我接到一个命令，要裁减那段煤层的人员。”

矿工们没有回答。一阵难堪的沉默。

最后，那个年长的矿工开了腔：

“不能让我们干别的吗？”

监工使劲地把名册合上，身子在椅子上往后一仰，神气十足地回答说：

“我看是难啦，难啦！我们这里干哪一门活儿的人手不是有
余有剩。”

那矿工固执地恳求道：

“我们干什么活儿都乐意；可以做车工，做支架工，要我们干
什么就干什么。”

监工摇了摇头说：

“我已经说过，人手太多了。如果要煤的定单不再增加，另
外一些煤层也得裁人。”

那矿工绷紧的嘴角上露出一丝讽刺的苦笑，提高了嗓音说
道：

“彼得罗先生，你还是把话摊开来讲得啦，你还是干脆对我们
说，说你打算逼我们上魔鬼巷去干活！”

那监工在椅子上坐直了，气愤地抗辩道：

“这儿有谁逼谁来着？不称你们心意的活儿；你们不干就得

啦！当然囉，公司方面也有权利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适当的措施。”

他这么发脾气的时候，矿工們低垂着头，靜靜地听着。监工看到他們这忍受的模样，声調就变得甜了。

“虽然命令是改变不了的，”他接着說，“可是我总还是想帮你們逃过这道难关。在新开的坑道里，也就是你們所說的魔鬼巷，还缺两个采煤工。你們現在就可以去补上，拖到明天就迟了。”

矿工們会心地相互使个眼色。他們懂得他那套策路，老早就知道这一次冲突的結果会怎么样。此外，他們也打定主意听天由命，命里注定的事是沒法逃避的。挨餓而死或是矿井塌毀而压死，两者之間他們宁愿选择后者，因为那样会死得痛快一些。逃跑？逃到哪儿去呢？冬天是貧穷无告的人們的死敌。在冬天，干枯的小溪变成汹涌的急流，原野显得荒凉萧杀，洼地成为一片汪洋的泥水潭；在老是阴沉灰暗的天幕底下，树木袒露着它們赤裸的枝干。

在农民的小屋里，人們从一家大小憔悴的面容上，可以看到飢餓在扮着它那苍白的鬼脸。那悲哀的枯竭了的土地，不能再給农民面包，他們只得敲遍工厂和作坊的大門去寻找。

这样，他們就只有認命去填矿洞。这些无依无靠的人們的队伍，在危险的坑道里不断地钻煤打洞。这些为人們所遗弃的人，这些任凭怎么不公道地践踏的人，經常会碰到厄运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飞灾横禍。

买卖就此作成。矿工們不加反抗地接受了这件新的工作，一会儿之后，他們走进罐籠，笔直地向矿井深处飞落。

魔鬼巷的坑道不吉利，是出了名的。这个坑道是为了回采

最近发现的一道煤层而开掘的。在开头的时候，工作做到了应有的小心谨慎。但是当岩石越凿越深的时候，岩壁却越来越松而不稳固了；起初本来很少的渗水，也越来越多。这样一来，頂上就非常不牢，只是靠坚固的支架支撑着。

由于要用大量的木材来搭支架，煤的成本就大大地增高了。因此，坑道挖成以后，最关紧要的支架工作就渐渐疏忽了。支架是要搭的，但却总是草草了事，凡是能节省的材料都节省掉了。

这么一来，结果就用不着猜，从那里总会有压伤的矿工拖出来；有时候，没有支好的坑頂突然崩落，就会压死人，那就只有去收領尸骨了。被渗水浸蝕的靠不住的坑頂，时常威胁着矿工們的生命。矿工們被經常发生的塌頂的事故吓坏了，就开始不上那条要命的坑道去干活。但是公司用增加几个生太伏工錢来引誘的办法，很快地就打消了他們的忌諱，这一道新煤层的回采工作也就繼續进行了。

但是，过了不久，增加的工資取消了，工作却并没有因此瘫痪，因为使用这天早晨那个监工所采取的办法，已經足以取得同样的結果。

“銅头”那天晚上回家要比往常迟一些。他沉思默想，心事重重。他的母亲热切地詢問他当天工作情形，他也只是很簡短地回答几句。他們的貧寒的家看来頗为整齐洁淨，一般說，这是那种家庭所不常有的。在那种家庭里，一般是男女老幼和各种家禽家畜杂七杂八地混在一起，使得每間房子都象《聖經》上提到的諾亚方舟^①一样。

① 諾亚方舟，上帝要降洪水毁灭世界之前，叫在他的眼前蒙恩的諾亚造一方舟，进內避難，并且把各种动物各带一对。事見《旧約》《創世紀》。

那矿工的母亲是一个身材高瘦的白发妇女，她那非常苍白的脸上带着一种逆来顺受的温厚表情，使得她湿润眼眶里的目光显得格外柔和，泪珠好象总就要从双眼墜落的样子。她的名字叫做馬利亚·台·洛斯·安赫来斯。

她是矿工的女儿，也是矿工的母亲，可怕的不幸已经使得她过早地衰老了。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相继死于塌顶和瓦斯爆炸的事故，这就是她一家给贪得无厌的煤矿公司的供献。而今，她只剩下一个孩子了。为了他，她的依然年青的心，经常总是担惊受怕。

她老是害怕发生不幸的事故，她的心一刻也离不开被黑暗的煤层复盖着的那条生命，她的唯一的亲人，把她牵连在这世界上的唯一的亲人。

她在独自出神的时候，曾经三番五次想到，为什么人间是那么不平，令人憎恨。可是她找不到答案。她不懂人数最多的贫苦人们，为什么注定要流血流汗来让少数人过着糜浪荡的生涯。唉，如果用不着老为这些人间宠儿的幸运操心，还能照样过活，那该多好！那些人生活的花费，抵得上多少户人家的口粮！

但是，那样的想头不久也就烟散云消了。这老大娘因为猜不透这个谜，就把这种念头赶开，回头带着她所习惯的忧郁干家务。

母亲在准备晚餐的时候，她的儿子坐在火旁，一语不发，心不在焉地老在想什么。老大娘为这种不寻常的沉默弄得心绪不安了。她正打算问个究竟，门开了，一个女人的脸从门外伸了进来。

“大嫂，晚上好。病人好些了吗？”馬利亚亲切地问道。

“还是老样儿，”这被叫作大嫂的人回答着，走进屋子里来，

“大夫說，他的腿骨還沒有長攏，叫他躺在床上不要走動。”

進來的是一个肤色微黑的青年婦女，她因為睡眠不足，飲食不飽，臉色憔悴。她右手拿着一只洋鉄碗，答話的時候，老想把眼睛避開桌上那碗熱氣騰騰的湯。

老大娘伸出手去拿起那只碗，一面朝碗內倒着熱湯，一面接着問道：

“孩子，你同上面談了嗎？他們給了你一些幫助嗎？”

年輕女人喪氣地咕噥道：

“噫，我到那兒去過，他們告訴我說我沒有權利再要什麼。他們給了我們房子住，已經夠好的了。但是，他們說要是他死了的話，我就可以向公司要個條子到店里去領四支蠟燭和一套壽衣。”

她隨即抽了一口長氣，接着說：

“望上帝保佑，不要為了我那可憐的胡安而叫他們花這筆錢。”

除了湯以外，馬利亞還添上一塊麵包，把這兩樣東西送到年輕女人的手里。那女人向門口走去，感激地說：

“聖母會報答您的，天娘。”

“可憐的華娜，”母親對着已經把椅子拖到桌旁的兒子說道，“她丈夫砸壞了腿，從礦井里抬出來，差不多快一個月了。他干的是什麼活？”

“魔鬼巷的采煤工。”

“啊，對了，我聽說在那兒干活就是賣命。”

“還沒糟到那步田地，媽媽，”礦工說道，“如今可不同了，搭支架多費了一點工夫，已經一個多星期沒有發生事故了。”

“但愿象你說的那樣。可要是你在那兒干活，我就活不下

去，我宁肯沿乡乞讨。你的爸爸和两个哥哥就是抬回来的，我不愿意有那么一天把你也那样抬回来给我。”

豆大的泪珠从老大娘的苍白的脸上落下。儿子不吭声了，眼睛看着盘子吃着，不敢把头抬起来。

第二天早上，“铜头”并没有把他前一天换工作的情况告诉母亲，就去上班了。要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她，有的是时间！一个人在他那样的年纪，总是不把事情放在心上的，他并不把老大娘的惧怕看得怎么了不起。他同他所有的同伴们一样，是一个宿命论者，他相信人的命运都是预先安排好的，要摆脱也是摆脱不了的。

马利亚在她的儿子出去一个钟头以后，打开了门。她被野外光辉清澈的景色迷住了，她的眼睛已经好久没有看到那样美丽的早晨。带着一圈金色光轮的太阳，正在从地平线上升起，万道光芒象急流一样倾泻到潮润的大地上，处处腾起浅蓝和淡白的雾气。太阳的光线是柔和的，它亲切地给枯死的自然界带来生命的气息。远处，成群的飞鸟穿过澄静的蓝天。一只锦毛雄鸡站在一个小沙丘上，每当飞鸟的阴影在它旁边掠过，它就警觉地高声啼叫。

几个倚着手杖和拐棍的老头儿，受到使景物生辉的灿烂光芒的吸引，在骯髒的小路那面出现。他们贪恋从天空射下来的温暖的阳光，慢慢地走着，舒展他们麻木的四肢。

他们是伤残的矿工，是在工作中被摧残了的人。他们中间很少人不是四肢残缺的，很少人不是短一条胳膊或缺一条腿的。他们在一条阳光晒得到的长木板凳上坐下来。他们深陷在眼窝里的疲乏的眸子里，充满着古怪的呆板的神色。他们从不交谈一言半语，有时，有的人发出一阵短促的、象从洞穴里传出的咯声。

才微微张开紧闭的嘴唇，吐出一口乌黑的浓痰。

时间已经快要到中午了，女人们正在屋子里忙着给矿工准备中午吃的饭篮。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警报声，使得她们丢下工作，惊骇万状地赶忙走到屋子外面。

在矿上，警报声已经停止，不象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里的景象一切如常，烟囱不断地吐着大口浓烟，微风把烟柱吹得松散胀大，朝海洋那边推去。

马利亚正在把一瓶咖啡放到要给孩子送去的饭篮中，警报响了，使她大吃一惊，她抛下那些东西就向门口冲去。一群群的妇女撩起裙子飞奔着经过她家门前；一大堆孩子也紧跟在她们母亲的后面拼命跑着。老大娘也跟了上去，她的双脚似乎是长上了翅膀，恐怖的电流刺激着她的衰老的筋肉，她的整个身体象绷紧的弓弦那样在颤抖。

不久，她就跑到了人群的前列。阳光照着她一头白发，缕缕银丝似乎在牵引着她后面衣衫襤褸的阴郁的人们，叫他们急急忙忙地紧跟着她。

房子里都空无一人。门窗被风推得一开一关，砰砰发响。一只系在小路边的狗蹲坐着，昂起头汪汪地哀号，就象在回答远方隐隐传来的一片悲哀的啼哭。

只有那些老头儿没有离开他们被太阳晒得热呼呼的板凳。他们不说话也不动一动，老是照原样子坐着，混浊无光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渺茫的远方。他们的僵化了的身体，稍微感到了使荒凉的原野复苏的太阳的热力；除了暖和的阳光以外，他们对什么都沒有感觉。

一大群被恐怖折磨着的女人，披头散发，哭哭啼啼，不久就来到了竖井单薄的铁架下面，在潮湿的平台上你推我拥，挤成一

团。她们就象一群陡然看到老鹰俯冲下来的小鸡，拼命地吱吱叫着，跑到母鸡耸起来的羽毛下面去躲藏。母亲们把她们包在又破又髒的布片里的幼儿紧抱在半裸的胸前，她们的嘴唇由于痛苦而溼攀着，从微开的嘴里，发出一种非人的号哭声。

井口的一边围着一道牢固的木栅，一部分人对它直冲过去。另一边，几个眼睛露出忧郁神色的矿工，默默无语地站着，挡住了挤成一团的人群。哭嚷的声音把人们的耳朵都要闹聋。他们争着打听自己亲属的消息，问死了多少人，事故出在什么地方。

一个工程师走到机器房的门口。这是个肥胖的英国佬，蓄着一撇红鬍子，牙缝里刁着一只烟斗。他照往常那样，冷漠地望了望眼前的这片景象。迎着他的是一阵严厉的詛咒；成百个声音叫嚷着：“凶手！凶手！”

狂怒的妇女们把胳膊举起来，挥着她们的拳头。那个激起公愤的人向空中吐了几个烟圈，头一转，走开了。

矿工们所谈的有关事故的消息，使大家激动的情绪稍微安定了一些。这次事故的规模，没有以前几次惨剧那样大；只死了三个人，可是死的是谁，到现在还不知道。另外，几乎用不着说，这个不幸事故是魔鬼巷的坑道里发生的一次坍塌。为了把牺牲的人弄出来，已经有人在那儿工作了两个钟头了；机器房现在时时刻刻都在等着吊升的信号。

这一番话，使得很多人原来七上八下的心头产生了希望。马利亚倚在木栅上，她感到抓着她心肠肺腑的利爪松开了。她现在不只是怀抱着希望，而且是满有把握了：他一定不在死者之中！她以作母亲的那种强烈自信，独自凝思默想，几乎是不在意地听着周围女人们的伤心的呜咽和凄苦的叹息。

时间在流逝。卷扬机在石灰和砖砌的拱形机器房里停着，它

的铁架在高大的房子阴影下面没有一点动静；钢丝绳象章鱼的触鬚，颤抖着，从深深的井底升上来，柔韧地绞在卷筒上。那一大群挤得紧紧的人，就象放血过多的临死的牛一样，战慄着，呻吟着。过午的太阳挂在天上，依旧以它灿烂而又温暖的光芒，照射着广大的原野。清明如鏡的蓝天不沾一丝云彩，显得分外安宁恬静。

女人们的哭泣声突然停了。铃声慢慢地响起来，响了一下以后，接着又响了三下；人群激动起来，急切地注视着颤动地上升的钢丝绳——在它的末端悬挂着一个可怖的疑团，这是所有的人都急于想要弄个明白而又害怕知道的。

平台上籠罩着一片阴郁的寂静，只是間歇地听得到一点零星的啜泣声。远处狗的嗥叫声在平原上散播，在空气中飘浮；那声音里仿佛包含着死亡的预兆，使听见的人感到心惊胆寒。

过了一会儿，罐籠頂上的大铁环突然在井口出现了。罐籠摇了几摇，随即被井口上的钩子钩住，停住了。

罐籠里，几个没有戴帽子的矿工，围着一輛被泥土和煤灰弄得烏黑的小車。

一陣号哭声迎着这輛尸車。人群攢动着，他们这种疯狂的、不要命的拥挤，使人要把尸首抬出来簡直成了非常困难的事。第一个呈现在人群急切的目光之下的死者，包在裹尸布里面，人们只能够看到他那双僵硬的沾满了污泥的赤脚。紧接着抬出来的第二个尸首，脑袋露在外面，是一个鬚发苍白的老矿工。

第三个，也是最末了的一个尸首也出现了。从他的裹尸布的折縫里露出的几绺紅发，在阳光中，象刚炼出来不久的赤銅一样閃閃发光。几个声音惊駭地叫道：

“这是‘銅头’呀！”

矿工们吃力地抬着死尸的肩膀和双脚，放到正在等着的担架上去。

马利亚一看到那青黑的脸膛和浸着鲜血似的头发的时候，就使出非凡的力量想扑到死者的身上去；但是她被木栅挡住了，只能摇晃着手臂，喉咙里迸发出一种模糊的声音。

她的筋肉随即松弛了，手臂沿着身体垂下来，仿佛被雷打了一样，一动也不动地停在原地。

人群退了开去，很多的脸转过来对着这个老大娘。她对周围已经完全不加理会，把头俯在胸前，似乎一心一意地在注视着她足下张开大口的无底深渊。

.....

谁也不知道她是怎样越过那道木栅的，木栅上面还有粗绳子横拦着。大家只看到她一刹那间提起瘦弱的双腿，随即连叫也没有叫一声，就在那深渊里消失了。矿井口升起了几缕稀薄的尘雾；几分钟以后，从这贪饕的大嘴里，传出来一声远得几乎听不见的、低沉的深响，那是洞底的怪物在喝够了血以后打饱嗝的声音。

搜 查

早晨天气寒冷，阴云满天，蒙蒙的细雨洒在丛生着老波多树和东倒西歪的利特勒树^①的原野上。一个老大娘赤着脚，撩起裙子，在狭窄的小路上急忙地走着，一路尽量避免擦着树枝发出声音来。树枝上滑落下来的大水滴，浸透了小路的软绵绵的路面。这条小路是一条行人稀少的寂寞的路，它从黑色的公路分叉出来，通向离开巨大煤矿中心约莫十多里地的一个小镇。矿上的建筑物座落在远方朦朧的天际。有时候，可以从树丛的空隙处望得见它。

尽管细雨纷纷，天气寒冷，老大娘的脸上还是泛满了汗珠；她呼吸艰难，气喘吁吁。她的右手拿着一个纸包，按在胸前，遮遮掩掩地藏到她那磨损了的大羊毛围巾里面。

老大娘矮小、干瘦，布满了皱纹的脸上带着自卑的、逆来顺受的表情，眼色忧愁阴郁。她好象在疑神疑鬼，心里很不安宁；当树丛慢慢稀疏的时候，她的疑惧就更加表露得明显。

她来到树林边沿，要走出去的时候，就停顿了一会，仔细窥探她前面的没遮拦的原野。那原野就象一块无垠的灰色大毯子，在石块一样的透蓝的天空下向东北方伸展。

这满地尘土的、不毛的原野，显得非常荒凉萧瑟。右边聳立

^① 波多树(boldo)，利特勒树(litre)，是两种智利土生的灌木。

着一堆棚屋的白墙，棚屋的锌板盖成的平顶被雨水冲洗得闪闪发光；只有这些才打破了原野的单调划一的景色。再往远去，矿井大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几乎触到了沉重的云块，一阵阵狂暴的北风把黑烟吹得弯弯曲曲，向四面飞散。这个总是胆怯不宁的老大娘窥察了一会儿以后，就把她那瘦小的身子闪进圈着矿区右面的铁丝网围篱里面，笔直地朝着住宅区走去。她沿路时常弯下身子，拾取散落在沙地上的潮湿的柴片和枯树枝，用绳子把它们扎成小捆，顶在头上。

她带着这个战利品走进棚屋的走廊。但是，在她走的时候，左邻右舍的妇女们却向她投来讥讽的眼光、故意的微笑和话里带刺的语言，使得她明白她的小小机谋大家都已知道，瞒不过邻舍们锐利的眼睛了。

但是，她相信那些好人不会把事情讲出，就不大理会她们的玩笑，一直不停地走到了她家门口。她拿钥匙开了锁打开门，一走进去就赶忙把门闩了起来。

她把那捆柴火丢到屋角里，把纸包小心地放到床上，就将围巾取下来搭在横牵在屋子里齐她的头那么高的一根绳子上。

然后她把炉子里准备好的一小堆鲍花和煤炭点燃，自己坐在炉子前面的一条小板凳上等待着。

炉子里升起了熊熊的火焰，把房子照亮了，把老大娘瘦小的影子照在空无所有的冷清清的白墙上。

火升上来以后， she 就把水壶搁在铁架上，准备冲马黛茶^①。她走到床边，解开纸包；把里面包着的一磅马黛茶和一磅糖放在

① 马黛茶(maté)：是南美智利、阿根廷等国的饮料，通常放在葫芦里或茶壶里用开水冲泡，再用锡管吸饮。

瓷子的一头。一把缺了嘴的陶壶和啜飲馬黛茶的錫管早已擱在那儿了。

炉火在毕毕剥剥地溅着火星，老大娘用她那干枯的手指拨弄着綠得可爱的发亮的細馬黛茶。她預先就在品味着这上好的飲料，她那辨味的喉嚨已經迫不及待地想要尝它一尝了。

是的，要尝尝这芳香的馬黛茶，很早就是这六十岁的老大娘朝思暮想的事。象她自己所說的，这就是她的癖好。但是要滿足这样的癖好，却是多么困难！她的小孙儿何塞在矿上当着門工，拿的工資实在太少，只有三十个生太伏，要不餓死，这点錢就少不得，她的家就是靠着这孩子作工来維持的。

矿区公司开的店舖里的馬黛茶，質量太差，味道太坏，在小鎮上却出售着一种細嫩的好馬黛茶，想想那种茶就足以使她口角流涎。但是，那茶要四十个生太伏一磅，太貴了，买公司的馬黛茶价錢虽然要加个倍，但是可以拿購物券或在她孙儿名下記帳購買，而要买另一种茶，却要付現錢。

而且，沒有錢还不是唯一的困难。公司严格禁止所有的矿工在它商店以外購買任何东西，在外面購買一点粮，一根針和一片布都是不許可的。它宣布，其他来源的任何貨物都是私貨，发现了要當場沒收，对重犯走私罪的人的刑罰，就是立即驅逐出矿。

好几个月来，她在积蓄她需要的一小笔錢，一个銅子又一个銅子地积下来放在床角的褥子下面。她留心使她的孙儿不缺乏必需的东西，对自己就連最必需的东西都加以剋扣，那一小堆銅子就慢慢增加起来，到最后累积的錢就不仅够买一磅馬黛茶，而且还可以买一点糖，买一点在公司的店舖里連看也沒有看見过的晶瑩的白糖。

但是，現在困难來了。怎麼能夠到鎮上去把貨買回來而不引起看守們的懷疑呢？那批人就象生着一百個眼睛的阿耳戈斯^①一樣，監視着人們的來踪去迹。她怕起來了，一點兒勇氣都沒有了。在這麼嚴酷的冬天，如果把她趕出門去，叫她沒有麵包，也沒有一塊瓦片遮住，她和她的小孫兒該怎麼辦呢？

但是錢在那裡引誘着她，象是對她說道：

“拿着我，託我們走吧，別擔心了。”

她這就選擇了一個監視比較鬆弛的雨天，一大早，孩子到礦上去了以後，她就拿錢，鎖上門走到了平原上。她帶着一團繩子，準備用它來捆她要到林子里去拾取的柴火。

但是，當她走得夠遠了以後，她就越過鐵絲網圍籬走上了那條狹窄的小路。沿着那條路可以筆直地通到鎮上，不象沿公路走那樣要繞一個大彎。

對她的衰弱可憐的雙腿來說，這段距離是漫長的。但是，因為天氣較涼，她自己又精神振奮，因此，走完那段路也就不感到十分疲累。

回來時可就不一樣了。路顯得非常崎嶇難走，沒有個完，她只得時常停下來，透一透氣。另外，她也因為犯了規而感到十分苦惱，懺悔的心越來越安寧不下。

違反了不准到公司店鋪以外的地方去买东西的可怕禁令，就象犯了一樁嚴重的偷竊案一樣，使得她胆戰心驚。她時刻都好象看到每棵樹的後面都有看守吓人的陰影，那陰影可能突然撲過來，一下子把她懷中的東西搜去。

① 阿耳戈斯(Argos)，希臘神話里的一個怪物，傳說他有一百個眼睛，當五十個眼睛閉着睡覺的時候，另外五十個張開着。

她好几回都想把那招惹是非的紙包丟在路旁，來解脫她的苦惱；但是，馬黛茶的誘人的香氣透過紙包直撲她的鼻子，使得她沒有採取這麼一種可惜的辦法。

因此，當她安安全全地到了家裏，再也沒有人會那麼故意洩漏機密地瞅着她時，她就頓然象孩子那樣地感到快樂了。

當要開的水在沸騰之前歡樂地喧鬧着時，老大娘雙手交叉地抱着膝蓋，凝視着從彎曲的壺嘴里升騰起來的稀薄的水蒸氣。

儘管她由於走了那趟長路而十分疲倦，但是她還是有着一種甜蜜的幸福之感。她終於又能嘗到從前那種味道鮮美的馬黛茶了。當她家裏的男人們還活着的時候，她就是喝這樣的好茶的。可是，現在他們都已被吞噬青年人的、貪得無厭的礦井奪走了！在她腳下的大地深處，礦井張開着狹窄的坑道的黑網，它就是地獄，就是世世代代儲藏枯骨的洞窟。

突然，一下魯莽的敲門聲打斷了她的沉思。她恐怖萬分，機械地和幾乎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地把紙包拿起來藏在凳子下面。接着是比第一下更加有力的敲門聲，隨即有人叫喊道：

“大娘，大娘，趕快開門！”

這就使得她動彈起來，站起來拔開了門門。

公司店鋪的掌櫃和他的青年助手首先走了進來，後面緊跟着兩個看守。看守們背着兩個大袋子，一進來就把它們放在磚地上。那老大娘吓得跌倒在板凳上了。

她癱瘓不動，臉上帶着傻子一般的神色望着前面，張口結舌地顯得極度慌張和驚駭。她的身子軟下去了，萎縮得變成了一團細小的感觸不着的東西。那個留着一把黃鬍子和八字鬍的掌櫃先生，渾身漂亮衣服，魁偉的身軀高大得象是填滿了整個房

子，使得她想要溜走和躲藏起来的任何打算都成为不可能。

这时候，那个机灵的青年助手在看守们的帮助下，开始进行搜查。他们把床上的被单掀在一边，把褥子翻开，用手在稻草里摸了一通。接着他们把小箱子打开，将箱内的破旧衣服一件件地丢在房子中间。这些衣服破烂得连拿都不能拿起，他们一面乱丢，一面讪笑地谈论它们。然后他们检查墙角，把少数几件不成样子的家具挪动着，接着就面面相觑困惑地停了下来。

带着严厉神色的掌柜站在门口，他紧闭着嘴唇，看着跟他来的这伙人的行动。

那个助手问一个看守道：

“你有把握说看到她越过了铁丝网吗？”

被问的那个人回答道：

“先生，我就象现在看到您那样保险没有看错。她是抄小路走的；我敢打赌她是从镇上回来的。”

掌柜的斩钉截铁的声音打破了那一忽儿的沉寂：

“哼，现在就搜她身上。”

那两个看守抓住老大娘的双臂，把她拖起来，那个年轻的坏蛋就把她身上搜了一遍。

“什么东西也没有，”他一面说，一面擦着因为摸了湿衣服而弄潮的双手。

如果那青年不那样决心不让一个地方没有搜到，如果他不走近凳子朝下望的话，那么老大娘就会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关了。

他刚刚弯下身去，就直起腰来，用闪烁着欢悦的眼光望着他的老板说道：

“掌柜的，您看这老鬼把东西藏到了个什么地方！”

掌柜就严峻地命令道：

“把东西带走！”

老大娘弯得象球一样地坐在凳子上。当助手和两个看守走了以后，掌柜的就把这衰老而卑微的老妇瞪视了好大一会。然后，他摆出吓人的样子上前走了几步，厉声地斥责她说：

“如果你不是个可怜的老太婆，我现在就要你腾出房子，把你赶出门去。凭良心说，这样作是挺公道的。你也不是不知道，在我们的店铺外面买货就是偷公司的东西。这次你是初犯，姑且饶你一回，但是如果你再来这一手的话，那我就要严格地执行我的任务了。看你这么大的年纪，居然还做出这么不光采的事情来。但愿上帝保佑你，你这就去求求上帝开恩宽恕你的罪过吧。”

现在只剩下老大娘一个人了。对于老板的恩惠，她的心里还充满了恐惧。要是她没有吓得瘫软，准会对他下跪。她坐在板凳上没有起身，转过去朝着炉子，把头慢慢地低垂了下来。

外面，天气越来越坏。几阵冷风把门儿吹得半闭半开，把将熄的炉火也煽旺了一点。风儿把老大娘稀疏的灰白头发吹得在她后脑上直打着回旋，露出了她背脊上皮肤起皱的瘦长的脖子。

大 猎 物

广阔而又干燥的平原上，阳光晒烤着生长在灌木丛里的杂草。东倒西歪的灌木的软弱伏倒的枝干；同缠绕着它们的叶儿干焦多尘的藤蔓交织在一起。

在赤裸裸的小路上，黑颜色的粗大的砂砾象火一样发烫。矮树丛里发出蛇和壁虎弄出的声音。它们怕光怕热，在聳立的大藨干子的屏障里爬动着，找一点儿蔭凉。

“公鸽子”，一个干得象榛子一样的小老头，弯着腰，颤巍巍的手里捧着鸟枪，两腿晃晃盪盪地踏着细步，正在跟踪小路火烫的沙子上留下的鹁鸪脚印。

谁也不能象他这样，能在万千个脚印之中分辨出哪个是新踩的，并且知道刚走过的鸟是雄是雌，是小鹁鸪还是大鹁鸪。可是，他年老贫困，没有亲属照顾，靠打猎得来的东西几乎不能满足他最迫切的需要。

太阳光直射在他躬着的肩背上，使得他在松软的地上走起来更加艰难。他疲倦得很，到现在还没有开过一枪；突然，他在一丛矮矮的刺树和利特勒树前面停住脚步，直起了身腰。他那么耐心地跟踪着的脚印在这儿不见了。他绕着那丛灌木转过去，仔细地察看地面，看那鸟儿是不是从另一面溜了。他的手不再扣住枪的扳机，脖子伸长，踮起脚，轻轻地走着，在树缝里窥探。

沙上印着的象扇子一样朝前分叉的三个脚趾的痕迹，表明这是一只极为肥大的公鸚鵡踩的。

他的敏銳的不安定的眼光察看着每一片叶子和每一茎草，不久便发现了一处树枝里伸出来的黄嘴黑头。鳥儿的干叶子顏色的身子，在那里比躲在叶子丛中容易看清得多。他仔細举枪瞄准，扣了扳机，于是一只羽毛被火药烧得半焦的大鸚鵡就装进他那空空的猎袋里了。

他心滿意足，快快乐乐地立即开始再装枪。这支枪的生鏽的枪管，又长又粗，用繩子和藤条同枪托綁在一起。安在枪管头上一个洞里的一小块木头，当作准星，因为安在枪膛前面，靠着枪膛，所以每放一次就要重装一次。射击往往是靠这个凑合着的比一颗子弹还要致命的东西，打出去而奏的效。火药装得多了，这个洞也更大了，准星也随着越来越大。瞄准的时候，眼睛就碰上一大块东西，前面就是有一只大象也会看不见。

他装枪时候的那副庄严模样，表示他把这个工作看得十分重要。他打开火药瓶，把有光泽的黑色火药倒在手掌里，把手凑近枪口，慢慢地灌下去，小心地吹着干枯起皺的手上粘着的药末。他从容地塞好那当作火药瓶塞的草团，然后仔细地数了“十二騎士”^①——十二顆閃閃发光的圓圓的小鉛丸，放在手掌里。他把它們当作什么珍贵的东西那样，一股劲儿地在手指中間撫摩着，好一会儿后才記好数，把它們两个两个地装进长长的枪管。最后，他拿起一颗大一些的弹丸，用它在枪口划了个十字，放进枪膛——这颗弹丸就是同他騎士們去作陪的查理曼。

他装好枪以后，因为眼睛給天上照耀着的眩人的阳光迷糊

① 指欧洲中世紀时查理曼大帝同他的十二騎士的传奇故事。

了，就举起一只手遮在眼睛上，看着天边，打不定主意朝哪个方向走。这时候，一只鸱鸒飞了起来，它那尖锐的叫声，就是感觉最迟钝的人听了也会立即加以注意。于是他赶紧回过身来；他清楚地看到那鸟儿很快地扑着翅膀，落在他右边一处略为低洼的地方。他只花了几分钟功夫，就走过这段距离，跟踪着沙地上的脚印，蹑手蹑脚百般小心地走近，发现了藏在太藪丛内的鸟儿。他把枪托靠着肩膀，放了一枪。枪口发出的硝烟还没有在炙热的空气里散失，就有一团发红的东西象旋风一样地从他身旁擦过，撞在他的腿上，把他絆了一交。

他又吃惊又忿怒地叫了起来：

“拿破仑，别上那儿去！滚开！”

但是已经迟了，那只被准星打穿了脖子的鸱鸒，落到了一只狮子颜色的大猎狗的嘴里。

在最初的一阵惊愕发怔过去之后，他就举起枪，朝这只冒失的大狗扑去，怒气冲冲地连连拿枪打它；但是作贼的狗却并不放松到了嘴里的东西，它在矮树丛中轻捷地跳着，很容易地躲开了老头的枪托。老头气喘吁吁，十分疲乏，只得倚着这支老枪的枪管停下来。他眼睁睁地看着这桩不可弥补的损失，愤怒过去之后，接着就感到极大的痛苦。一只这么肥美的够得上给王子佐餐的鸟儿，却给饕嘴的恶狗吞了；他的眼睛湿润起来，就改变策略，用发抖的极力装成的宠爱声调，重复地叫道：

“拿破仑，我的好狗，到这儿来，乖乖！”

这时候，这只好狗正在地上嗅着，收拾这顿饱餐的残屑。盛宴完毕之后，它就从树丛里伸出沾满羽毛的鼻子，贪馋地舐着嘴，两团火一样发亮的眼睛盯着发呆的猎人，看来好象就要对他的宠爱的表示有所回答。它一下子从树丛里跳出来，欢欢喜喜

地摆动着短尾巴，走上前来在老懵懂的站不大稳的两腿中间擦鼻子，想把鼻子上的羽毛擦掉。

这个畜生居然这样不要脸，使得他又感到怒火上升，发热的头脑里有一阵子真要用血腥的手段来杀了它；他感情冲动，想把火药瓶内所有的火药和整袋的弹丸，都倒进枪里，对准这无耻的盗犯，狠狠地开一枪，把它掀到半空中去。

不久，他又平静下来了；那恶狗的主人是庄园的管家。管家是一个耍威风的凶狠的人，任何人对他爱犬的任何侵犯，他都会残酷地加以报复。

这只大狗这么爱吃鹧鸪还是最近的事；有一天，一只飞过的鹧鸪被猎枪打中，落在它脚爪前面了，这才开始的。那一次它一定尝到了鹧鸪的味道，因为从那时候起，只要一听到枪响，它就马上飞奔而去。

这一天，它被第一声枪响引来了，来得刚好赶上第二枪。

老头儿灰心丧气，不再想报复，就拖着缓慢的步子，离开了这倒霉的地方。但是他遭到了意外的袭击，突然停住了。那只袋眼里看得见装着的鹧鸪的猎袋，陡然增加了重量。他迅速地回头看了一眼，灰色的小眼睛就冒起火来。那只大狗正用牙齿灵巧地咬住了袋子，企图把它从繫着的绳子上拖下来。天哪，老头是多么愤怒呀！他挺直了矮小的身子，抓着鸟枪的枪管，使劲地用枪托朝那该死的畜生横扫过去，但是他打了个空，他的衰弱的双腿抵不住笨重的老枪的冲力，扑下去，全身倒在荆棘丛里，手和脸到处都划破了。

他把鸟枪夹在两腿中间，久久地蜷缩着身子坐在地上，考虑摆脱这只恶狗的办法。这只狗蹲着，只离他两步远，放肆地瞪眼看他。由于他停着迟迟不去继续打猎，它的神气显得又惊奇又

不高兴。它张开闊嘴打着呵欠，发出不耐煩的沉滯的喉音。它以为猎人采取这种态度，是暂时忘却了他的职责的缘故，就想作个榜样来提醒他。

它做出会拾取猎物的良种猎犬的样子，迅速地搖摆着肥短的尾巴，鼻子貼着地，粗声粗气地吹着气，钻进灌木丛里去，惊起一群群麻雀之类的小鸟，使得睡在叶丛里的蜥蜴急急奔逃。它常常停下来，抬起头看看那个一动也不动的老头，似乎在对他說：

“来吧，起来呀，懶家伙；我們再干一場吧，这里的鸟儿可多啦。”

最后，老头站起来了。他好象不再打猎了那样，把枪挂到肩上，神情冷淡地开始朝最干燥最沒遮拦的地方走去。但是，他的这个計划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那只狗还是垂着头跟着他走，显得不大高兴，但是没有离开他的脚后跟。它的苦苦逼迫激怒了他，他就試着用最后的一个办法，他把枪放到路旁，双手插在衣袋里，象一个不干什么事的人在散步舒腿那样，繼續头也不回地向前走。这个办法得到了决定性的效果，走了一小段路以后，拿破仑跑到他旁边，斜着眼睛看了看他，夹着尾巴垂着耳朵，也不向后望一望，就跑开了。

他终于得到了自由；他象从一場噩梦中醒了过来一样，揩了揩眼睛，高兴地望着这該死的畜生离去。现在还来得及补偿損失。他掙扎着克服了疲劳和倦怠，拿起枪来走进一片波多树和桃金娘的林子。他并没有想錯，那里到处可以看到很多鳥脚印。他热心地开始工作，仔細地察看那些虫咬的树干，搜索籐蔓的翠綠叶子下面的蔭凉角落。他常常听到树丛里有枯枝的响声，但是没有分心注意它。那无疑地是一只狐狸弄出来的声音，它的

午睡給打断了，正在小心翼翼地离开它的洞穴。

他的努力不久就得到了报偿。一只鷓鴣魯莽地伸出头来，給躲在一株树干后面的老头发现了。他举起手臂，扣了扳机。枪一响，树枝就猛地分开，露出了耳朵直聳的狗头。狗一跃就朝鷓鴣飞扑过去，用鋒利的牙齿咬住就吃。鳥枪从老头的手里滑脱了，他的脸上露出惊讶、愤怒、痛苦和失望的神色。他感到一阵灰心，沒有力量再来繼續斗争；他的灰溜溜的心灵里充滿着深切的悲哀。象他这样一个衰弱得象一包废物那样被抛来抛去的老头，在一个一口就能咬死他的凶猛强暴的敌人面前，能有什么办法呢！

他灰心失意地拿起了枪，把最后一枪的火药都倒了进去。这时候，两颗大泪珠沿着他瘦削的脸颊滚下，透过斑白的鬍鬚，弄湿了他的嘴唇。那泪珠有着胆汁一样的苦味。

他的周围是一片荒野。朦朧的霧气从海边靜靜的沙岡上兴起。沒有一颗沙粒从沙岡褐色的斜坡上滑落。沙岡永不休止地向着无垠的原野侵袭，但是空气的靜止不动阻碍着它的前进。充滿阳光的天空同石板顏色的地面，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照，地面上稀稀疏疏地长着些枯衰的树木，冒出火焰一般的热气。老猎人被这么炎热的天气折磨够了，艰难地从陡坡上下来，想走到公路上去。突然他被猛拖了一下，拖得他轉过身来，失去平衡，砰地一声沿坡滚下。他斜坐起来，看見拿破仑嘴里叼着猎袋，雄赳赳地正沿着斜坡跑下来。老头的失神的眼睛里冒出火花，血象沸騰着的浪潮一样冲击着他的心和他的头脑，使得他暂时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他的手从来沒有这么穩，他的眼睛从来沒有这么看得准……随着枪响，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哀号，那大狗抛下了猎袋，背脊上的毛象尖針一样直豎起来，逃进灌木丛里面消失

了。老头的愤怒爆发过后，觉得血液在血管里凝固住了，虚弱的全身瘫软下来，顺从惯的心灵感到极度的沮丧。他觉得自己犯了一桩大罪；盛怒的主人的形象，在他的想象中出现，使得他心寒胆冷。他朝荒野那边望了一眼，看见那只狗在远处飞奔跑过沙地，快得象着了魔一样；查理曼嵌在它的尾部，十二个骑士分布在它腰间毛茸茸的皮肤里面。他象预感到猎犬近来的亮鹿一样，猛一冲就跃了起来，把背弯得更低，拖着沉重的脚步，在尘埃飞扬的道路拐角处消失了。

拐 手

堂帕依科是个拐手的流浪汉。他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走着，受着疲倦和当空的烈日的折磨。他的瘦棱棱的右手支着一根大拐杖，干柴般的身子就靠在拐杖上面。他的剃光的头圆得象弹子，细长的脖子从尖削的两肩中间伸出来，使得两肩在这圆头的重量下虚弱地低垂着。

一顶沾满泥土和油渍的帽耳下垂的布帽，一直罩到耳根，把脸庞都遮住了一半。脸上带着捉摸不定的、又机灵又纯朴的表情，两只淌着泪水的眼睛老是不停地眨着。一件褪了色的到处是补钉的斗篷长得齐膝，打着臃肿的褶皱。他拖着一双赤脚走着，在遮盖着道路的厚厚的尘土里拖出一条沟来。

堂西蒙·安托尼奥骑着一匹漂亮的棕色马，庄园的管家和牧人也跨着两匹骏马，同他一道走。不过他们略微隔着一些距离，恭恭敬敬地跟在他们的主人后面。

空气是闷人的，连一点风都没有，平板干燥的大地好象在吐着炙人的热气，到处有牧场的土墙、小树编成的篱笆和铁丝网，把大地分割开来。

堂西蒙·安托尼奥戴着用绸带扣住的大草帽，穿着蓝色条纹的亚麻布衣裳。他似乎也受到了那种使人发软的气氛的影响。他的红润的阔脸膛汗湿了；他那浓眉之下的灰色的小眼睛平常总是活溜溜的，现在却迷迷糊糊，带着很浓的睡意。

他的身子朝鞍桥前面倾着，左手掌着缰绳，右手握着镶银的竹柄的马鞭。这根鞭子他从不离手，是他进攻和防守的武器，也是他施加刑罚的工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在他的强有力的手掌里劈拍地响起来。

堂西蒙·安托尼奥一下子从恍惚的神情中清醒过来。他勒住马，踏着脚镫站了起来，朝帕依科老头的腿上猛抽一鞭，老头冷不防挨了这么一下，摇摇晃晃地站不稳当，大吃一惊地朝四周张望。

管家和牧人看到流浪汉被打得慌了手脚，就笑了起来，开始私下议论他；而他们的主人却又举起鞭子，用他那沉浊的低音嚷道：

“走啊，快走啊，老家伙！”

堂帕依科拚命迈快步子，脚下腾起了滚滚的黄土。尘土弄得他呼吸阻塞，使得他的胸部象破风箱一样发出不均匀的粗重声音。他的嘴唇很薄，牙齿已经脱落，鹰勾大鼻子长得好象弯到了嘴巴上面，这使得他看来具有几分狡黠的神气。他脸色憔悴，下颔上生着几茎灰色的、又乱又髯的鬍子。

堂西蒙·安托尼奥发怒地鞭打着的这个老头是一个乞丐。他在炎热的夏天，走遍这穷乡僻壤的地区，乞求人们的施舍。在这些村子的农民中间，他的名气可大的很。他们老是爱听他讲他的拐手的情况；那就是这个流浪汉的连在右乳下肌肉上面的左手。大家都知道，他那只手不能从那儿扯开，因为要是那么试一下子的话，血就会象刀子划破了皮肤一样冒出来。

因此，在静謐的乡村里，在燃烧着山岗和炙烤着金黄原野上的小草的太阳下面，那个驼背老人的影子突然在路弯处出现的时候，孩子们就会停止他们的游戏，跑上去迎着他，叫嚷着：

“堂帕依科来了！拐手堂帕依科从那边来了！”

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急忙走来迎接这个刚到的老人。不管是祖父还是孙子，不管是老太太还是年轻的姑娘，大家都争着要款待他，送给他面包、水果和烤麦粉。等这个流浪汉吃饱喝够以后，总有人这么央求他：

“堂帕依科，现在你给我们讲讲那回事儿吧。”

老人微微闭着眼睛，就象要回忆一下似地那样默默沉思了一会。然后，他在那条粗板凳上舒舒坦坦地坐着，用一种衰弱而又单调的声音开了腔。围着他的那些人都安静地、出神地听他讲这老一套的故事。由于以前已经三番五次地听他讲过，所以每个人都已经把它记在脑子里了：

“唔，现在我回想起来，事情恍惚是发生在今天似的。那天也象今天这样，太阳在天空里爆溅着火花，仿佛要把枯干的牧草和麦梗都点燃起来。我同和我差不多岁数的孩子脱下上衣，在棚屋里玩丢行子^①的游戏。那时候我的脸上还刚刚长汗毛。我是个长得漂漂亮亮的孩子，身材挺直得象纺锤，姑娘们象春天的猫儿那样老爱缠着我。”

说到这里的时候，讲故事的人停下来，舐了舐舌头，环顾着噗嗤嗤地笑起来的女孩子们的胖胖脸颊。老人带着喜剧式的严肃，让欢笑声平静下来，再继续说下去：

“我那可怜的老母亲性子暴躁。要是我们不听她的话，她就会立刻拿起棍子或者鞭子来打我们。那天，她已经在厨房门口叫了我两次了。”

^① 丢行子，是智利儿童的一种游戏。他们在地上划一道线，用铜钱或铜片丢掷，丢在线上的是两分，丢在线外和线内的都只有一分。

“帕斯庫尔，給我拿点柴火来生炉子。”

“我玩得出了神，一面看着飞起的銅片，一面回答道：

“‘来了，媽媽，就来了。’

“但是我給鬼迷住了，就是走不开，就是走不开……”

“当我手里拿着銅片，弯着背，聚精会神地想丢个两分的时候，突然，我感到腰上重重地挨了一棍子，就象給烧紅的铁块烙着了一样。我痛得号叫一声，狂怒地象头乱踢蹄子的畜生，使出吃奶的气力用左手就那么反手一推。

“我听得一声哭叫。泪珠儿蒙蔽着我的眼睛，我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見我的母亲。她还没有放下棍子，满脸都是血迹，一面从地上爬起来，一面冲着我直嚷，那声音我听起来簡直要毛骨悚然：

“‘不孝子！天杀的不孝子！’

“我感到老天在我的头頂上直压下来，自己立刻就昏倒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那冒犯了神明的左手就粘在右乳下面了。”

故事总是在深沉的寂靜中講完。四周的人凝視着講話的老头，带着虔誠的宁靜傾听着他的一言一語。当他說完了的时候，他們都为这桩怪事感到惊奇，而这桩怪事的証据現在就在他們的眼前。

妇女們在胸前划着十字，嘴里咕囔咕囔地念着：

“慈悲的上帝呀！看这老人多可怜呀！”

当最初的印象过去之后，舌头就动起来了。有时候，有人会胆怯地說道：

“堂帕依科，讓我們看看那个吧。”

四周的人就围攏去，挤紧着。个儿矮的踮起足尖站着；孩子們纏住他們母亲的衣裳，尖声叫嚷：

“我也要看看！我也要看看！”

那时候，老头将斗篷的下摆披在肩上，把髒了的內衣稍稍拉开，于是他那瘦得只有皮包骨的凹塌的胸部就在人們目光之下露出来。他的苍白的左手就在那里，长长的手指上长着巨大的指甲。它五指分开正贴在右乳下面，就象在那里焊接住缝合起来了一样。

接着，为了要証明它粘得坚牢，他們用右手抓住瘫痪的胳膊，象要把它扯开了搖动它。哦，那时候，怪事就来了：看样子神灵在震怒；那只手的手臂发紅了。感到恐怖的妇女們一齐尖声叫喊：

“唉，上帝呀！看他在流血啦！圣母呀！”

大家都在胸前划着十字。

堂西蒙·安托尼奥被他俘虏的那种慢吞吞的步伐激怒了，就劈拍劈拍地抽着鞭子，老是鞭打着他，怒气冲冲地咆哮：

“快点走，騙子手！”

这时已经是午飯的时候，他感到餓得发慌。他时常踏着脚鐙站起来，目光越过土墙，四处查看。他的目光是一种作主人的又得意又不信任人的目光。他是本区最有錢的財主之一，一眼望去能看得到的所有田地，都是属于他的。

那天早上，他按照常例巡視他的田地。突然，他那銳利的目光触到了正在穿过一个牧場的老流浪汉；老头一面走一面象小偷一样不安地朝四周张望。他立即用馬刺踢着馬，赶上去挡住他，并且命令他跟着一道到他庄园的住宅里去。吃惊的乞丐沒有吭声，靜靜地跟着堂西蒙·安托尼奥的棕色馬走。好久以来，这个庄园主就想碰上这么一个机会，作为区里的法官，他早就想要狠狠地惩治一下这个懶汉，因为他利用了人們的天真輕信，編

出一个可笑的搵手的謊話，到处招搖撞騙。

老头为了糊口所玩的花招，使得他怒不可遏。使用这种騙术，簡直是罪恶的搶劫行为；而且一想到受騙的是一些穷苦的、无知而輕信的农民；一想到他們对狡猾的騙子手的瞎吹深信不疑，这种搶劫就显得更加可恶了。

堂西蒙·安托尼奥所以会弄到偌大一分家业，部分是由于他使了某些巧妙的手段。这些手段不只一次地露出些破綻，于是一些有伤他体面的謠言就流传开来了。那种謠传并没有使他睡不安穩；但是，也使他感到有些苦恼，尽管他自己不肯承認这一点。

他被任命为这里的法官以后，他就想靠这个职务来封住那些讲坏話的家伙們的嘴巴。他表现得非常正直无私，对于坏事的人一律严加处罚。他相信凭他做法官的正直名声，終会把那些归罪于他的小事都洗刷掉的。

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就无情地迫害小偷、乞丐、流浪汉和所有被他怀疑的可怜的人。由于他一心想要到处发見罪犯，因此，最輕微的一点过錯，在他眼里也到了犯罪的程度，而他所亲手施加的刑罰，有时候非常野蛮残酷。

老头的事情深深地激怒着他，他認為那是故弄玄虛的鬼話。他斬釘截鉄地下了命令，要他手下的人把罪犯捉来見他。农民們尽管害怕主人，但也不敢执行这道命令；而那个流浪汉得到了可能发生这种危險的通知，也就一直尽可能地避免走近这个严酷无情的法官的庄园。

可怜的老头心里七上八下，惊慌得不得了。他尽快地走着，不声不响地忍受着暴戾的堂西蒙·安托尼奥的鞭打。这个可怖的大人物要拿他怎么办呢？每当他听到一声吆喝和挨上一鞭子

的时候，他都吓得脸色发白，把身子蹙缩起来。他想钻到地底下去，想让那淹没着他那双疲乏的、宽大而又畸形的赤脚的滚滚黄尘把他吞掉。

公路左右两旁都给高高的土墙遮着；在这一小群人的前前后后无穷无尽地伸展出去，寂寞而又单调。太阳直照在石灰质的、反光的路面上。马蹄卷起的尘土在燥热的空气中形成一道帷幕，隔断了骑手们背后的来路。

庄园住宅进门处的大铁栅，终于突然在一条岔路的后面出现了。一会儿，乞丐和捉他的人就都来到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前面的宽敞院子里。堂西蒙·安托尼奥把他的坐骑交给一个马伕，然后命令把他的俘虏送进地牢。老头一直都顺从地让他们弄来弄去，不声不吭，不加任何反抗。显然，他是想用善良的战战兢兢的样子来软化那些拘捕他的人。但是，尽管如此，他脸上还是带着一种提心吊胆的疑虑表情；当他看到横放在牢房角上的、一根长铁条上面带着镣铐的铁枷的时候，那种表情马上就变成了疯狂的恐惧。他忍不住痛苦地对堂西蒙·安托尼奥咕囔起来：

“您要拿我干吗呢，老爷？”

庄园主不理睬他，却把他那肥实的右手搁到老头的肩膀上，对他说道：

“把外衣脱掉！”

堂帕依科老头用同样可怜的声音回答道：

“不，不，老爷。”

那只可怕的大手一把抓住他，把他推翻在石块地上。当他绝望地挣扎着想要摆脱那压住他的巴掌的时候，只听得庄园主在下命令：

“把他的腿扣住！”

鐵銬互相碰撞的清脆声响了一下，囚犯就仰面翻倒在硬梆梆的地上；双足高举着，脚鐐扣住了足踝。他的外衣被剝掉了，只剩下一条裤子和一件旧衬衫。

肥胖的庄园主揩干了泛紅的臉上的汗珠，就威风十足地站好，拿起可怕的鞭子，开始审問：

“現在你告訴我，从什么时候起你就要起拐手的花招来哄騙老百姓的？”

那老头哀求道：

“上帝在上，这哪儿是什么哄騙呀，老爷！”

堂西蒙·安托尼奥大声咆哮着：

“哼，还說不是玩鬼花招，你这强盜，你这賊！”

他弯下身去，抓起囚犯的衬衫，把它嘩啦一下扯成碎片。农民們本来隔着一段距离瞧着这场戏，現在却帶着又害怕又好奇的表情走近几步。流浪汉上身赤裸，白白地拚命掙扎着想要站起来。在铁格子窗縫里透进来的微弱的光綫下，他那瘦得只剩了骨架子的干癟身体，完全显露在人們的眼前。他的右手支撐着身子，左手的整个手掌还是連在胸前起皺的皮肤上。

庄园主不理睬老人的要求，抓住他的手腕无情地拉那只手。囚犯喉头迸发出呻吟的声音，为着要站立起来而作了最后的一次掙扎。然后，他焦灼不安地盯着堂西蒙·安托尼奥，不再动弹。堂西蒙·安托尼奥脸上浮起胜利的微笑，他已經看得清清楚楚，老人的左手靠着的地方，并没有絲毫粘連的痕迹，不过是皮肤比較蒼白而已。

“我早就想到是这样了，”他随即叫嚷起来，松了手。老人在四周围投来的注意的目光注視下，一直在徒劳地想把那只胳膊

藏起来。

因为揭穿了騙子的底，堂西蒙·安托尼奥满面春风，洋洋得意。他轉过脸来对着农民們，右手指着那乞丐袒露的胸部对他們說道：

“現在你們看到了，这只手并没有連起来，压根儿也没有这回事。都是这家伙为了懶得工作要飯吃而玩出来的鬼把戏。”

然后，他命令在这囚犯两旁树起两根木桩，用繩子系住他的手腕把他綁在桩上。老头背靠着桩子，双臂张开，就象釘上了十字架。他从昏迷的状况下醒轉来，开始哼哼唧唧地哭叫着：

“唉，老爷，您宰了我比这还强！”

堂西蒙·安托尼奥在他这审案的第一堂过去之后，自己就回房去吃午飯了，同时囑咐他的管家去把佃戶們召集攏来，好让他們亲眼看明这个假残疾长期以来是怎样欺騙他們的。

敲鐘了，清亮的鐘声在炙热的空气中震响，弥漫于田野之上。农民們听着鐘声，三五成群地走来，胆怯地低声談着話。当他們来到地牢里的时候，他們的受惊的眼光給那儿的囚犯慑住了。囚犯还带着衰弱的哭声哀求着：

“唉，老爷，您对我这可怜的老人发发慈悲吧！”

誰也沒有說話，但是他們的暗黄色的脸上都露出怜悯的表情。这严厉的刑罰显然并没有說服他們。是的，那只手現在脫开了，自由了；可是对他們來說，那只是亲娘的詛咒所招来的責罰已經滿期，光明的上帝寬恕了懺悔的罪人的結果而已。在他們的眼睛里，老头的痛苦形象仿佛有殉道的圣徒的灵光环繞着。他們把那景象凝視了一会，就默默地退了出來，对他們那胆敢如此冒犯上天的东家憋着一肚子怒火。

堂西蒙·安托尼奥吃过午飯，再来到院子里。一个僕人牵

着他的棕色馬等着他。他走近那匹馬，踏上脚鐙，費力地爬上了鞍橋。他的肥胖臉頰由于灌飽了酒而漲紅了，眼瞳也閃閃發光，顯露出一種酒醉飯飽的興奮神情。他由于審理了老頭的案件而有些悠然自得，他相信這樁事會有一些影響，因為這不是普通的小偷小竊，而是一個作惡多端的積犯。這個囚犯多年來就在當局的鼻子底下到處招搖撞騙，要不是他在这儿，要不是他發覺了這囚犯為了達到他的目的而耍的欺騙手段，他就肯定地會繼續蒙騙下去的。囚犯的罪行已經證明，并由本人承認，現在只剩下判刑了。堂西蒙·安托尼奧就這一點考慮了一下，就吩咐把那囚犯放出，帶到他面前來。

老頭出來了，低著頭，由于痛苦和恐怖而變了臉色。農民們用憐憫的眼光瞧著他，靜靜地站開給他註路。他走到離那匹馬兩步遠的地方，抬起頭來苦苦哀求：

“老爺，您開開恩啦，您開開恩啦！”

堂西蒙·安托尼奧威風凜凜地環顧了一下他四周的人，然後裝模作樣地嚴肅地開了腔：

“本人凭法律的名义，管治本地，因此，本人有艰巨的任务，就是要执行法律、审理案件、按照法律规定处罚坏人。此人多年来游手好闲，凭借诈骗手段，哄蒙百姓，取得衣食之源，本人作为执法当局，对此违法行为，不能置之不理，因此必须将此无业游民科以刑罰，使男女老少人等，俾資有所警惕。”

他講話后，大家都保持着深沉的寂靜，只听得那老頭重複的哀求聲：

“老爺，您開開恩啦，您開開恩啦！”

堂西蒙·安托尼奧隨即板起作法官的嚴峻面孔，宣讀他那不能上訴的判決詞。他威風十足地咆哮道：

“我命令你立即离开我所管辖下的地区。如果我在这块地面上再碰到你，那就够你受的；我要活活地剝你的皮！”

他停頓了一下，接着說道：

“但是在我們分手之前，我要給你留下一点紀念。”

他在鞍鐙上站立起来，举起了他那沉重的鞭子。

老头被迫朝着柵边退走，然而还是受到了有如暴雨驟落的鞭子的抽打。从他喉头里迸发出来的声音，与其說是人的叫声，还不如說是野兽的悲鳴。鞭子呼嘯着落在他的腰上，象一条大蟒那样纏繞着他；他被打得遍体鳞伤；跌倒了又爬起来，不断地发出嘶哑的哀号：

“老爷，您开开恩啦！老爷，您开开恩啦！”

农民們象一尊尊的塑象，靜寂不动地望着这场刑罰。他們綳紧着臉，顫抖着的嘴唇中露出白色的牙齿。

最后，堂西蒙·安托尼奥才不再揮舞他那强劲的臂膀。老头象一只折断了脊骨的蛤蟆，縮成一团，匍伏在地上。他那秃頂的白头在太阳下发亮；太阳的烈焰就象通紅的炭火那样烤炙着农民們的暗黃的臉。

現在，要了結这桩案子还剩最后一步。庄园主作了个手势，他的管家和牧人就把乞丐架起来，扭住他的胳膊，繫在他頸后同肩平齐的一根木棒上。老头显然知道了他的哀求并不頂事，因此在他們把他这么蛮干的时候也就一声不吭。接着他低着头，双臂交叉着，开始朝柵栏那边走去。农民們怜悯地目送着他。

堂西蒙·安托尼奥吩咐牧人說：

“何塞，你把他带到太路上去，註大家都看看这个不要臉的家伙，知道他是怎样招搖撞騙的。等他走出庄园，你就重重地抽他几鞭子，註他不想再回到这儿来。”

流浪汉在大路上开始他那漫长的苦难的历程时，庄园主回头对着管家低声詢問道：

“他們今天早晨是不是来赶牛了？”

“来了，老爷。”

“他們沒有看出什么破綻来嗎？”

“沒有，老爷；他們匆匆忙忙来了，赶着就走了。”

早两天，堂西蒙·安托尼奥人不知鬼不觉地在一群牛中間夹杂了四条得疥病的母牛，拿这群牛去换了一群好牛。現在他沉思了一会儿，計算着这笔交易中除了不当心的买主認为他的牛好而付給他的錢之外，他可以得到的好处。这笔賬一定挺合他的心意，因为他喉头发出了满意的囁声。他朝大路那边张望，透过柵栏看到了老头的古怪形象，他甚至滿意地微笑起来。老头背剪了双臂，在牧人的前面走着，仿佛在太阳譏刺的照耀下，拚命地追逐那挨不上边的正义和慈悲的阴影。

吉拉班

吉拉班懶洋洋地躺在他的茅屋前面，躺在那屬於他的柔嫩草地上，夢幻地凝望着遠山、藍天和那條銀蛇一樣的河流。那條河流一段段地隱在兩岸濃密的樹叢里，流到遠處，又重新在樹蔭的拱門下顯示出來，就象一個剛從教堂出來的新娘，周身裹在朝霧的薄紗中。

他兩肘支在地上，用手掌托住紅銅色的寬臉，沉思着，梦想着。在他這未開化人的蒙昧的心灵里，飄浮着往昔的傳說和傳奇的模糊的回忆。他那一族人的朦朧的形象，由於回忆而出現在他的眼前。在過去的日子里，他們是這塊大地的唯一主人。那時候，這片遼闊自由的土地上沒有遮擋阻隔，沒有公路，沒有籬笆，也沒有溝渠。

一陣悲哀的陰影罩滅了他眼眶里的光芒，他的臉上顯露出非常郁悶的神色。在他祖先遺留給他的廣袤產業中，現在只剩下山岡這兒的一小片地是他的了。這十庫阿德拉^①的土地座落在廣闊的莊園內，就象一片汪洋中的孤島。

隨後，看着損毀了的籬笆，看着土地上一片莠草和荊棘，他

-
- 這篇小說的主角吉拉班，是智利阿勞加諾 (Araucanos) 族印第安人，這個民族在十六世紀西班牙殖民者侵入時，曾奮勇抵抗，予殖民者以沉重打擊。

① 庫阿德拉 (Cuadra)，南美洲各國通用的面積和長度單位。

为了要保住他祖辈遗产中这最后的一片土地，而同富有的庄园主所进行的那些争执和冲突，就都奔集上他的心头。

他需要抵挡怎样的进攻哟！那个庄园主又曾经想出多少诱惑的办法，要过什么阴谋的手段，老是在找机会强迫他答应把这片地卖掉！

但是，他坚决不答应把地让出去，因此，所有这些办法都落空了。在这片土地上，他看得到光明，每当午睡的时刻，太阳就在这儿晒炙他深黄的皮肤；从这里纵目所及，景色又是多么壮丽开阔！

卖掉？让掉？不，那办不到！因为银钱花出去不留一点踪影，而土地却是永恒的，它决不会把我们抛弃。它就象慈爱的母亲一样，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抚育着我们，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就裂开肚子把我们接去。

他受到的围攻只是使他更加热爱这块土地；他对它的所有权比他的女人、他的孩子和他自己的生命都还要珍贵。

在他的背后，耸立着他的孤零零的茅屋。屋里，两个女人在拨动着火坑里燃得不旺的火；他的最小的孩子的呱呱哭声，盖过了干柴劈拍的响声。外面，一个穿着土布衣服的十多岁的男孩，呆在屋旁一角，在拉一只瘦小而髯的狗的尾巴和耳朵玩儿。这只狗伸长四腿，侧卧在地上，在太阳下打瞌睡。

上午已经快过去了。女人们忙着家务，男孩逗着这只名叫皮雁的狗在玩的时候，吉拉班却一逕躺在草地上默默地观望风景。他的眼光不时地落在庄园主的住宅上面。在小山岗下远远的地方，那片房舍的屋顶，在垂柳丛中和杨树发着金光的树冠中透露出来。在右边不远用粗大木栅围着的院子里，可以看见一大群骑马的人。鍍银的脚镫、轡头上复杂的雕饰和马刺，在白日强

烈的光綫下閃亮。

在这批人中間，騎着一匹白花馬的，就是庄园主。吉拉班瞧着这些騎手們，不知怎么一来，心里有些模糊的不安的感觉。当他看到他們开始行动，离开公路朝他直奔过来的时候，他的这种不安情緒就增强了。他的山鷹般的眼睛，已經发觉他們的鞍桥上都挂着板斧，方而闊的斧口在太阳下发着閃电般的光芒。这时，他的疑惧就更加迅速增长了。

突然，他一下子变了脸色。由于忿怒的緣故，他两頰通紅，牙齿磨得格格直响。他的眼睛里冒着火焰，縮紧他富有彈力的身軀，一跃而起。

那时候，那支大約有二十来人的騎馬队伍，很快地走近了吉拉班的地界。庄园主堂科斯迈騎馬奔馳在队伍的前头，跟在旁边的是他的管家何塞。他們两人在低声密談。堂科斯迈已經五十开外，长得非常肥胖，肚子有些凸起，但体格壯健，精力过人。他是一个出色的騎手，使起套索来就象他手下最灵巧的牧牛人那样熟練。

他是一个农家子弟，从父母那儿繼承下来一小块处在土著民族居留地中央的产业。他就象所有的白种地主一样，确信把那些野蛮人的土地拿过来是为文明而干的好事，因为他們都是些懶家伙，既不懂得耕种也不知道保卫自己。他是一个有一股坚决劲儿而又不知疲倦的人物，是一个为了要达到自己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老手。因此，他的产业逐漸增加扩大，以至成为全区最大的地产之一了。吉拉班看到这个地主的鉄絲网一天天地围近他的茅屋，就不安地起了疑心，不知鉄絲网要围到哪儿才停止。就在那个时候，堂科斯迈由于一桩偶然的不幸事件，触怒了一个高級司法官員，这就阻碍了他事业的完成。他为了慎重起見，被

迫同他的邻居谈判，使尽了阴谋诡计，希望用这种或那种办法，把这一小块产业弄到手。可是，那个固执的业主对他所有的建议都置之不理，一直都顽强地不答应把那块地让出。庄园主遭到了这样的挫折，心头充满了苦涩的滋味。他觉得这一小块土地嵌在他的庄园中间，就象一个斑点，羞辱了他的漂亮的产业。每天早上，他从床上一爬起来，首先透过玻璃窗刺他眼睛的就是那可恶的茅屋顶。他那肥沃的长满庄稼的田地一片金黄，就象金色的地毯一样，可是那黑糊糊的茅屋顶偏偏故意要惹人生气，在中间露出脸来。庄园主看到这个景象，脸色就气得发白，握紧拳头对那印第安人发出可怕的威胁。

但是，有一天，堂科斯迈得到一个使他大为欣喜的消息，原来那个不喜欢他的司法官员调到别处去了，接任的是他的一个老朋友，以前他们就曾经在一起干过颇为棘手的勾当。

堂科斯迈欢天喜地地搓了搓手，走近窗台，对着那可憎的茅屋举起拳头嚷道：

“野蛮的狗杂种，现在我可要找你算帐了！”

这天早晨，吉拉班看到怀着敌意的马队走近前来，却不知道他的仇人头天晚上公事皮包里带了一份卖地的地契回到庄园，现在已经成为这块垂涎已久的土地的主人了。那个文件上面打的一个叉叉，就是卖主的画押，它是买主答应给印第安人科利比一壶烧酒，让他老实不客气画下的。

当那地主和他的马队冲垮篱笆走近茅屋的时候，这个土人和他的一家挤成一堆，呆在门洞里面。吉拉班站在门限前面，猙獰的脸膛气得发青，紧闭着嘴唇瞪着他们前来。

騎手們簇擁着堂科斯迈，在他后面围成一个半圓停下来。堂科斯迈策着他那漂亮的白花馬，朝前走了几步，向他的管家說道：

“何塞，你念一念。”

年老的管家响亮地叱了一声，让他那輕快活泼的馬匹安靜下来，然后，他从斗篷里面掏出一张折迭得好好的买卖契約，把它打开，带着鼻音沉重而緩慢地开始念起来。

这个管家在念着的时候，堂科斯迈内心正在尝着报仇的滋味。他目不轉睛地釘住他面前那张被激怒了的臉，牙縫里发出喃喃自語的声音：

“混帳东西，你終归要还清欠我的这笔帳了！”

吉拉班听着念那份文件，一点也不懂得講的是什麼。他那迟鈍的脑子里只充滿着一个观念，那就是有危險在威胁着他，他必須要起来对付。

堂科斯迈指着茅屋，对着他手下的那帮人叫嚷：

“小伙子們，給我把那堆臭垃圾拉下来！”

这时候，那个印第安人的眼睛里射出两股火花。他朝后退了一步，一下子就脫掉沉重的斗篷，抄起一支长矛站到門前。他那古銅色的身軀齐腰赤裸，强劲的双臂上勃起的青筋象是拉紧的繩索，他的胸膛壯健有力，沒有戴帽子的头顱，在寬大的肩膀之上朝后仰起，脸上由于暴怒而壟攣着——这一切都使他看来异常剛毅果决，那些进攻的人們有一会儿甚至被他这猙獰的模样吓住了，胆怯地瞅着他裹足不前。

但是躊躇的时间非常短，那些带着板斧的人們下了馬，走近屋子就立即开始进行破坏工作。

他們进攻的計劃是打穿茅屋的墻壁，从后面攻击这个頑强

的敌人，把他和他家里的人捉住之后再拆房子。他們的斧子刚刚砍了几下，不牢实的茅屋就整个地动摇了。墙壁上的泥土一大块一大块地崩落到地上，再跳起来，弄得尘埃四起。一直都没有动弹的女人們目睹着这种灾难，也就拿起炉子里半焦的木柴来武装自己，忿怒地号叫着，跟在她們的主人和丈夫的背后参加了自卫。甚至小班乔也紧握着他游戏时当战馬騎的橡木棍子，尖声地攮掇着皮雁去咬人。胆怯的皮雁夹着尾巴，蜷縮在屋角里，只是汪汪地吠着，不敢离开那个地方。它从那群馬匹的腿縫里瞥見了堂科斯迈的大猎犬普卢頓，这就是使得它这么小心翼翼的原因。

吉拉班的长矛是一根头上带着生鏽鉄尖的科利威树^①树干。他手执这件武器挺立着，就象在地上生了根一样。他那凶猛的样子和从他两眼閃射出来的火焰，使得他看来仿佛就是他传奇式的祖先卡烏勃利康^②在盛怒的神态。

堂科斯迈三番五次催促他那些吓住了的佃农們道：

“攻上去呀，小伙子們，可別让这个稻草人吓住了呀！”

这时候，那站着不动的印第安人突然舒展开他那鋼鉄般的膝弯，縱身前跃，低着头挺着矛直取他的敌人。他进攻得这样迅速，以致对方主僕都猝不及防；但是，那地主的輕快的坐騎看到他雪崩山倒的来势，驟然前蹄离地急跃而起。它这一跃，救了堂科斯迈。原来对准他的长矛刺在馬頸下面，整个鉄矛头都刺进了馬頸，矛杆咔嚓一响就裂成了两段。

牲口向后退了几步，后腿一弯就朝一边倒下去了。农民們

① 科利威 (Colihue)，智利的一种土生树木，木質堅硬。

② 卡烏勃利康 (Caupolicán)，十六世紀中叶阿勞加諾印第安人的著名領袖，曾奮勇抵抗西班牙人的侵略。

急忙赶上来救他们的主人，把他那被压住了的右腿松开，挪他出来。庄园主摔了这一大跤，吓坏了，他有好几分钟靠着鞍子留在垂死的马匹旁边，几乎不知道在他旁边发生着什么事情。

当临死的牲口喉头发出血塞的声音，把头撞击着血染的草地的时侯，吉拉班经过一场寡不敌众的恶斗，已经被打翻，被扎扎实实地捆绑起来了。

女人们也参加战斗，咬着抓着那些进攻者。但是，当她们听到有人在喊：“扯下她们的披巾！把她们剥光！把她们剥光！”的时候，她们就离开了冲突的场所。

土著女人害怕这样的威胁，比害怕死亡还要厉害，这就使得她们离远了一些。但是，她们象中了魔一样一直都在拼命地咒骂着。

最初的混乱情景一过去，使板斧的人们就重新起劲地开始工作。茅屋的木架子被砍倒之后就倾塌下来，火坑里的火点燃了茅草盖的屋顶，不多久就把容易燃烧的茅棚烧成了一团大火。

小屋子被拉倒以后，又来了一幕使农民们大为开心的景象。一直躲在屋角里的皮雁一听到屋顶崩落的声音，就箭一样地从它藏匿的地方钻出来向外奔跑。普卢顿在后面不远紧追着它，眼看就要赶上。但是，逃跑的狗给骑手们围住了，只能够折回头来再跑；它好一阵子闪开了追它的大狗，最后一跃跳到一个大树桩上躲起来。普卢顿达不到目的，就开始围着树桩蹦跳。那孩子看到这个情景，就怒气勃勃地挺身而出，高举起棍子跑上去保卫那同他一道嬉戏玩耍的伴侣。那条大狗遭到这突然的进攻，就回转头来对付那小孩，一口咬住了他的膀子把他拖翻在地上。几个骑手急忙赶上去救他，但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到那儿，皮雁就离开了躲藏的地方，朝普卢顿扑去，咬住了它的耳朵。

当母亲把咬伤了的放声号哭的儿子拉到怀里，试图使他安静下来的时候，两条狗的打架吸引了农民们的全部注意力。那条肥壮的猎犬狂暴地摇着它的大头，想擒住它的对手，但是尽管它拼命挣扎，还是达不到目的。皮雁懂得它所处的地位有利，就象钳子一样紧咬着牙齿。突然，那个耳朵象撕破的布一样被扯下了一部分；皮雁的尖牙里夹着血淋淋的一块肉。这场斗殴马上就结束了。普卢顿快如闪电，一下子就咬住对方的喉嚨，象扯烂布筋一样把它撕裂开来。从这时候起，这场戏就没有味儿了；农民们就散开来去干完他们到这儿来要干的事情。他们有的拨着火，让它把茅屋最后剩下来的东西都烧成灰烬；有的去拆掉篱笆，消灭了全部地界的痕迹。

堂科斯迈跌伤了腿，痛得不能移动，坐在草地上。他把光滑的护腿的牛皮套子解下来，用双手轻轻地揉着作痛的地方，不时地发出痛苦的呻吟。他的前面横躺着那匹马的白色的尸体。它伸长着颈子，四足都僵硬了。吉拉班在他的右面，而在远一点儿靠近树桩的地方，则可以看到一幅静止的景象：在皮雁的尸体的旁边，有一只蹲着的大狗的侧影，它在留神地看守被它咬死的瘦狗，准备只要它一复活就扼死它。

当拆毁篱笆的工作完毕之后，佃农们走近那匹死马，开始从它身上解下鞍具来。庄园主眼里含着泪，看着他们干这件事情。一条血河从那深深的伤口流了出来，漂亮的马匹横在一边僵卧着。它的死引起了农民们的悼惜，他们接连地说出一些感叹的詞句，称赞它的良好品质：

“白花是一匹多好的马儿哟！”

“它多柔顺哟！”

“它骑起来可顺啦！”

“唔，你想想看，如果不是它立了一功，我們可要給东家办丧事了！”

堂科斯迈听了最后几句话，就站起来命令他的管家：“何塞，把你的馬帶到我这儿来。”

当那位东家由他的僕人帮着重新跨上坐騎的时候，所有的眼睛都湿润了。他踏穩鞍鐙坐好，就把系在鞍桥上的套索解开。他把那捆繩索的一部分丢到一个年輕牧人的脚前，手指着吉拉班对他說道：

“安托尼奥，你去把他套起来。”

那牧人拿着繩子的一头走到俘虏跟前。当他弯下腰去要执行任务的时候，他突然产生了疑惑。

他决意停下来問道：

“套着他的頸子嗎，东家？”

“不，套着他的脚。”

但是，堂科斯迈在說过这句话后就把繩子收上来。他刚刚打了一个新主意。他很快地把繩子系了一个扎实的活結，一打好結子就斬釘截鉄地下了命令：

“松开他的綁！”

跟随着他的农民們頗为詫异地接受了这一道命令，他們中間有两个人立即照他的吩咐办了。吉拉班在松綁之后，就象弹簧一样把身子伸直。他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凶猛无畏地用目光扫視四周，目光中充滿了輕蔑、忿怒和仇恨。他找寻着他那茅屋原来的地方。当他看到一縷輕烟从一堆灰烬上升起，当他看到他的房子的残迹就是那堆灰烬的时候，他那野性的狂怒又重新爆发了。他象閃电一样朝近旁的一把板斧扑去，但是堂科斯迈看穩了这个时机，从后面准确地把那活結向他投去，恰好套住

了他双足的脚步。

堂科斯迈猛拉一下，就把吉拉班拉住，絆得他一下就扑倒在草地上。吉拉班感到他突然被拖着越来越快地在坚硬的地面上划过。

微微起伏的地面长满杂草，一直伸展到公路旁边，这个印第安人的身子就在地面上划开了一道宽宽的痕迹。

堂科斯迈用右手紧拉着繩子，騎馬走在前面，农民們分成两列在后面护从着他。太阳高挂中天，它那眩目的白光投射在原野上。騎手們的背后远远传来哭嚷声音，表示那两个女人在那儿。她們把孩子背起，奔跑着追隨在这一队人馬后面。

腹部挨地倒下的吉拉班，从一开始就有着一一种异样的感觉，感到他热爱的土地在离开他。这片土地以使他头晕目眩的速度从他的身体下面滑去，一路抓他扯他，残忍地勾伤他那横遭責罰的軀体。他疯狂地把手指甲插到地里去，希望把逃脫的土地扣住。他握紧的双手扯下一把把的草叶，手指在潮潤的地上留下一道道的长沟。但是这些都无济于事；田园越来越快地脫逃着，他的臉膛和身軀被杂草的柔韌莖蔓划得血迹斑斑、处处鱗伤。突然，他的眼睛看不見了，他的双手不再拉住沿途的障碍。他就象一段沒有知觉的木头一样，任憑人家用暴力摆布。他就这样被一股暴力蛮横地拖着离开了他的家；对这种暴力，他一点沒法抵禦。

有时候，一陣喧扰的叫声打破了寂靜：

“松口，普卢頓！放开他！”

原来那只被馬队的奔馳刺激得兴奋起来的大狗，正向那血肉模糊的一团扑过去，用它尖利的牙齿很快地一口口咬它。

堂科斯迈一下子勒住馬，回轉头来。他們这时已經来到了

泛滿陽光的塵埃飛揚的公路上。騎手們中間有一個下馬解開了繩索，还把吉拉班不動的身軀凝視了一會。

東家安安心心地卷着套索。他看到農民的那副樣子，就帶着譏刺的腔調問道：

“怎麼樣了，彼得羅，他是不是完蛋了？”

那個被問的人伸起腰來詼諧地回答道：

“他那兒會完蛋，老爺！這些魔鬼就象貓兒一樣，有七條命。”

這時候傳出了管家的聲音：

“你看看他是不是帶了些傷。”

“他什麼傷也沒有，就只是擦破了幾塊皮。但是，他就象帶上了套索還橫蠻不馴的小野牛一樣，現在正在裝死。不信的話，只要我們把他獨個兒留在这里，他准會爬起來象野鹿一樣溜跑。”

彼得羅為了要證明他所說的話，就改變腔調肯定地說：

“老爺是不是要我賞他一頓鞭子，託他站起來？”

堂科斯邁剛剛卷好套索，想在他的僕從面前做出寬容的榜樣。吉拉班罪行重大，在他看來處罰都是很輕微的，但是他要向他們顯示：他雖然嚴格不苟，但在某種場合也知道表現自己的寬宏大度。

他對這印第安人僵死一般的身体凝視了一下，然後用和解的聲調向手里握着鞭子等候着的農民說道：

“姑且託他去吧。他暈過去了，抽他鞭子他也感覺不到的。”

他接着就帶轉馬頭，沿着漫長的帶紅色的公路疾馳而去。

吉拉班好幾天象游魂一樣，在莊園的四周徘徊。堂科斯邁

已經对他的佃农們下了命令，告訴他們說，如果吉拉班敢走进庄园来的話，他們就得用鞭子把他赶出去；但是，由于那土人总是呆在禁区的外面，一直都还没有这样的机会。人們看見他整天躺在草地上，或者蹲在树下，脸孔总是对着小山崗，对着那片从前属于他的、可是現在他已經不能置足了的土地。

有一天早上，朝阳刚刚升起，堂科斯迈刚刚爬下床来，佣人們就通报說他的管家来了，他就立即把他叫进他的房子里。那老管家的脸上有着掩盖不住的喜色。他走近庄园主，咕咕囔囔地說了几句話。

堂科斯迈一听到他开口，就一下子站起来，眼瞳閃閃发光地問道：

“你这消息是不是真的？”

“是的，老爷，这是千真万确的，您不用怀疑。”

一会儿以后，主僕两人就縱馬奔馳在牧場上，一路还在很快地交談着：

“那么，他是死掉了？”

“唔，老爷，他死了。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在睡覺……我抽了他几鞭子，看他一动也不动，我这就下了馬……”

当堂科斯迈走上小山崗的时候，最初进入他眼帘的就是复盖他馬塚的那堆黄土，这就使得他对于那杀馬的人的仇恨复苏起来。馬塚上面已經长上了强劲的草梗，数不清的鱗蟻在那儿打着白色的粘糊糊的沟沟。堂科斯迈把那坟堆看了一眼，就让他馬随步向茅屋原来所在的地方跑去。吉拉班的尸体就在那烧成了焦炭和灰烬的廢墟上面。它面朝着地，双臂张开，好象为了要保住那块土地而絕望地紧紧将它抱着一样。

庄园主作了一个手势，他的管家就下了馬，拉住死者的手把

他翻过来，同时自信地說道：

“老爷，我看他准是自己不吃东西餓死的。这些不信神的狗杂种可都是高傲得很！”

堂科斯迈嫌恶地避开不看那个死尸，然后心不在焉地凝望着眼前光輝灿烂的原野。原野正在苏醒，它那睡意犹浓的呵欠冲破了清早重重的烟霧。山谷、草原、小丘的弓形的輪廓和峽道的弯弯曲曲的黑綫，都在烟霧的空隙处显现出来。

堂科斯迈在馬鞍上把身子伸直，久久地尽目力所及环視四周。在寂寥的田野上，他再也看不到土著居民那不祥的圓錐形的茅屋了！他挺起壮健的胸部，深深地吸着从潮潤的沃土里升騰起来的清香。他已經在这片土地上灭絕了邪恶的种族，現在他的眉宇間洋溢着兴奋的喜色。

管家的衰老的声音突然打破了寂靜：

“老爷，我們怎么处置这东西呢？”

堂科斯迈作了答复。他的語調溫厚宁靜，是年老的管家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他說：

“你們去挖一个坑，把这具腐尸丢在里面……将来还可以肥田哩！”

“Inamible”

魯佩托·塔皮亞，外号叉脚老鼠^①，是區警察分局的一個三等警察，那天早上正在街上值勤。他挺直身子，在街心中間來回走着，臉上帶着正經嚴肅的表情，那是一個感覺到自己所處職位重要的官員的表情。

警察塔皮亞年紀三十五歲，中等身材，肥胖，健壯。他在他的同伴中間名氣很響。人家把他看做是挺博學的人，因為他把所有的警務規章條例都背誦如流，甚至还背得出一些他經常碰到的有關刑法的條文。他的莊重嚴肅的聲調，他談論事情的那種武斷而有力的語氣，他一舉一動之間故意裝出來的慎重和严厉，都有助於他博學聲名的增高。但是，當他口頭一時沒有合適的詞兒的時候，他那種伶牙俐齒的造字本領，要算他所有本領中間最為別出心裁和最為獨特的了。他所造出來的詞兒都非常生動悅耳，豐富了語言的寶庫，人們只要聽見一次，就不容易忘却。

叉脚老鼠穿着釘着鐵釘的皮鞋，在鋪着石塊的馬路上踏得橐橐地響，黃黑的臉上露出不滿意的神色。他被分派在一個車

• “Inamible”，西班牙文中沒有這個字，這是杜撰出來的，可以解為“吓殺人的”，也可解為“半死不活的”。

① 叉脚老鼠 (Guanén)，智利的一種大老鼠，脚叉開，這個字同警察 (Guardian) 音相近。

馬行人差不多沒有的区域。街道两旁种着树，水在树下的阳沟里流着。这些街道都十分寂靜，要想出人不意挑出个犯規的事儿来，即使是一个頂小的岔儿，也都困难得很。这使他非常煩悶，因为他挺想在他上司面前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热心执行职务的人員，以便取得他好久以来就一心想謀到的伍长的肩章。突然，他背后爆发的一陣尖銳的叫声和笑声，使得他很快地回轉身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在人行道上跑着，一个年輕的小伙子右手拿着一条象是小鞭子的东西，跟在后面紧追。他們隔他还不到半个庫阿德拉远。叉脚老鼠認得这一对。女的是轉角那家商店里的女佣人，男的叫馬丁，是一个馬車夫。他早上把他的馬匹带到城外的牧場上去，让它們歇息一下，刚从城外回来。那女孩子叫着笑着，当她跑到她住的屋子那儿时，就跑着进去了。那追她的年輕人在門外停了一下，然后朝着警察走来，滿脸含笑地对他说：“

“你看那小坏蛋叫得多响！我还没有赶上去把这东西塞在她的脖子里呢！”

他举起手来給警察看，手里是一条被他抓着尾巴的小蛇，接着說道：

“这蛇死了，是我去放馬的时候在山脚下拾来的。你如果要的話，我就給你。你可以拿着吓那些打这儿过的邻居逗逗趣。”

但是叉脚老鼠不但沒有去拿跟他談話的人伸手給他的那条长虫，反而用他的大手抓住馬車夫的肩膀，告訴他：

“你跟我上局里去。”

“我上局里去！干嗎？为什么？你就把我逮捕啦？”一分鐘以前还是欢乐地开着玩笑的角色，这时却臉紅脖子粗了，又气憤又驚訝。

警察指着被他抓住的人右手拿着的那条死蛇，采取那种在

重要場合做作出來的樣子，板起臉，聲調严厉地對他說道：

“我抓你去是因為你帶了動物在街上走，”他說到這兒停了下來，遲疑了一下，接着就加重語氣說，“是因為你帶着Inamible的動物在通衢大道上走。”

那個小伙子拋開了死蛇，把它丟到陽溝的水里。不管他怎樣抗議和哀求，那位當局的代表還是堅持不變他所作出的決定。

他們來到警察局，在桌子前面打瞌睡的警官老大不樂意地接見了他們。他的一個朋友在晚上為慶祝自己一個孩子的洗禮請了客，他參加了那次宴會。由於睡眠不夠，由於在酒宴中灌下的老酒仍舊在起作用，他的腦子還是昏昏沉沉的，思想也還是胡里胡塗的。按照俗話的說法，他的腦袋就好比是一鍋子蟋蟀那麼亂噓噓。

他打過呵欠，在椅子上伸了伸懶腰，就把身子坐直，氣憤地掃視着這兩個在不恰當的時候撞進來的人，拿起筆來開始在記事冊上作些必要的記載。當他寫上了被捕的人是否結婚、年齡、職業等等後，就停下筆來查問：

“魯佩托，你為什麼抓他呢？”

那個被問的警察就象對自己所說的東西滿有把握似的，準確而又迅速地回答道：

“因為他帶着Inamible的動物在大街上走，檢察官。”

他伏到本子上，可是立即就把筆停住了，打算問一問塔皮亞這個他第一次聽到的字是什麼意義。但是他想了一下，就不開口了，如果那個字用得恰當的話，那麼他的無知就會使得他在下級面前損害自己的威信。他有一次就曾經指正過這個人語言上的錯誤，後來卻發覺自己處於頗為尷尬的地位，出乎意料地證明錯了的原來却是他自己。不，無論如何要避免再發生這種丟

脸的事情，因为要是下级有理由来反抗上级的话，那么纪律的基本原则都会保不住的。另外，案子牵涉到的是一个马车夫，那个怪字无疑地是说拉车的马，也许这车夫在危险的情况下叫它们拉车了，天知道，它们也许是病了，也许是受了伤。在他看来，把事情这么解释倒是顶恰当的。他平静下来后，就向那个犯人问道：

“那事情属实吗？你有什么意见呢？”

“先生，事情是属实的，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不许可的。”

这个回答似乎证实了这个字用得恰当，这就打消了警官的踌躇。他写完了以后就立即命令那个警察道：

“把他押到牢里去。”

一会儿以后，罪犯、捕他和的人和警官都来到了警察局长的前面。这位官员刚刚接到市政府来的一个电话，正急着要出去。

“报告写好了吗？”他问道。

“写好了，局长。”那位警官一面回答，一面把他右手拿着的那张纸递给他的上司。

局长高声地念着。当他碰到那个不认识的字的时候，他就停下想问问它怎么讲，但是他并没有把问题提出来。那种害怕在下级面前显得无知的心理封住了他的嘴。不管怎样，做上司的威信总是得顾全的。接着，他想到报告是警官亲笔写的，这就使他放心了，因为警官可不是一个新手，而是一个懂得门道的行家。他如此有把握地把那个怪字写在那儿，一定知道那字怎么用。这个最后的论点在局长看来是毋庸置疑的。他准备留待以后再去看字典来弄清楚这件事情，当时却面对着罪犯，开始讯问他：

“唔，你有什么说的呢？你说他们讲你犯的罪是真的吗？”

“局长，那是真的，我并不否認，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不許可的。”

局长聳了聳肩膀，在公文上签了字，交还给警官，对他下了命令：

“把他带到法院里去。”

因为庭长生了病，一个嘴上沒毛的年輕法官代行庭长职务。他在审判厅里高声地讀过报告以后，略微想了一想，就审問犯人：

“这上面說的都屬实嗎？你有什么要为自己辯护的呢？”

被捕的人的回答还同原来一样：

“老爷，是有那么一回事，可是我并不知道那样作是不許可的。”

那法官作了一个手势，似乎在說：“唔，我懂得你要的这一套；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說的。”他拿起笔来在警察局的公文下面写了两行字，接着就把它交还那个警察，同时严厉地瞪了罪犯一眼，說道：

“坐二十天牢，或者是罰款二十比索。”

叉脚老鼠走回警察局办公室的时候，那位警官正在一本記事册上記錄什么东西。叉脚老鼠走近桌子旁边，說道：

“檢察官，那犯人坐牢了。”

“是法官判的嗎？”

“是的，法官判他要么坐二十天牢，要么付二十比索的罰款；可是他的車子坏了一根弹簧，好几天他都拉不了活，因此也就付不起罰款。今天早上他把他的馬都放到牧場上去了。”

那个警官的脸上露出了惊讶慌亂的神色。

“但是他如果没有駕車，又怎么能够违反交通規則呢？”

“交通規則同这个案子完全不相干，檢察官。”

“那怎么可能！你不是說过什么动物来着……”

“对呀，可是我說的是Inamible的动物呀，我的檢察官，您知道Inamible只有三种，那就是癩蛤蟆、蛇和壁虎。馬丁从山上帶了一条蛇回来，拿着在大街上吓人。按照我的职责我得把他押起来，我就把他押起来了。”

那个警官感到如此惊愕慌张，以至于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什么地咕囁道：

“Inamible，为什么它們是Inamible的呢？”

叉脚老鼠狡黠的脸上显露出十分詭异的表情。他在造一个字的时候，他并不把自己看做是那个字的創造者，而是誠心誠意地認為那个字原来老早就存在在語言中間的；如果其他的人不認識它的話，那完全是由于他們无知的緣故。因此，他就帶着优越感和驕傲自滿的神气回答道：

“癩蛤蟆、蛇、壁虎都吓人，当人們突然看見它們的时候，就会吓得魂飞魄散，所以就管它們叫Inamible，檢察官。”

当那間屋子里只留下那官員一个人的时候，他就絕望地摊开双手倒在椅子上。他吓昏了。他不加审查的就接受了那个該死的字，真是干得漂亮；而当他証实了由于他的錯誤而引起的这次要命的监禁，他的惊慌也就不断地增长。他明明看到他的局长上司本来要問他那个字的，話到了口边，却没有問，无疑地他是信賴了写报告的人的才能。慈悲的上帝哟！要是那个鬼花招被揭穿的話，那会是一桩多大的灾难呀！說不定它早已被揭穿了，因为这个什么字典上都沒有的字，在审判厅上一定已經引起法官和他的秘書的注意。要是給經常攻击当局的地方报纸《标枪》的

編輯知道了，這是一樁多妙的丑聞呀！他好象已經聽到詭譎的評論，聽到評論中間對警察當局的百般揶揄了。

他推開椅子，站起來，心神不定地在辦公室里踱着步子，想要找一個辦法來把那樁干壞了的蠢事遮掩過去，他以為只怪自己愚蠢，才出了那樣的差錯。他突然走近桌子，把鋼筆蘸了墨水，在攤開的記事冊上剛記載下的這樁事情中間，找到那個把他攪亂了的字，洒下一大滴墨水。他小心地把這滴墨水塗住了這個字，然後帶着滿意的神氣欣賞他的傑作。現在那個該死的字被塗得看不見了；但是這還不夠，警察局的報告上面也要來這麼一手才行。幸亏他運氣好，因為監獄長的文書是他的表兄弟，湊巧監獄長病了，當時只有他的親戚一人在辦公。他不浪費時間，立即就動身走到了離警察局不遠的監獄那邊。他第一眼看到的的就是那份倒霉的報告，它放在壓公文的夾子下面，擱在桌上。他的親戚出去給看守下達某種命令去了，他就趁他暫時不在的機會，用墨水塗掉了那個由於他不留心而傳開了的字。一口寬心的長氣從他的胸中吐了出來。危險總算是擋開了，往後那文件碍不了什麼事，也不能引起什麼不良的後果了。

當他打算回到警察局去的時候，他心里猛然記起了那馬車夫，臉上也就給不愉快的陰影罩住了。他忽然停下來咕嚕道：

“我要是那麼辦的話，那就什麼都妥貼了。”

同時，警察局長也沒有忘記在那份他簽了名和接受了的文件上寫着的那個怪字，當時他因為心里有別的大事情，就把那樁他認為本身無足輕重的案件放在次要地位了。但是往後一想，他的心里產生了一種模糊的恐懼，而當他看到字典上並沒有那個可疑的字的時候，這種恐懼也就顯著地增加了。

他打定主意要弄清楚那樁事情，就不浪費時間，立即朝警官

的办公室那边走去。但是，当他从里面通过一条走廊来到门口的时候，他看到叉脚老鼠走进办公室去了；他是刚从监狱里回来报告交付给他的任务的完成情况的。因此局长就一字不漏地听到了警察和警官的谈话。他又是惊奇又是愤怒，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动弹不得了。

警官出去以后，他就进去走到桌子旁边，检查那本记事册。涂抹了这个可恶的字的那片墨水痕迹，特别有效地镇定了他激动的心绪。当场他就明白他的下级这时候一定是到监狱那边去了，去把那份他在不利的时辰签了字的该死报告同样来这么一手。由于问题十分严重和需要立即加以解决，他打算亲自去查明，究竟消灾解难的墨水团是不是把悬在他头顶上的威胁除掉了。

警察局长从监狱长的办公室里出来的时候，脸上挂着平静的微笑。现在是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了，险恶的风已经吹过。他走过走廊的时候，远远地瞥见了铁窗后面的一群囚犯。

他面部的表情变了，变得严肃和沉思起来。他想，那件讨厌的事情还得料理一下才行。办法也许并不难找，因为他已经在细声地咕囔着了：

“那就是我要办的事情，那么办了就什么都解决了。”

那天，法官离开法庭比平常要稍微早一点。他到家的時候，在門口碰上了叉脚老鼠。这个警察被分派在法官門前第一班站崗，正威威武武地站在那里。法官一看见他，就记起了警察局的报告上的那个怪字。对他来说，它的涵义是一个不可解的谜。字典上没有那么一个字，而且尽管他极力回忆，也还是一点也记不起有过那样的一个字。

他因为好奇心的驱使，就决定巧妙地问问那个警察，用间接

的方式探究一下那桩事情的线索。他回答了警察的敬礼以后，就和藹地微笑着对他說道：

“你对惩罚那些虐待牲畜的人那么热心，我真要祝贺你才行。世界上真有那种挺野蛮的人，我说的是那个马车夫，那个人无疑是因为叫受了伤的馬匹或者衰老的馬匹拉車，上午才叫你抓起来了。”

法官这么說的时候，叉脚老鼠的脸色就慢慢地改变了。他那谄媚的微笑和恭順的面容消失了，露出了颇为傲慢无礼的神情。然后，他用听得出来的奚落的語調，把事情的真相叙述了一遍，重复了他在警察局里向警官說的那些东西。

法官很不容易地保持着严肃的样子听完了那番話。他走进了屋子，就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但是他記起了那个由于一桩假想的罪行而被他送进了牢獄的馬車夫，这就立刻开心不下去了。他坐在他的写字台旁边，挖空心思想了好久。突然，他好象对一个棘手的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低声說道：

“唔，无疑这是这种情况下所能采取的最好的办法，最实际的办法。”

馬車夫在他被捕的第二天，被帶到監獄长面前。那个官員交給他三封信，信封上都用打字机打着：

“煩監獄长先生轉交馬丁·艾斯科巴尔。”(这是被捕者的全名。)

他打开信封，看見每个信封里都有一张二十比索的鈔票。这几封神秘的信里都没有一个字。監獄长指着錢微笑着对犯人說道：

“拿着吧，朋友，这是你的，是属于你的。”

罪犯拿起两张鈔票，让第三张留在桌上，說道：

“这是付的罚款，监狱长先生。”

一会儿以后，马车夫马丁走到大街上。他心爱地瞧着那两张钞票说道：

“我用完了这些钱以后，就再到山上去抓 Inamible 的动物来找叉脚老鼠。嘿！第二天我的袋子里就会有三张这样的钞票了。”

永恒的雪花

她过去的回忆已经很模糊。有一天，这片小羽毛般的雪花在高耸的山巅和戴着冰冻白帽子的峰顶上空飘荡。一阵狂风把她推得粘住在一块岩石的棱角上面，刺骨的严寒一下子就把她凝结在那儿了。她被禁锢着在那里度过了悠长的岁月。因为被迫不能动弹，她感到非常烦恼。她十分羡慕那飘动的云彩和飞翔的山鹰。当太阳冲破笼罩着群山的浓雾出现时，她就用细细的颤抖的声音哀求他：

“哦，太阳爸爸，把我从这囚牢里搭救出去吧！让我恢复自由吧！”

她这么叫着，终于打动了太阳的心。有一天早晨，太阳就用一根光线去撞她，她包含的分子一接触到太阳光线，就颤动起来。一线极甜蜜的热力透过她的全身，使得她不再是僵硬不动的了。她象一颗又细又圆的珍珠一样滚下陡坡，一直滚到一条小溪里。浑浊的溪水包着她，把她带着沿山坡倾泻，速度快得使她感到晕眩。她这样从一个瀑布滚到另一个瀑布，老是朝下落，直到最后溪水钻到一个山洞里，才突然停住。那一段时间漫长极了。现在她沉没在漆一般的黑暗里，就象经过一个巨大的滤水器一样，在山的胸腔内寂寞地流着，流着……

最后，当她已经认为她要永远埋没在黑暗里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她在一个岩洞的拱顶上露面了。她喜悦地沿着一根钟乳

石慢慢地往下流，垂在它的尖端上看了看她所在的那个地方。

这个在一整块岩石中劈裂出来的山洞，美丽极了。亮得出奇的天光照耀着它，使得岩壁呈现出谐和的云青和乳白的颜色，洞口旁边还有一小股水色透明的清泉。

虽然这所有的东西对她来说都显得特别漂亮，但是她发觉什么都不能同她自己相比。她晶莹纯净，象三稜鏡一样在太阳照耀下反射出各色光芒。她有时象一颗闪亮的钻石，有时象猫眼石或者蓝宝石，有时却又发着红玉或是碧玉的色采。

她充满着欢悦从钟乳石尖滑落下来，掉进泉水里。

突然，一阵轻轻的扑翅声引起了岩洞空寂的回响。骄傲的小水滴看到几只黑羽毛白肚皮的鸟儿落到泉水旁边来，正在啾啾唧唧地叫着——那是一群燕子。他们中间那些最幼小的，首先走了过来，伸长油光的脖子，愉快地喝水。大燕子们说道：

“喝吧，喝个饱吧，今天我们要过海了！”

从远山来的小水珠惊讶地环顾着她周围的同伴，她们好象是乐于让那些贪饕的尖嘴鸟喝下去似的。这些鸟儿一滴一滴地吸着水，喉头发发出有节奏的咯咯响声。

“她们怎么会这样呢？”她说道，“为了让这帮丑八怪鸟儿解渴，就去送死，这多么傻呀！”

她为了要逃避口渴的鸟儿，就缩紧身子沉到底下去了。

当她再浮起来的时候，这群燕子已经展翅起程了。远远望去，他们就象无垠蓝天中的一个隐约的斑点。

“他们去寻找海去了，”她想，“海是个什么东西呢？”

想离开这儿出去漫游世界的希望，又一次擒住了她。她在这泉水里团团转着，想找一条出路，最后终于在青石槽底找到了一道小裂缝，一綫清水沿着裂缝慢慢地流出去。她快乐地投到了

水流里。因为山泉渗入，水流不断地涨大，落到山谷里的时候，终于成了一条美丽的、清澈晶莹的小溪。这样的旅行是多么愉快哟！溪流的两岸给浓密的象织锦一般的花丛遮住了。紫罗兰、铃兰、灯心草、百合花，都倾侧过来瞧着这道流水，同时仿佛卖弄风情一样摆动着她们的粉蕊说道：

“小溪，你的甘露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叶瓣的色采和花萼的芳香，我们的一切都全亏你。请你在这儿稍稍停留一会，来接受你心爱的花儿们的敬礼吧。”

但是小溪还是不停地流着，并且喃喃地答道：

“我不能够停下来，陡直的土地和倾斜的山坡在催促着我。可是我劝你们好好用根把水吸饱，因为太阳已经排开云雾，今天他会洒下一阵雨一般的火花来的。”

花儿们听从了劝告，就在地下伸长她们的根鬚，一股劲儿地吸着清凉的溪水。

从水源逃来的小水珠沿着溪岸流着，她想要浮到上面来更好地看看风景。当她滚过一块石头的时候，她突然被石缝里钻出来的一枝小根挡住了。一朵花瓣已经不鲜艳了的紫罗兰从她茎上弯下来，对经过的小水珠说道：

“我的根已经两天没有碰到水了。我的命不长了。如果没有一点湿润的话，我今天就一定会凋谢。慈悲的小水滴啊，救救我的命吧！我会把你变成蝴蝶吸采的花蜜，或者把你化成美姬的香气，在空中发散。”

但是，受到请求的对象却赶忙溜开，轻蔑地回答道：

“把你那花蜜和香气统统收起来得啦。我连身上的一小点儿都不会给你。我的命比你的要有价值一些。再见吧！”

她沿着繁花似锦的两岸轻浮地滑动着，打着滚。她避免跟她

不乐意的一切接触，让花根和鸟儿都挨不着她。她也小心不去通过群集在潭水里的鱼儿的鳃帮。

突然，蓝天，太阳和所有的景色一下子都隐没不见了。小溪再钻到了地下，在黑暗里不知又朝何处奔流。

被地下的急流卷带着的这个太阳和冰雪的女儿，深怕撞上一个看不见的挡道的东西，把她撞碎，就尽力地凝缩着自己。因此，当汹涌的激流平息下来的时候，她并没有受到损伤。但是她吓昏了，以至弄不清楚这一次放恣的奔流究竟是经过了一分钟还是一百年。

虽然黑暗异常浓重，但是她知道她是沉没在一层比小河要深得多的水下面，她在那水里就象一个气泡一样地朝上浮。她看到上面有一点微弱的亮光。那亮光不停地在增强，在一步步地排开着阴影。她象箭一样迅速地升了上来，还没有来得及看一看她周围发生的事情，就已经再一次出现在阳光普照的蓝天之下了。

那地方她看起来是多么奇妙哟！水平线一望无垠地伸展开去，没有树木也没有丘陵山岳的阻拦。

四面八方，一片汪洋大海象在巨大的钳锅里溶解了的绿宝石一样，一直伸展到最遥远的天边。

小河里来的流浪的水珠，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大海里面了。当她在波浪上面打着瞌睡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黑影遮住了太阳。那是一只鸟儿，她的翅膀几乎擦到平静的海面，小水珠立即认出来，这是在山上水泉里饮过水的一只燕子。燕子也看到了她，扑着疲乏的小翅膀用微弱的声调对她说道：

“准是上帝把你安置在我的路途上的。口渴折磨着我，使我失去了力气。我落在我姐妹们的后面，几乎支持不住了。如果你

不让我喝了你来润湿我那干渴发烫的喉咙的话，大海就会是我葬身之处。要是你答应我的请求，那么我就还能够飞到岸上去，春天和幸福都在那边等着我。”

但是，那孤独的水珠却回答道：

“如果我消失的话，那么太阳为谁发光，星星为谁照亮呢？就连宇宙也没有再存在的理由了。你的要求真是荒谬可笑得很！散发着咸味的大洋被我的美丽迷住，已经娶我做媳妇了，我是大海的女皇！”

垂死的鸟儿苦苦哀求着，围着残忍的水珠打着转，但是都无济于事。最后她终于气力使尽，就落到波涛里去了。她挣扎着飞出水面，但是她的打湿的翅膀支持不住了。她还想飘到咸味的凶险的波浪上来，作了一番短暂的搏斗，随后就永远沉没在浪涛底下了。

她消失以后，小淡水珠就象宣判一样严肃地说道：

“瞧那喝空气的流浪的黑鸟多么猖狂放肆哟！她真是罪有应得！”

已经升上天顶的太阳，将他永久不灭的大火团的热光倾泻在大海之上。在水面上飘荡的、懒散大意的小水珠，突然地感到一阵灼热。她还没有来得及提防，就变成了轻轻的水气，在稀薄的空气中朝上浮，一直高入云霄。一阵风吹来把她卷着经过大洋的上空，到一处她又看到了河谷、丘陵和山岳的地方降下。

一片云雾用它的白色帷幕罩住了广阔的枯旱的原野。她沉没在云雾中间，只听得地面上升起一片喧腾的充满了太空的求救声。那是花草们在哀鸣：

“哦，云儿哟，给我们水喝吧！我们要干死了！太阳在烤炙着我们，我们的根在烧焦的土地下面找不着一丝水气。如果你

連一陣小雨也不下的話，那我們就会枯死的。天上的白云喲，下雨吧！下雨吧！”

云兒們充滿了憐憫，就凝縮成細細的水珠，給干旱的原野下了一陣大雨。

但是，被太陽蒸發起來的同樣浮在雲霧里的水珠兒，却說道：“在藍天上面任性遨遊，比起同土塊混在一起變成泥漿來，那可美得多了。我可不是為了變成那樣而生的。”

她盡量把自己漲得稀薄，把云兒拋在下邊，高高地朝天頂升騰。但是正當她在入迷地觀賞着廣大地面時，海上刮來的一陣大風却把她卷到了一座高山的雪峰上空。她還沒有來得及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就已變成一片輕如鵝毛的小雪花，落到山頂上，立刻凍結在那里了。

一陣說不出的恐慌和悲哀擒住了她。她又來到了原來出發的地方，只听得旁邊發出來一些索索的聲音：

“上帝寵愛的雪花中間的一片雪花，今天又回來了！她沒有為花粉、香氣和露珠浪費過一點東西，憑這個，就應當占據崇高的席位。我們厭惡那種粗俗地改變自己形象的事；作為至高無上的美的象征，我們的使命是處在永不改變和永不達到的境界，在時間和空間之中永存。”

但是，痛苦悲傷的小囚犯却並沒有听那山上的聲音。她感到徹骨的寒冷，就轉向天邊的太陽哀求道：

“太陽爸爸喲，您發發慈悲吧！還給我自由吧！”

但是，熱力達不到那兒的太陽，却回答她道：

“我對永恒的雪花是什麼辦法也沒有的。為了她們，我雖然起得更早落得更遲，但是我的光綫就象射在承住她們的花崗石上一樣，是不能把她們融化的。”

大杂院里

两排房子中間，有一块寬十五米长四十米的空地，空地上交叉地牽着一些鉄絲和繩索，上面晾着各式各样的五顏六色的衣服。这些房子的外表都髒得很，一看就可以知道房东是个既懶惰又貪財的家伙。

这些房子相互之間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它們都只有一扇門，沒有窗子，只是在門上面打了几个窟窿，透透空气。

工厂里的工人和打短工的工人，是这儿的房客。最大的一間房子面朝大街，由当門房的或者說是当管家的女人占着。她奉命担任收房租和辞退房客等等重要工作，特别是辞退那些老不付房租的、那些不看重她代表房东的权力而不肯奉承她的人。

八月間，一个寒冷的大霧蒙蒙的早晨^①，衣衫襤褸的妇女和儿童都在門口探头张望。外面院子里有几个洗衣妇，弯着腰在肥皂水盆里槌打衣服，赤露着的双臂冻得发紫。

突然，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从一間房子里跑出来，一面跑一面尖声怪叫。一个女人紧跟在她后面，气冲冲地叫喊她：

“站住，死丫头，我叫你站住！”

但是，这个灵巧活泼的小女孩在充塞院子的水盆、木桶、水缸和其他各种什物中間穿过，很容易地就躲开了她。

^① 在南半球的智利，八月是冬天，天气很冷。

那女人知道追也白費气力，就放过了她，走回房去；但是在进房之前，她还吓唬着逃脫的小姑娘：

“小鬼头，我要是抓到你，看我会不重重地搥你一頓。”

挨罵的小姑娘歪起她黃褐色的臉，对她作了一連串鬼臉，表示她对这种威胁可毫不在乎。

那女人进去的那間房子，里面滿是家具什物。房中間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鋪着一块很旧的漆布。靠牆有两张堆着被褥的小鉄床。盛着草灰水的水桶，繫成一团团的衣服，各式各样的罐罐罐罐，这儿那儿堆滿一地。近門的地方有一个分成小格的大鸡籠，里面养着几只斗鸡。

女人的名字叫薩比娜；她一回进房来，就重新开始燙衣服。那小鬼貝塔的調皮搗蛋，使得她发了火，她就是为了要处罰她才把手上的活停下来的。但是这时候她背后又爆发了几声急促猛烈的哭叫，迫使她回轉头来含怒地說：

“阿依达，你又在惹小妹妹了？”

“沒有，媽媽，是她自己不要吃奶。”

两个小女孩坐在地下的一个袋子上。大的那个九岁，明亮的灰色小眼睛和黃褐的圓臉。她右边的一个大箱子上擱着一杯牛奶，她就一勺一勺地在給那个小的喂奶。小的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常常发脾气，不吃奶，扑打着小手掌不耐煩地哭叫。

碰到这种时候，母亲总是說：

“牛奶太燙了，让它凉凉吧。”

阿依达呆板地照吩咐办事。她吹着杯子和勺子里的奶，在喂妹妹之前自己还先試一試。这一試就是那小家伙急躁发火的原因，这是薩比娜沒有注意到的。因为牛奶給她一試，落到那飢餓的小嘴里的就剩下了一半；有时候小家伙看到勺子从杯子里

舀出来的时候是满满的，但到喂她时却只剩下几滴了。

她对这种欺詐既不能阻止，也不会揭发，只有放声哭鬧。她虽然已經滿三岁，但还是咿咿呀呀地說不清几个字。她的孱弱的小身体为严重的軟骨病所苦，現在还不能在地上爬动。她的母亲缺乏知識，教她走路沒有效果，就把她骨骼軟弱的病看成是她自己不愿意站起来走。

因此，每逢有人問她：

“大嫂，阿丽达現在还不会走路嗎？”

她总是回答道：

“是呀，这小家伙就是不愿意走路。”

“大嫂，她不会是癱了腿嗎？”

“不会的，要是你看到她发脾气时那踢脚的劲儿，那才不象是癱腿的人哩！可是你要把她放下来让她站着，她的腿肚子就軟綿綿地松下来啦。这个小畜生老爱揪住人不放，我真正是要拿鞭子抽她才能够把她摆脱开。”

这一席話和說这話的腔調都叫人体会到她对她那小女孩压着不輕的怨恨。那孩子尽管岁数那么大了，但还是象几个月的娃娃那样够她煩的。

洗衣妇薩比娜还很年輕，頂多不过二十八岁。她身材不高不矮，皮肤暗黃而发黑，脸色憔悴；深灰的眼睛里含着愁悶的神色。她不知疲倦地干活，大清早一爬起来就忙个不停。她的丈夫是面包师，虽然一个星期的工錢有四十多个比索，但总是只把很少的一部分留給家里用。

因此，这个母亲和她的孩子們——三个男孩和三个姑娘——生活就非常艰难，非常穷困，她自己拚着命干活，也还是不能輕松多少。

丈夫奧諾弗勒不喝醉酒的時候，這一家人的日子還勉強可以將就。他們就拿他每天給的那兩個比索來填肚子。但是這種平靜的日子總不會太久；說不定在某一天，早上去等他們的爸爸帶麵包回家的大孩子，會空着手走進房來，說出那句象是宣判一樣的話：

“爸爸又喝醉了……”

從這時候起，這個母親就得加倍工作，日里夜里趕着額外的活，還得省下自己吃的來滿足這些飢餓的小嘴巴的虎狼般的食慾。這一群孩子老是不停地在她耳邊吵鬧着：

“媽媽，我要麵包，給我麵包，媽媽。”

燙衣服的活兒快要干完了。熨斗燙過還發熱的衣服，在床上堆成一座小山。從床上忽然傳來一個小孩微弱的哭聲，原來有幾件衣服滑下去一下子掉到他臉上，把他弄醒了。這時候，門口出現了一個高大男人的身影。他往房裡看了一眼，就開口問道：

“丹尼爾在哪裡？”

女人還沒有來得及回答，就有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很快地鉆到房裡來。孩子瘦瘦的身材，有着一張机伶的驕黃的臉。他音調略帶驚慌地說道：

“爸爸，我在這裡。”

那男人問道：

“你給了雞食嗎？”

“給了，爸爸。”

“水呢？”

“水也給了。”

那男人一面問，一面仔細地檢查那幾只雞，摸摸它們的喙

糞，看它們真的吃了食喝了水沒有，因為有一次孩子扯了謊，意想不到地當時就被他發現了。

這一次的檢查似乎使他感到滿意。他坐到雞籠旁邊，懷着莫大的興趣注視它們在籠子里來回走動，而丹尼爾則斜着眼睛瞅着他，偷偷地溜了出去。

麵包師三十五歲，身材高大，體格健壯。他是一個冷板板的不喜歡說話的人；當他喝醉了酒的時候，他的這種特性就表現得更加明顯。只有他喜歡成癮的公雞才能夠使得他的舌頭動起來。

由於他自己缺乏知識，所以他對子女的教育問題一點也不操心，單單給他們弄吃的穿的，已經是他一個挺大的負擔了；就是這副担子，他也經常不管家里人着急而任意卸下來。

這群沒有人管教的子，象野草一般地自生自長，從來沒有誰對他們那野性的、童稚而又早熟的心靈里由於遺傳而來的種種沖動加以約束。大孩子們生活在街頭，到要睡覺時才回家來。他們的父親一點也不關心他們，象凶神惡煞一樣地處罰他們，而就他們所犯的過失來說，他們幾乎總是不應當受到那樣的處罰的。這就斷傷了他們作子女的感情。他們在他跟前的時候，首先感到的就是恐懼，只要一有可能，就設法逃開。

至於說到母親，她經常忙這忙那，很少有可能關心他們。另外，她那純樸的心靈里充滿了各種迷信和各式各樣荒謬的偏見，因此，教育子女的方式也是乖僻的。她同她的丈夫相反，她要制止子女們的惡作劇的時候，只是限于叫喊一通，發出一陣並不兌現的威脅，這就使得她幾乎完全失去威信。孩子們明知不會遭到她的處罰，對她的責罵也就報以嘲弄，甚至對她無禮地加以輕侮。

有几分鐘，房子里一片寂靜。小男孩又睡着了，阿丽达用手支着身子在砖地上爬，爬到了薩比娜的跟前。薩比娜脸色通紅，一刻不停地繼續干她的活。

突然，貝塔象一陣龙卷风一样地闖进屋里来，她那八岁的頑皮哥哥里卡多手里拿着一把草在后面追她。这頑童一看见他的父亲，就立即停下来，脚后跟一轉很快地溜到街上去了。

貝塔哭嚷着告状：

“媽媽，里卡多拿蕁麻打了我的腿。”

奧諾弗勒站起来朝外面张望，但是已經瞧不見那搗蛋鬼的影子了。薩比娜放下烙鉄，走近小女孩問道：

“他为什么这样呢？你没有惹他嗎？”

“沒有。我們在一道玩。我做解蛋的母鸡；他要我伏在窠里不起来，就打我的腿啦。”

“那小流氓怎么会想出这么个坏主意呢？”

“因为巴勃罗說，伊格娜西太太就是拿蕁麻打她家的母鸡的鸡腿的。”

薩比娜尽管还在生气，也不由得笑了起来：

“让他去吧；我抓到他的时候，就拿鞭子抽他的屁股。”

然后，她記起了她們两个之間刚才发生的事，就一面用一块浸着醋的破布擦她女儿黄褐色的打痛的双腿，一面低声对她說：

“那是你做錯了。你不知道上帝看你听亲娘的話就要懲罰你的嗎？”

但是那小家伙腿上的灼痛这时已經減輕了。她急于要回到在院子里叫嚷得鬧翻了天的那群孩子中間去，並沒有听她母親的話，刚一擦完就跑出去了。

經過一陣沉默之后，那女人终于打破了这局面，开了腔：

“奧諾弗勒，里卡多光着脚，丹尼尔也快沒有鞋穿。我在杂货店里欠了帐。他們沒有鞋穿上不了学，学校里不收他們。你要是再不給他們买鞋子的話……”

她丈夫譏刺地簡簡單單地說出几个字，打断了她的話：

“你以为我总在印鈔票嗎？”

“你不印鈔票，可是你賺的也挺够，給家里的却只有那么一点。”

“我給得太多了。”

“那是因为你消遣，把錢都胡花了。前个星期斗鸡，你还不是輸了五十个比索。”

“胡說八道！我一个錢也沒有輸，我后来都贏回来了。”

那女人不相信地回答道：

“你总是来这么一套，可是你花在鸡上的錢，却連毛都沒有看見。”

“就算是这样吧……我的錢难道我不能花？难道在我喜欢的时候不能拿它来打水瓢？”

“你能够，能够，因为你压根儿也不把妻子儿女放在心上。”

“哼，你爱怎么說就怎么說吧。可是有人还給得少，却没有看見誰为了那个跟他們吵嚷的。”

“那是因为他们作牛作馬的妻子忍受了一切。如果給家里，一个子儿也使他們心痛，可是要是去寻消遣，錢就不值錢啦。”

奧諾弗勒不答腔了，他怒容滿面地站起来，离开了房子。

薩比娜沮丧地看着他出去。虽然經驗給她証明抱怨也是徒然，但她还是忍不住要吐吐怨气。很久以来，夫妻不和使得这个家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除了食物不够以外，衣服和鞋袜也都短少，孩子們沒衣服穿，赤脚露腿苦苦地挨着冻。由于做母亲的

只能稍稍減輕这种缺食短衣的情况，这一場斗争对她說来就越来越艰苦。但是，她跟她所屬階級的妇女一样，有着頑强而沉默的英雄主义的精神。在这場同穷困进行的处于劣势的斗争中，她的勇敢的心灵从来也沒有气餒过。

薩比娜干完了燙衣服的活，就抱起小孩来喂奶。当孩子慢慢吞吞地吮着奶头的时候，她痛苦地凝視着他那黃褐色的尖瘦的小臉。孩子虽然已經十个月了，但看起来还象不到半岁的样子。按照医院里大夫的診断，他患有腸胃传染病。但是，街坊上的大嫂大娘們却不同意这个意見，断定孩子得的是积食病，乱七八糟地用各种各样的草葯丹方来給他医治。孩子涂够了葯膏，喝够了倒胃口的湯葯，以他那一族人所具有的可惊的持續力，吊住自己的小生命，一天天一周周地在阴阳界上受折磨，使得他母亲非常担心。他母亲內心深处希望死亡赶紧結束它的工作来解脫他，但这种想法是連她自己也不愿承認的。

薩比娜把小家伙放到床上，就再来作家务事，忙着收拾屋子。但是活儿干到中途，就不得不停下来照顧一下小瘫子。这孩子有个掏墙洞挖泥土吃的老毛病，这时候又糊了一嘴。薩比娜打了她几巴掌，把她抱开。那孩子被打得放声大哭，但一会儿又突然安靜下来了。她在地下找到一个盛着和靛青的澱粉^①的桶子，就拿它在自己的头上脸上乱涂一气。她母亲又赶上去加倍地搥她摔她。老天爷呀，这是个什么样的小鬼呀！她給人添了多少麻煩呀！

薩比娜走到門口把阿依达叫来，指着那小鬼吩咐她道：

“你把她帶到那边去，看着她別让她吃土了。”

① 和靛青的澱粉，是漿衣服用的，使得衣服略带点蓝色，下次水洗时又洗掉。

貪玩心重的大孩子賭着氣接受了這個差使，把她的不樂意完全表現出來了。她抓起阿麗達的胳膊，重重地搖她，怒氣沖沖地說：

“你站起來呀，淘氣鬼！”

但是，她一看到母親擺起一副嚇人的樣子走攆來了，就攆起孩子逃開，並且報復似地嘟囔着說：

“我要把你丟到水溝里去，死討厭！”

因為中午快要到了，薩比娜就趁着這個安靜的時刻來準備午飯。當她一股勁兒地擦着勺子和盤子的时候，孩子們就都擠到屋里來，圍着爐子上煮得滾滾的鍋子团团轉。他們的爸爸不在，使得他們感到輕鬆愉快。他們本來是互相爭吵不休的，現在却平平安安地說着笑着，休戰了，不鬧了。

當這一鍋子肉菜湯從火上移到桌上時，房子里就籠罩着一片靜寂，好一會都只聽到勺子和盤子的響聲。丹尼爾和里卡多倚着桌子站着吃，阿依達和貝塔盤腿坐在地上吃。

薩比娜抱着阿麗達坐在桌子的一端，自己靜靜地在喝着熱氣騰騰的湯，同時也喂給阿麗達喝。她一直在想：奧諾弗勒是不是去喝酒了呢？自然，他沒有回來，是使人不放心的。她幾乎懊悔惹起使他不痛快的那場風波了。但是，如果她一點也不吭聲，如果她一句怨言也沒有，那麼他也可能認為這種沉默是對他所作所為的默許，那樣只會使自己落到更壞的境地。

不管怎麼樣，她知道她丈夫並不壞。他從來也沒有虐待過她，是他的朋友和同伴引他沾上惡習走到邪路上去的。

貝塔把空盤子伸到她面前，把她的這種想頭打斷了。

她一面再給她盛湯，一面頗為吃驚地說：

“你真是餓鬼投胎，喝起湯來就一刻不停。”

这小女孩咧开嘴笑着，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她踮起那双赤脚站着，急急地央求：

“肉我也要。”

“不，肉我待会儿再分。”

其他几个孩子也嚷着要肉。汤喝完以后，萨比娜把肉分成小块，给自己留下一块最小的。除了贝塔以外，孩子们都细嚼慢咽地延长着享受的时间，因为对他们来说，肉始终是稀有的美味，桌子上经常都是没有的。

阿依达细细地咀嚼着品味着，忽然看到一只小小的黝黑的手，伸到她的盘子里来。她还没有来得及提防，盘子里那块宝贝似的肉片就象闪电般地不见了。她发出一声失望的尖叫，就朝那小偷扑过去，在门口抓住了她。两个人就互相扭住，气势汹汹地叫着，开始了一场凶狠的殴打。

丹尼尔和里卡多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扭打着的妹妹们分开。阿依达哭着吊住不松手，要再扑上去，挑起这场冲突的贝塔却把两手操在背后，什么也不怕地挺起身子站在屋子中央。萨比娜问她把抢走的肉放在哪里。她那黑色的小眼睛闪闪地发着满意的光采，舐了舐嘴回答说：

“吞掉了。”

为了缩小事态，她接着说道：

“那只是很小一块，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她伸出右手来，把拇指和食指分开比划着。

阿依达哭着反驳她道：

“不是这样，你把肉抢走的时候，我才开始吃！”

如果萨比娜不把留给自己的那一片肉给了黄脸的小女孩，她准会唠叨得没个完。丹尼尔看到他母亲由于这两个好吃鬼的

緣故而自己沒有吃上肉，心里感到老大不舒服。

这时，阿丽达已經在母亲的怀抱里睡着了。母亲愁悶地凝視着她那畸形的小身体和她弯弓般的双腿，慢慢地受到一种深重的郁抑情緒的侵袭，泪珠儿开始从眼睛里迸出来，悄悄地一顆跟着一顆沿着她微俯着的脸上滚下。她看到她的孩子这样軟弱无助，她相信这孩子下肢的瘫痪也許已經沒有救药，无可挽回，不禁伤心起来。

突然，房子里传出一陣捫住的格格的声音，那是貝塔和阿依达用手捫着嘴在想要盖住她們那忍不住爆发出来的笑声。

薩比娜这种既不啜泣也不哀号的沉默的悲哀，在她們看来象是一场逗人发笑的哑剧。她們就带着喜劇式的严肃，夸大那痛苦的模样摹仿起来。

她們按捺不住笑声，就逃出了屋子。丹尼尔用忿怒的目光瞪着她們走开。他同他的妹妹們相反，眼睛潤湿了，心里感到沉重。他母亲无声的痛苦，使得他也异常难过。

他的童稚的心底蘊藏着很多良好的品質，那是他周围那种敗坏的有毒的环境所沒有能够拔除的。他有細致敏慧的觀察力，对生活中的事情有着超出他那小小年紀的經驗。他对由于他父亲几乎撒手不管而造成的家庭的窘迫情况，了解得相当正确；但是，他并不責怪他的父亲，在內心深处他还暗暗地羨慕他。从最幼小的时候起，发生在他周围經他看到和听到的一些事情，使他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看法：按照自然的規律，男人是不受任何約束，也不負任何責任的。他父亲花錢去找消遣和賭博，去喝醉酒，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都是男子汉干的事；当他想到自己也是一个男人，想到他长大后也可以来这么一手的时候，他就驕傲得直发抖。

但是，他非常爱他的母亲。他目睹她的困苦忧伤，总是恨自己没有长大成人，可以工作赚钱，来减轻她沉重的负担。

对萨比娜来说，她的大儿子的行为举止，就是她得到安慰的源泉，而那孩子也的确给了她很多的帮助。

有时候，她因病不能不卧倒在床，就由他代替她承担起差不多所有的工作，他上街买东西，做饭，照顾孩子。另外，为了使洗衣服的活儿不交迟，他就象有经验的洗衣妇一样，熟练地擦肥皂和搓洗衣服。

当这个没有受教育的孩子想办法要把他母亲从沉思默想中拉回来的时候，他的未经斧琢的心灵总是体贴入微，使她感动。这一次，他又想要使她摆脱这种抑郁的心情，就一股劲儿地洗着午饭时候用过的餐具和整理乱摊在房子里的东西。他在她面前来来往往，还偷偷地看她。

这个办法常常能对她起很好的影响，因为他这么不停地来来去去，结果总是能把这洗衣妇从独自出神遐想的情况中引回来。她猜到了孩子这么作的动机，因此他的这种行动，就使她感到愉快，使她心情舒畅。

这一回也象往常一样，这个巧妙的办法产生了效果。萨比娜擦干了眼泪站起来，走去把睡着了的小女孩放到给她当床的大木箱里。

她接着就再开始干活，把烫好了的衣服放到一个大柳条筐里。急于要打破沉默的丹尼尔就问：

“是不是现在就把衣服带到卢契塔太太那儿去？”

洗衣妇点了点头表示同意，那孩子就接着问：

“那么，我就去叫里卡多来帮我拿，好不好？”

“不要了，我自己去吧，我要去讨几家欠的洗衣钱。”

她看了看她身上穿的那件衣服，接着象是自言自語地說道：“哦，我就穿着这件衣服出門嗎？”

“还穿上那件黑的，媽媽，那樣……”

他沒有把話說完就突然記起來，几天以前，他自己已經把那件衣服送到當舖里去了。

薩比娜看出了他的窘迫、忧愁、失望的表情，就安慰他道：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孩子。如果你的爸爸还记得他有一个家的話，那我們的日子就不会过得这么苦了。”

洗衣妇在离开之前，預先吩咐里卡多和两个女儿看家，并特别关照他們要把那个有病的孩子和那个瘫了的孩子照顧好。每一道命令都附带有处罰的威胁：如果干了这样事情的話就得挨鞭子，如果不干那样事情的話就得挨棍子。

孩子們摆出一副适合于那种情况的面孔，装着对这些警告挺注意，表示在家里要規規矩矩。薩比娜看到他們这么乖，就答应給他們带些糖果餅干回来，这使得他們大为欣喜。

丹尼尔和他母亲两个人提着那一大筐衣服刚离开屋子，孩子們就开始商量挑什么最有趣的事儿玩。他們提出了几种游戏，最后大家都同意开鋪子，因为那游戏對他們來說好象最合适。

他們把搓板架在两个箱子中間当着柜台，阿依达作老板娘，跪坐在柜台后面。她立即开始零售业务，貨物是一个洋鉄罐里的几把砂。

貝塔和里卡多这两位顧客用小紙片做錢，交易按照老規矩办，顧客杀价錢，老板娘就吹她的貨是上等貨。

講价錢正講得起劲的时候，突然被打断了；瘫腿的阿丽达已經醒来，一声不响地爬到了柜台的旁边，抓起那准备好要出售的小包包就扯。阿依达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擒住她的胳膊，不管她

怎样号哭，就把她拖到最远的角落里一放，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原位上来。但是他們的喘息時間非常短，因为那小残废一会儿就爬过了那段距离，再度威胁着买卖的自由。

他們再把她带到那个角落，并且把房里所有的椅子和板凳擱在她的前面拦住她。但是由于那小囚犯还是可以越过这些障碍，他們的脸上就都現出了煩惱的神色。那老板娘可并不灰心，她采用了一个新办法，把小女孩抱起来带到墙壁旁边，指着那张开大口的墙洞甜言蜜語地哄她：

“你吃吃泥巴吧！吃吧，泥巴的味道可好哩！”

但是阿丽达固执地拒絕这行賄的計謀，掙扎着走近柜台旁边来，并以她自己的方式参加她哥哥和姐姐們的游戏。她的頑固劲儿激怒了阿依达。阿依达正要准备采取激烈措施，里卡多建議道：

“我們把她綁在床脚上好不好？”

当他在寻找繩子或另外可以用来綁人的东西的时候，他的眼光偶然落到还空着一格的鸡籠子上。他一看到它，就胜利地嚷叫道：

“我們把她放到这里面去。”

大家都同意了。尽管那小残废放声啼哭，他們还是把她塞到鸡籠那一格里去，把小門关上，紧紧地門起来。

小囚犯这一哭，附近格子里的公鸡就都着了慌，开始高声啼叫，狠狠地扑翅膀。囚犯和鸡这样大鬧起来，可把干这场恶作剧的孩子們吓慌了。他們想把这件事情糾正过来。但是，他們要打开这格籠子的时候，門門却拔不出来了。里卡多朝院子那边走去，想找块石头来敲它，忽然他退后几步吓得发抖地說道：

“爸爸来了！”

他吓坏了，一时沒有主意地站着。但是当他听到脚步声走近来的时候，就朝門口冲去，象閃电一样逃到外面不見了。

奧諾弗勒一会儿就走进了屋子。房里的这番景象，使他驟然惊愕得发楞。但是他随即怒气勃发，走近籠子，把小女孩拖出来，重重地朝地上一摔。惊擾的原因既已除去，那些公鸡就开始安靜下来。面包师瞧着它們，脸色气得发白。它們的羽毛扯落不少，冠子上沾滿血痕，张开着嘴在喘气。那样子看来真是可怜得很。

这时候，只有貝塔还在柜台后面忙碌地包着折着那些紙包，看来好象沒有注意到这场灾难。奧諾弗勒的火气还在上升，他对着貝塔大声問道：

“是誰把阿丽达放到籠子里去的？”

小女孩立即回答道：

“是里卡多和阿依达。里卡多溜了，阿依达躲在床底下。”

奧諾弗勒为了証实她的告发是否属实，就朝床底下张望。

“爸爸，在那儿，在那角上。”

面包师跺着脚，声色俱厉地命令干了坏事的孩子从躲着的地方爬出来，威胁她說，要是不出来的話，就要重重地加以处罰。但是那孩子不听他的話，他就气势汹汹地吩咐：

“貝塔，給我拿根竿子来。”

女孩子跑出去，差不多立刻就拖着一根长竹竿回来了。

“拿着吧，爸爸，拿这戳她。”

奧諾弗勒想使那根竹竿，但是对他來說，要爬到地上去是桩难堪的事情，这就使得他不打算干了。他放开竹竿說：

“貝塔，你来吧。”

黃脸女孩受宠若惊，快活地問道：

“让我来戳她吗，爸爸？”

“唔，你狠狠地把这小家伙捅一下，把她捅出来。”

再也没有什么好差使更适合这孩子的口味了。她紧握着竹竿的一端蹲下去，对床下乱戳乱刺。

但是，阿依达猛地一拉，把竿子夺过去了。贝塔还没有来得及闪避，胸口就给重重地戳了一下，朝天翻倒，脑袋猛撞在砖地上，撞得号啕大哭起来。

父亲正呆在龕子边观看一只公鸡。他走拢来老大不高兴地问道：

“怎么啦，号什么啦？”

“阿依达她戳了我这儿，嗚……嗚……”

这个新的捣乱惹得面包师大动肝火。他拿起竹竿来正准备要去惩罚那捣蛋鬼，门口忽然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唤他。

来拜访的是一个靠斗鸡吃饭的朋友，他是来向他提出一件有关他业务上的事情的。奥诺弗勒立即忘掉了他手头上的事情，转过来招待他的伙伴。

他们在鸡龕旁边商量了一会，没有耽擱多久，几分钟之后，他们就每人胳膊里抱着一只鸡走了。

面包师和他的朋友一走开，阿依达就离开床下躲藏的地方，到她的铺子那边去。那时铺子已给小残废占住当家，破坏得一塌糊涂了：纸包都已经拆开，砂子撒满一地。她刮了她几下耳光，把搓板拿下来倚墙搁好。

这时候里卡多又出场了，他一进来就探问消息。阿依达对他简略地说了一下经过的情形；两个人就软硬兼施，叫贝塔答应保持沉默，不让她们的母亲知道。

萨比娜回来后，眼光首先落在小儿子身上。那孩子同往常

一样繼續在昏昏沉沉地熟睡；这样的睡眠好些天以来就已經使得她心神不安了。然后，她問她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里卡多和阿依达回答着她的問題，夸說大家都很守規矩。薩比娜这就把答应他們带来的糖果餅干給了他們。

貝塔由于謹慎的緣故，受了奖，从她的哥哥姐姐那儿得了一片餅干和一小块点心。她把那点东西放肆吞掉以后，立刻就走到她母亲面前，指着她后腦勺开了腔：

“媽媽，我这后面起了个包包。”

里卡多和阿依达气憤地向她瞪眼，但她还是在哼哼唧唧。薩比娜用右手摸了摸她那肿起的地方，吃惊地問道：

“你怎么弄成这样子呢？”

“阿依达把我戳翻了。”

尽管两个被告矢口否認、吵嚷和威胁，她还是告发了把阿丽达关到鸡籠里去的那件叫他們担心的事情。薩比娜就象往常一样地大声叫嚷着，咒罵那两个干了坏事的孩子。他們两个小心地站在远处，想方設法要对那背信弃义的告密者加以报复和处罚，而他們也终于就在他們母亲的跟前这么办了。当里卡多从右面挨攆去的时候，阿依达就从左面上去，每个人都以意想不到的速度着实地劈头把那黄脸小鬼搥了一頓，打得她泪流滿面，放开嗓子大声地号叫。

洗衣妇赶出去追那两个逞凶的孩子，但是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她連看也沒有看到他們，他們已經很好地躲藏起来。

奧諾弗勒回来了一趟的消息，使得薩比娜稍微安心了一些，因为回来一次，就表示他的怒气已消，也許到了晚上会回家来睡觉。

她因为有这个希望而稍稍高兴了一点，就开始干新的洗衣

的活計。这个活她忙了整整一下午，一直到日落方才收工。

不多久，里卡多和阿依达就回来要面包了。他們对母亲講話的腔調既不溫順也不謙卑，而是气势汹汹地有着使喚人的意味。

“媽媽，我要面包，把面包拿給我，媽媽。”

洗衣妇身心交瘁，最后还是答应了他們的要求：

“吃吧，餓鬼！把什么都吃光吧！”

黑夜来临的时候，这一家人除了父亲以外，都齐集在房子里了。孩子們經過吵鬧打架之后，疲乏了，但还有点儿餓，因为面包早已吃完。他們一个接着一个地去睡覺。除了阿丽达的床鋪安在木箱里面以外，他們都睡在一张床上。丹尼尔和里卡多躺在一头，阿依达和貝塔躺在另一头。她們不象男孩子那样脫衣服，而是和衣睡下的。

薩比娜等她丈夫等得非常疲倦，也就上床歇息了。他丈夫的不在和她小儿子的病情这两件事糾纏着她，使她放心不下。对她來說，丈夫沒有回家显得有些情况不妙，而小儿子的病情在黄昏时候好象显著地恶化了。

当她刚刚开始入梦的时候，几下敲門的声音把她惊醒了。她起来开了門。进来的是喝得酩酊大醉的奧諾弗勒，他是由那个吃斗鸡飯的朋友送回来的，因为他自己已經站都站不稳了。洗衣妇費了好大的劲才帮他脫了衣服，侍他上床躺下。她把这件事情作完，已經疲憊不堪，然后就让她小儿子的脸挨在自己赤裸的胸前，不久就在醉鬼旁边睡着了。

在天亮之前，她就給肌肤上一种奇怪的冰涼的感觉惊醒了。她坐起来点燃了蜡烛，在蜡烛的光芒下，她証实她的小儿子已經离开人間死掉了。

她沒有落淚，也沒有哀號，只是長久地凝視着這張小臉，它以前曾經生氣盎然，而今却顯得分外安寧靜謐。孩子的一雙眼睛還是半開半閉，她就用食指輕輕把它們合上，蓋住了不動的雙眸，然後將蠟燭吹滅。在這黑暗復蓋着的房子里，這時發出幾聲輕微的嗚咽，而這聲音也旋即為醉漢打鼾的勝利的響聲所吞沒。

小天使

在納烏厄普塔山脉开始綿延、距海只有几公里远的地方，伸展着一片广大的丛莽地区。那儿有着高峻的山峰、深邃的峡谷和茂密的丛林。

在那儿，在那同傍海的狭窄的山谷里的村落都离得很远的地方，住着百十来个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山里人。他们唯一的活计就是采伐木材。他们把树伐倒，锯成一段段的木料，再用小车子推着运送到海岸旁边的煤矿场上去。

白天，无论是在山脚边还是在峡谷深处，到处都可以听到丁丁不断的、砍伐着成百年的橡树、林格树^①和桂树的斧声。

庄园上的一个监工，每个月都要从平原区上山两次，来查看这些伐木工干活多少，给他们计算工钱。他百般挑剔地检查一番之后，才发给每人一份工票，按照每个人的采伐量在上面载明他应得的工钱。伐木工人就拿这种工票当钱使，在庄园开设的店里购买维持他自己和他家庭生活的必需品。在这样的日子，总有些脸色憔悴、身躯半裸的妇女和孩子们，从散落在丛莽中的小茅屋里，从斧子劈开的空缺的地方，透过密林的缝隙胆怯地窥

• 智利的某些农村里，如果有一个幼童夭亡，农民们就认为他是被上帝召唤升天的小天使，要举行“小天使守灵礼”（Velorio del Angelito）。

① 林格树（Lingue），智利一种土生的树，属樟科。

望那监工的侧影。对他们来说，他是主人，是山区里至高无上的人物。

除了庄园主的商店以外，有工票的人还可以拿它在“火星子”的店铺里交换货物。那一家店正好座落在崇山峻岭的中心，它的老板火星子是一个强劲强悍的人，黑黝黝的脸，眼睛闪着狡黠的光芒。他过去是一个有名的偷劫牲口的贼，是潜伏在纳乌厄普塔山间的可怕人物，曾经在好长一段时间内把这个地区的居民弄得胆战心寒。

有一天，一个颇为轰动的消息在遭到这个强盗蹂躏的地区传播开来。人们得悉他已经洗手不干犯法的事，而体面地谋生活了。大家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他打了这个主意，因为当事人对这一点是绝对保守秘密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知道那是由于这个贼和当地一个最重要的庄园主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或者更恰当地说，订立了一项和平友好协定的缘故。按照这项协议，前者通过他在他同伙之间的权威和影响，保证后者庄园上牲口的平安无损，保证谁也不会去对它们打什么主意。作为提供这种服务的交换条件，他得到一小块土地来盖他的房子，而司法当局对他已作下的未了的案子也就马虎过去，不予追究。

为了要有效地执行这项协议，他需要同那一帮现在正作着案的以前的伙伴不丢掉联系，于是火星子的铺子就成了麇集于那个地区的偷劫牲口的盗贼们集会和藏身之所。司法当局并非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这贼的保护人颇有势力，影响非常强大，因此谁也不敢去惊动他。如果有某个警察官员被一些受害人的告发和叫嚷激怒了，因而决定要对那盗贼窝加以侦察的话，那么他很快就会得到他上司带威吓性的严厉的命令，叫他不要去惹那偷劫牲口的贼。

翻山越岭的行人，不管是骑马的、推车的还是赶牲口的，通常都要在火星子的店里停下来吃一顿东西、喝一点酒，或者是歇歇脚恢复赶路的疲劳。但是光显得最勤的是那些伐木工，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把干活换来的全部所得都花在那里。为了招徕顾客，店老板常用摸彩售货法推销食物和酒类，而在那种场合少不得还要来一阵子唱歌和跳舞。可是能使他获得最大成功的还是为小天使守灵的庆典。当山区里死了一个幼小的孩子时，他的父母就把尸首带到火星子的铺子里去。火星子给几个钱把那具尸首买下来留到埋葬的时候；从死到埋这段时间有三四天，这时，人们围着那小孩唱歌、跳舞和饮酒。宴乐连续不断，一直要搞到尸首腐烂，不得不立即掩埋的时候才停止。

十二月间某一个燥热晴朗的傍晚^①，火星子的店里在大肆铺张地搞一个给小天使守灵的盛典，店里面挤满了人。在铺面墙壁的那间房子里，有一个两岁小孩的尸首躺在一张铺满纸花的桌子上，旁边有四支插在空瓶子里的蜡烛照着他，他两手交叉着放在胸前的白色殓衣上。殓衣上面还有着玻璃珠子、缎带和用涂着琥珀的金属薄片做成的各种各样图形的彩饰。那套作殓仪用的衣服尽管使用得太久有些发黄了，但是由于它带着花样繁多和色彩富丽的装饰品，仍旧是火星子所引以为骄傲和大家所赞美的东西。

打从一大早起，竖琴和吉他的声音就没有断过。年老的面孔干瘪得打皱的女歌手们用长满着老茧的指头拨动着琴弦，尖声地唱着荣归天国的小天使之歌。板烟的烟雾和在捣固的泥土地上大跳其舞的人们所扬起的灰尘，把房子内的空气都弄得混

^① 在南半球的智利，十二月是夏天。

浊了。那间房子里装着这么一大群参加守灵礼的人，实在也是拥挤得很。盛着酒的大杯子，从这个人的手上传到那个人的手上。大家喝得越醉，也就越加兴奋，越加吵闹得凶。

如有什么地方爆发争吵，骚乱的声音迅速增高起来的时候，火星子就赶忙走到那儿去。只要他一到，吵架的人的怒气通常都会平息下去。他是那种使人害怕的暴烈人物，总是用铁腕来压制在他的屋檐下发生的骚扰。此外，他干的那些好事情给他赢得的名声也响得很，因此对他的粗暴谁也不敢发表什么意见，谁也不敢反对他在排解顾客们纠纷的时候所用的那种快刀斩乱麻的办法。

在那些参加祝典的人当中，有一个年青的伐木工，由于表现得欢欣活跃而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个儿不高不矮，一双绿眼睛和一头红褐色的头发，在太阳烤黑了的脸膛衬托之下显得格外显著。人家管他叫做雀卡俄^①，因为他学山里面那种唧唧喳喳小鸟的叫声学得象极了。他穿着粗布做的衣裤，上身少不得还披着一件织着绿色、蓝色和深红色条纹的斗篷。这个显得十分快乐的年青人是小天使的父亲。由于有这么一种身份，他享有某些为习俗所默许的权利。这种权利中间最重要项目之一就是喝酒不用付钱，而他确实充分地行使了这种特权。因此，当夜晚来临的时候，那个伐木工人因为灌多了酒，显然不象平常那样胆小和冷漠了。

由于酒醉，这原来孤僻而又沉默的人变得爱吵爱闹了。他那种挑衅的态度大大地破坏了宴乐的谐和气氛，店老板讨厌那醉鬼的捣乱行为，就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拖到大路旁边，一拳就把

^① 雀卡俄 (Chucao)，智利的一种鸟，毛黄褐色，传说叫声不群。

他打得人事不知地翻倒在那里。

当雀卡俄恢复知觉的时候，明月已經照耀在滿綴星斗的中天。他脸朝着房子坐了起来。乳白色的柔和的月光从天上傾泻下来，那所房子的蘆葦屋頂和泥墙浴着月光，模模糊糊地显露在他的眼前。

豎琴和吉他的声音，女歌手們嘶哑疲倦的歌唱声，划破深夜的宁静，引起山谷深处遥远的回响。

宴飲的地方换了，轉到了搭在屋后的凉棚里面。参加守灵礼的人围着用几个紙灯笼照亮的、粗朴的木桌，鬧騰騰地吃着喝着。火星子和几个妇女在忙着上酒上菜。

那喧鬧的声音和酒肉的气味，使得那伐木工昏沉沉的腦子清醒过来了。他回忆起刚刚受到的不公道的待遇，对一切终于都一清二楚了。他这就费劲地站起来，歪歪斜斜地朝着屋子那边走去。一种惊惧交杂的混乱的感情开始在他心灵深处滋生，支配着他推动着他朝前走。他靠着墙走，不弄出一点声音来，一直走到了供着小天使的房子的門口。他慢慢地推开门，把头伸了进去。房子里一片寂静，只是間或有蜡烛飞爆火星的細微的响声。蜡烛光照着躺着死孩子的桌子。那时候，热心的守灵的人們都已經不在那儿了。

伐木工尖起耳朵听着，还把房子的每个角落都审视了一番。凉棚里的人們的鬧声，由那扇半开半掩通向后面院子的門外传来。伐木工的眼睛里突然閃发着光亮。他那受到酒精刺激的腦子里刚好产生了一个古怪大胆的念头，而他也就立即地开始行动。他躡着脚走到桌旁，把那小孩的尸体抓起来放在斗篷下边，随即象一个影子一样寂静无声地迅速溜到了房子外面。

离开那所屋子大約五十来米远的地方，就是一个深谷的广

闊的谷口。当那逃走的人来到了山谷旁的时候，他就順着山坡一直溜到了密密的楠竹林遮蔽着的谷底。有条小溪喧鬧地流着，在那座竹林里穿过。那个山里人沿着水流的道路，用他习惯的迅速的步伐，在竹丛下面走了很长一段路。他突然听到远远地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他害怕地停了下来，一时感到沒了主意，因为从那吵嚷的声音，他知道他的偷窃行为已經被发觉，就要受到那偷劫牲口的贼和他的朋友們残忍无情的迫害了。他这样荒唐地败坏了欢乐的兴致，他們是决不会放过他的。但是，他不多久就安定下来了，深夜里的山谷是不可侵犯的避难处所，只有疯子才会在那种时候到那里来找他。

他走到一块空隙的地方就停下来休息。月光渗过浓密的竹叶半明半暗地照着那块地方。他从斗篷下面取出他孩子的僵硬的小尸体来，把它放在自己身旁軟綿綿的草地上。由于疲倦和喝多了酒，他很快就呼呼睡去，墜入了深沉的梦乡。

当伐木工一觉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經很高了。他急急忙忙要作的头一桩事就是到小溪旁去，把自己发烧的脸浸到那清凉澄澈的溪水里。当他潤湿了干得发烫的喉头，解了渴以后，就用一种含惊带惧的眼光瞪着他的孩子。他慢慢記起了刚过去的那些事情。那一幕幕的景象在他的脑海里越变得清晰，他就越加感到惶惑不安。偷走那具尸体原是他沒有經過思索干下的事，是一时只想到报仇而沒有考虑后果的一种冲动。現在，他清楚地看到，他已經处在非常尷尬的情况下了，最好是尽快想办法摆脱它。但是，他那么严重地得罪了火星子，自然免不了要挨到他忿怒的处罚，而这就使得他心里充滿了恐惧和躊躇。

必須找一个突破难关的法子。他費了好大一会工夫絞尽脑汁，而最后只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到火星子那儿去把

孩子的尸首交到他手里。他无疑地会挨几下打，因为那偷牲口的贼可不是会对这种大不敬的行为不加以处罚的人物；但是，他也知道那贼会对他归还孩子有个好印象，因为这样可以使得他重开典礼来增添一笔可观的收入。

当他权衡了正反两面的理由、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的目光漫不经心地落到了横放在草地上的那白色东西上面。他对它默默凝视了一会儿以后，眼睛里突然闪发出熠熠的光采。

在那苍白的小脸上，死亡深深地留下了它的痕迹。一环黄金颜色的柔丝般的卷发围着那张小脸。他的一双小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合着眼做着永恒的梦；这一切显得一种分外甜蜜的宁静，使得伐木工感到心灵深处有一种异样的滋味。回忆就象涨出河床的急流一样，浪涛汹涌地冲击着他的心田。他那被人奴役受人轻视的半生遭遇，整个地闪现在他的眼前。苦工和贫困、不公道的践踏和欺凌，这就是他全部的单调的经历。只有一个有着黄金般的头发和玫瑰颜色的脸颊的小孩所带来的一线光辉，打破了这些回忆的郁闷的情调。在奔集他心头的那些欢乐的景象和小事情里面，他记起了当那孩子牙牙学语的时候他所感到的高兴。那时，他就象抱一件珍贵而又脆弱的小东西一样，用他那长满老茧的双手把他从地上抱起来。他把他放在自己的膝头上，用他的肥短的小指头去扯他的鬃鬃。因为他笨拙的嘴不会说那些宠孩子的词儿，他就只是心满意足地朝着孩子微笑，尖着嘴跟他学山里的小鸟唱歌的声音。活儿重，穷困也深，但是当那傍晚时分，当他把斧子扛在肩上，汗湿如洗地疲惫地回到他的茅屋里的时候，他的孩子就会向他张开小胳膊跑上来迎接他，使他忘却疲惫和忧郁。那种疲劳，那种忧郁的情绪，原是只要一收工，不再那么不嫌辛苦地使力气的时候，他总会感觉

到的。但是他一到家来，就有一种深厚甜蜜的情感把他的疲乏和愁闷一扫而尽，就象是一种神奇的香膏把他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立即医治好了一样。

有一天早上，那孩子病倒了。他身子象燃着的炭火一样热得发烫，心头发急地哭着要喝水。尽管一位有名的女医生给他开方子吃了药，三天之后那孩子还是死掉了。

当他看到他的孩子攥着小拳头翻着白眼躺在床上不动的时候，他对那无休止地折磨他的厄运憋着一腔怒火。他妻子的号泣只有更加激怒了他。他为了不听那伤心的哀哭声，就离开家走到山里去。树林静悄悄的，蓝天也格外清澈明净，朝阳从天上散出灿烂的光采。那样的环境使得他那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使他的心绪也不再那么紊乱。但是，那整个人都要垮的吃紧关头刚一熬过去，他那庄稼汉的卑顺心灵又恢复了祖传的老样子。

按照习惯，当一个孩子死去的时候，要奏起音乐、唱歌跳舞来纪念他。如果孩子的父母出得起钱的话，那他们就在自己的家里举行祭礼。但是，最常见的情况还是把尸首让给一个对它感兴趣的人而得到一点钱。在山区里面，火星子是收买小天使出价最高的人。除此以外，他还负责把尸首埋葬在附近的村子中间的坟山里面。

那孩子的还有余温的尸体当天就落到了偷牲口的贼的手里。当孩子的母亲用手巾的一角包着几个卖尸钱回家的时候，他这做父亲的就喝下一大杯烧酒，给祭礼开了场。那场宴饮的情景接着一幕幕地从他的脑际闪过，在那可耻的酒宴中间他就是个挺活跃的角色。而现在他居然又想作同谋犯，把孩子还回去让那宴饮再恢复！

伐木工想到这里的时候，他的狭窄的前额上就露出来了深

深的皺紋。從他的心靈深处發出來的一個聲音在告訴他說，那樣的行動是並不為上帝所喜歡的。另外，拿來褻瀆神明的就是他的兒子，是他自己的骨肉，是在他受盡熬煎的生命里唯一給了他純真的歡樂的親人呀！他長久地凝視着那孩子的大理石般的臉。太陽光通過樹葉的縫隙照下來，使得他那頭卷發的黃金的色澤格外耀眼。他閉着眼睛躺在綠草床上，看起來象是正在安靜地沉睡。看着他，那農民恍惚間還以為他記憶里出現的那些事情只不過是喝多了酒引起的一場噩夢。他覺得心曠里象有什麼東西在抓一樣，一雙濕潤的眼睛依舊注視着那張使他記起難以忘懷的幸福時刻的臉。一種異樣的感情在擾亂着他那莊稼漢的心。那顆心的粗皮上已經打開了一條缺口，慈愛和憐憫象激流一樣穿過缺口涌了進來。儘管有很多人討厭那種給小天使辦祭禮的惡習，但是象他這樣的人總還是頑固地把那種作法保持下來。現在，他也模糊地感到那種作法實在可惡。不，他的孩子決不能隨便給人，讓那種丟臉的事兒再發生。他現在就重新開始想解決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面的辦法，而且立即就把辦法想了出來：他要先把尸首藏在山谷里再到平原上去，向工頭預支一點錢來支付村上墳山的埋葬費，順路通知掘墓人叫他挖坑。他回來以後，就再把屍體從隱藏的地方拿出來遷到墓地去，他的朋友掘墓人會在那兒等他，幫他把孩子安葬好。然後，他就把那華麗的殮衣和從火星子手里接來的錢都還給他。

他不耽擱時間，立刻就開始找他所需要的隱蔽的地方。但是，他怕當他不在的時候，凶猛的野獸和飛鳥要毀傷那個屍體，就決定在那兒開一個墓穴，把他暫且掩埋一下。他用他的寬口的刀子在那柔軟泡松的地上挖了一個淺淺的洞。當那臨時墓穴挖好以後，他就拿樹蔭下面丛生的鳳尾草來把坑底和四周都鋪

好。那个伐木工好象是一个母亲宠爱地端詳着沉睡在怀抱里的幼儿那样，凝視着他的孩子的脸。他发觉在那张脸上有几点尘土，就弯下身去把那不到时候就沾到孩子脸颊上的灰尘吹去。然后，他才作了那件使他痛苦的事情，拿一把凤尾草将尸首盖好再压上几块厚石头，使得什么野兽也不能把它伤害。他在离开之前仔细地听了听山谷里的声响，发觉并没有可疑之处以后，才朝那小小的坟堆看了最后一眼离开那地方，并且不久就在林莽里面消失了。

那伐木工走了以后还不到一小时，就有一头黄褐色样子很髀的长毛小狗钻进了那块空隙的地方。那头狗用鼻子紧贴着地嗅着，火星子跟在它的后面走了出来，再后面紧跟着的是一个两手握着一支双管猎枪的强壮的青年人。那头小狗围着坟堆子打着圈子，使劲地嗅着那块土松了的地方。偷牛贼一看到那个坟堆，就咕囔囔地说了一句什么罵人的話。

“維生特，”他朝着他的同伴嚷道，“你瞧苏丹追踪得多好。可是如果那該死的賊把孩子埋在这里的話，我担心他是会把殮衣弄坏了的。那套殮衣花了我多少錢喲！光說花在琉璃片片上的錢就有一个半比索！”

那拿猎枪的人沒有回答。他把枪放下，跪到地上去搬那些护坟的石头。他把盖住尸身的凤尾草都拿开了以后，那沒有受一点损伤的尸首便立即出現在他們的眼前了。那时候，火星子的喉嚨里迸出了滿意的叫声。

不一会儿以后，偷牲口的賊的屋子里就传出来了快乐的喧嚷。同时，一个尖嗓子的妇女在怪腔怪調地大声唱着：

小小天使多快乐

滿身榮耀归天国……

店前和店后

我差不多走到那条林蔭路的尽头，才找到了口袋里带着的那张报纸上所載的門牌號碼。我走到对面的行人道上，仔細地看了看那个門面，它正面的一块招牌上用大字写着：“銀鈞大商店——兼營批发零售业务。”

一点也不錯，这正是我要找的地方。我穿过街心，跨进那扇寬門，胆怯地朝着柜台走去。那里面的店員无疑地認为我是一位顧客，就起来笑面相迎。

我开口問他道：

“我可不可以找这儿的老板談談？”

那店員掉头望了望他背后的那扇玻璃門，然后再轉身过去伺候当时在店內唯一的一个顧客，同时对我說道：

“皮拉揚先生現在正有事脫不开身，但是他不久就会出来的。”

我靠在柜台上等候着。

那商店有兼營批发和零售的金字招牌，貨架上的貨物也都經過一番研究而巧妙地加以陈列，目的是填滿空处，使人看起来象是貨源充实的样子；可是，随便哪一位有錢的大老板也不会因为买进那样一点貨物而就此破产的。銀鈞只不过是一家普普通通的商店，它的交易量是微不足道的。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那店員和顧客的对話。几分钟后，一陣脚

步声使我很快地掉转头来。过来的是一位矮胖的秃了顶的人，他有着肥鼓鼓的脸，蓄着西班牙式的络腮鬃，他留神地观察了我一下，然后冷淡地问我：

“你要什么呢？”

我知道他就是这家商店的老板，就恭恭敬敬地取下帽子来对他说话，一面说一面还打开我右手拿的那张报纸：

“先生，我是看到了这广告才来的。”

他的眼睛盯住了我的眼睛，那会儿我感到那锐利的目光在打量着我、考查着我。他从从容容地回答我道：

“对，我是需要雇一个人。但是我提出了一些条件……这你在广告中也看到了……”

“看到了，先生，”我打断了他的话。“我这儿带了证件和介绍信，这可以证明我是诚实的，能干的。”

他把那堆东西翻了翻，然后将它退还我，并用一种不愉快的声调咕囔道：

“唔，可是我看到你只在小铺子里呆过，还呆得并不久。”

“那倒是实在话，先生，可是我站柜台的经验虽少，却写得一手好字，也懂得一些簿记的原理。这些都还不算，再说我干起活来也是卖力得很。什么活儿也吓不倒我……”

我的回答好象是使得他在考虑。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对我说：

“朋友，这家商店按它牌子老和销路广来说，是不亚于这儿市面上那些最大的商店的。给皮拉扬的铺子当店员，那是难得的光采。把你引到这儿来的广告昨天刚登出，就有四十多个人已经来应征过了。他们大都是在商界久经锻炼的、精明的老手，不象你这样还只是学徒。”

我心里感到很痛苦。多少人給打了回票，而今又要添一个失望的人了！但是我克制住自己的情感。我决心掙扎一番，无论怎样我也要取得这个位置。我极端恳切地央求他，让他明了我紧迫的为难之处。我是一个外乡人，在此无亲无故，又是囊空如洗，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建议他让我实习一下，来了解我的才能。我愿意不支薪水干活，而如果需要的話，我做搬运夫也都心甘情愿。我哀求，我坚持，我纏住不放……

皮拉揚先生靜靜地听我訴說，他那銳利的目光沒有离开过我的脸。最后，他象是給我一个很大的面子似的，威风十足地站立起来，用矜持的声調对我說道：

“好吧，我就违反常规，破例照顧你一次。不过我接受你可有一些条件：你每天早上七点鐘就要到店里来，礼拜天也是这样。你要作交給你的一切工作。我們晚上打烊的时间是九点鐘；可是你要打扫鋪面，要把做买卖弄乱了的貨物整理安放好，要把櫥窗里的貨样都重新摆設一番，然后才可以走。

“礼拜天我們十二点就关門了，可是下午要用来清点一下存貨，作一番新的布置，使得店里的面貌換一个样子。

“目前暫且不决定你拿多少薪水，到了解了你做事情的才干和本領以后再來談妥这問題。这些条件对你相宜不相宜呢？”

我满怀感激地回答道：

“好极了，先生！我万分乐意接受这些条件。我該在什么时候开始来上工呢？”

“如果你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話，現在就可以上工了。”

“先生，我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这就开始得啦。”

尽管我热心得象中了魔一样，交付給我的第一件工作多少有些使我不爽快；使我不由自主地渾身发抖。那工作是洗几百

个空瓶子，但是除了水缸、自来水和一磅鉄沙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但是我想表现得什么活儿都难不倒我，就脱掉外衣，解开衬衫的袖口，鼓起勇气开始干活。我把袖子高高卷起，一双手染得污黑，双脚踩在水里，干那件倒霉的活计一直干到吃晚饭的时候。按晚饭的俭朴来说，我真够称得上是一个苦修的隐士。晚餐以后我又到商店里去，那时灯已经点起来了。当另外那个店员在伺候几位顾客的时候，站在柜台一头的皮拉扬先生作了个手势让我到他那儿去。他也没有说什么开场白，就提綱挈領地对我訓了一頓話，指示我干这项新差使应如何克尽职守。

“首先，”他开始說道，“我要求我的职员对待顾客既要诚实又要殷勤，作到人家沒有話可講。我們这家鋪子开得这么兴旺，就是因为它做事認真不苟的結果。你記准了这条不变的老規矩以后，就要把我們的利益看得比你自己的利益还重。你要小心不让你卖出的貨分量多了、松了秤或是饒了尺碼。在这方面有任何疏忽，我都要看作是偷了我和搶了我的一般，那就談不上什么情有可原了。多給一点或者是減一点价，那是小商小店拉生意的罪惡勾当，因此也就是不可以原諒的事。

“你在开口討价以前，先要把买主观察一番，看他可以归到本店給所有顧客定的类别的哪一类，然后按照观察結果，在貨物規定的起碼价格以外再多要一点。对新手来说，按人分类是頗不容易的事儿，但是你实习过了就会熟悉这一手的。

“当顧客問你要一件貨物的时候，你总不要一下子就把最好的給他看，开始总要拿貨色次一些的。你不要让任何顧客空着手轉身走。我們这家商店的格言是：劝也好，哄也好，反正貨物得卖掉。如果一切办法都用尽了，而顧客还是显得不愿通融的話，那我們就得使出几乎呱呱叫的手段来。在这方面本店可說

是有所专长。我們有一些灵驗极了的办法，专治那些頑固家伙。这些你到时候都会学到的。現在最要紧的是学好怎样使尺子，肯定地說，你是連想也沒有想到该怎么使。”

他講的时候語气那么肯定，使得我不禁暗暗地笑了。

他无疑注意到了我那神情，因此皺着眉头把一块夏布塞在我的手里。

“你量量看。”

我一点也不馬虎，精确地量过以后，就滿有把握地說：

“五米半。”

他把布拿过去也量了一量。

“六米半。”他那滿含譏刺光芒的小眼睛盯住我，提高声調嚷着。

我大吃一惊地看着他，惶惑不解地說道：

“怎么能那么多呢？那是不可能的！我是仔細量过的！”

“你就是量得不妙嘛！我幸好及时发觉了你不宜于干这一行。一块这么小的布就多給了一米，你也真是够噲！有一个象你这样的伙計，那我們就只能眼看着破产了。”

我的脊梁上驟然感到一陣发冷。重新要出动找职业的前途把我吓唬住了，我眼里含着泪珠咕嚕道：

“先生，我承認我是个笨手笨脚的人。請您告訴我，我的錯出在哪里，我向您保証下回我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錯誤了。”

我这低声下气的样子好象使得他心軟了。他用和解的声調对我說：

“你的毛病出在你量布的时候沒有想到你手指中間的寬度。要避免犯这毛病，就得在每量过一米的时候，把按着布的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张开来把尺子再拉回去。”

“拉回多少？”我急切地問道。

“大致在二十厘米左右。”他回答着，同时瞪着我的脸打量着我，使得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些不痛快。

我注視着他那双眼睛，开始懂得麦考利^①那套体面的手法是什么玩意儿了。可是我的老板还是照样瞪着我，而且并没有留意我的心思，继续说了下去：

“你可得留神，别让顾客看穿了你的手法，因为他是自私自利的人，总是要想占点儿便宜……他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公平交易的。”

“那是无疑的，”我想着。“但是一米内剋掉二十厘米呀！老天爷，这得什么样的手呀！”

我惶恐地瞧了瞧我的手，看看它究竟是不是够那么大。

那天晚上我已是疲惫不堪。当我脱衣上床睡觉的时候，我满怀恐惧地想到了下一天的事儿。明天我站到柜台后面，就要把我那极可尊敬的老板的全部指示付诸实施了。

第二天我到那商店的时候，颇为不安地看出来我已经到迟了。我刚刚跨进门限，就发觉柜台后面有一副锐利的眼睛在严厉地审视着我。我喃喃地解释着，得到的回答是一道严刻的命令：

“到店后面去干我昨天交给你的事情。”

我服从了，希望用我的勤劳来磨灭由于我的迟到而引起的不良印象。

我要干的活是劳累人的重活。我要把货架上的东西都弄下来扑打灰尘，接着再把那些货物分好类归上去。

^① 麦考利，罗马神话里掌管商业的神祇，是商人和盗贼的保护神。

我爬上一架小梯子正在起劲地干活的时候，突然从头顶上一个天窗眼里看到了一幕希奇古怪的好戏。

我从我的观察站看到拖着拖鞋戴着暖帽的皮拉揚先生呆在門口，观察着街头的动静。他突然很快地离开他那地方进到那时候还空无一人的鋪子里面来，象一只隱伏着打算扑什么东西的猫儿一样钻到了柜台下面。我的惊愕还没有消除，就听到了一个小贩的叫卖声音：

“鸡蛋！新鲜的鸡蛋！”

他到門口停了下来。店員一招手，他就走到了柜台的前面，把盛鸡蛋的籃子擱到柜台上。两个人这就立即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鸡蛋多少钱一打？”

“一个比索，老板。”

“要是我全买下，你要多少呢？”

“我不知道，老板，我要估一估看有多少蛋。”

“我给五十个生太伏一打，一籃子都买下来。”

当他还这个价的时候，就出人意外地把籃子夺过来，把它挨着柜台擱到了里面的地上。

“您疯了嗎？老板？这鸡蛋并不是偷来的呀！”

那店員坚持着重复地说道：

“五十个生太伏一打，連籃子連蛋都买下！现在就付錢！”

蛋籃子就放在我那蹲伏着的主人的手边。

那时候，我的主人从他那躲藏的地方悄悄地把籃里最好的鸡蛋摸出来，一个个地就往自己的口袋里塞。

当我正瞧着这怪事儿的时候，那店員把減輕份量的籃子再放到了柜台上面，同时气憤憤地嚷道：

“好，你拿去吧；傻瓜才給你一比索的价！”

那籃子的主人取回了他的貨，一面走出去一面俏皮地說道：“老板，您也是夜猫子想偷老鷹的鸡蛋吃，俺可不是誰都占得了便宜的那一号人罗。”

我真是驚訝不已。如果不是店里响着連珠般的欢笑声的話，我还会以为我看到的景象是个梦哩。我的思想乱极了。我觉得我原有的不可动摇的信念，現已丧失了它的基础，因而感到无所适从了。

在以后的好些天中，我都感到皮拉揚的鋪子为了要备办伙食而采用的那种独出心裁的办法，同它的严肃、誠实之类的东西似乎是完全不相容的；但是我也不得不認为它既然那样善于理财，采取那种办法也就是最好不过的了。

我頑强地工作了好几个鐘头，忽然听得老板在大声叫喚。我赶忙走上去。店里拥塞着顧客，老板和店員两个人这边跑到那边，两头忙着。我因为是个新手，所提供的帮助也就限于从速清理柜台，把象崩雪一般压过来的散在柜台上的各种貨物搬走。

皮拉揚先生的活跃劲儿叫我感到非常惊奇。他的脸色透紅，活泼的小眼睛象两团炭火一样燿燿发亮。他对每个顧客都有一套得体的言詞和逗趣的妙語。他的嘴唇皮老是动个不停，甜蜜的音調特別富于变化，有时故意装得彬彬有礼，有时又亲暱得异常迷人。他的腰每时每刻都象快要断掉的样子。他留住那对貨物瞧不上眼要朝門外走的顧客，对他說句打趣的話，替他拿出件新貨来，給他来个上算的大减价。但是，最令我感到詫异和甚至使我惊愕的，是五比索的貨他可以开口要二十比索，他可以用虔誠的語調賭咒发誓，把棉布或麻布說成是純毛織的，沒有一点假，而这么說的时候，他又总是泰然自若，連根眉毛都不动

一动。

所有这些質量最好、式样最新、差不多不花什么錢的貨，都是各处特別为鋪子定作的。你可以相信他說的話，遍布全球的工业界都在想着銀鈎大商店，銀鈎有关布匹花样和顏色的指示，人家都极力遵守，整个世界审美的准則就是从銀鈎这儿定出来的。工业家們忙着从各地打电报来爭皮拉揚的鋪子的定貨，这种电报每天至少也要接上那么一打。

当一位女顧客觉得一匹麻布的貨色太次了，問他要質量好一点的布的时候，他用手敲了一敲前額說道：

“对啦！我們刚刚接到一种特別为本店准备的布。那布不只是结实，还一点浆也沒有上。”

他把那匹打开了的布拿过去折好，并且小心地把商标掩藏住。他接着在柜台后面躬下腰去，过了一会就拿着原来那匹布站起来。他将它放在那位女客的面前，用一种自己深信不疑，使人也不能不折服的口吻說道：

“这是市面上的上等貨，頂呱呱的貨。您看，这布多寬、多光滑、多牢实哟！”

他把布的好处极力地吹了一通以后，就向她要个加了倍的价錢。

当那顧客拿着那用三十比索买下的、原来二十比索她还不要的貨要朝外走的时候，他搓着手恳切地說：

“同識貨的行家打交道，真是叫人愉快。小姐，要把猫儿当兔子瞞过您的眼睛，那可是不成的啦。”

那位女顧客滿意地微笑着，象一只孔雀那样大搖大摆地出去了。

在那个上午的卖貨的热潮中，互相矛盾的命令弄得我团团

轉。我被那陣狂風暴雨式的叫喊鬧得暈頭轉向，腦子一點兒也不靈了。“不要這個，笨蛋！”“拿那邊那個來，蠢豬！”“我叫你拿那個，畜生！”——這樣的叫喚聲象冰雹一般打落在我的頭上。

最後，中午終於來了，那一陣旋風收了下來。渾身疼痛、心頭更是痛苦的我，可以回到店後去了。但是我的意志是會被摧毀的，我寧肯忍受住那一切，而不願再流落街頭，手里拿着報紙重復那句老話：“先生，我是看了這張廣告來的……”

午餐後發生了一樁事情。皮拉揚先生要出門去，並且把那消息簡簡單單地告訴了我們：

“我要到銀行去存賣貨賺來的錢。你們要小心看好家。”

然後，他突然對着另外那個店員，用手指着我向他說道：

“你可得注意這家伙。他是個把什麼事情都做得顛三倒四的笨貨。”

雖然他講到我的時候，用的詞兒我听起來不那么悅耳，可是老板不在，不用說總能休息片刻，我也就快樂起來。但是，我的希望一下子就破滅了。皮拉揚太太把她的丈夫送到門口以後，就在櫃台後面擱上一把椅子，板起臉坐了下來。她雄威十足地把店堂看了看，等了一會兒就對我說道：

“你到這兒來，拿掃帚把這些紙掃掉。看你們就讓店堂髒成這個樣子。你們都是些懶鬼呀！”

我臉色紅得一直到了發根，但是我還是低著頭抱起那不光采的掃帚柄來，氣鼓鼓地開始打掃。

老板娘暴戾的聲音又使我停了下來：

“哼，你就是這樣鬼畫符呀！你是從哪兒學到這一手的呢？”

我沒有回答，而我的沉默似乎是激怒了我那威嚴的主婦。她呆在掃帚擦起來的濃厚的塵霧中，繼續声色俱厲地當面斥責

我。

“你要真是这样秀气的話，就只有干脆去当财东了。发火啦！好个老爷气派！你要知道在我們这儿，要是用得上的話，就不只要扫店堂，还要扫走道，还要扫街心。天哪，你这少爷架子摆得多大呀！”

如果不是她丈夫回来打断了这场戏的話，我們的尊貴的主妇是还要繼續她的訓誡的。

老板的神情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好象有很大的心事一般，沉默地穿过店堂走到里面去了。他的女人也隨即跟着他走了。从我到店里以来，我和我的店員同伴两个人单独地在一起这还是第一次。我的同伴是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輕人，肩膀硬朗，身体非常結实。他有着农民的神气，既淳朴而又精明。

我挨攏去想同他談談話：

“你注意到皮拉揚先生嗎？好象有什么事情使他不愉快。事情一定不那么妙。”

他在一打一打地包装着手帕，在八条属于一类的手帕中夹上四条質量差一些的，但是那四条按它的大小和式样来看，却同其他的那几条是一个样子。他連瞧都不瞧我，也不停止他手上的活，只是回答我道：

“誰知道呢，我什么也沒有看出来！”

他接着朝里面偷偷地望了一眼，很快地对我說道：

“你去干活吧。他們不許我同你說話哩。”

我輕蔑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然后沉思着走开。这些旁人不在場而由我們第一次交談的話，給了我一个痛苦的印象。我那同伴是誰呢？他来自何处？我对他唯一知道的是他名叫何塞，而顧客們管他叫做彼毕托^①先生。尽管我缺乏人生經驗，我

也还懂得他們不註我們交談是一种詭計，要使我們彼此不相信，因而也許就不致于組織攻守同盟來反對共同的敵人，就是說反對我們的老板。

过了一会，皮拉揚先生又在柜台后面出現了。他招待顧客的時候仍是同往常一樣机灵，一樣多嘴多舌。但是，有時候，他那紅潤的脸膛似乎為阴影所籠罩。他心不在焉地有時墜入沉思中，就象在心头躊躇地權衡着店里的盈虧得失。莫非是債務到期了！莫非是他的信用喪失殆盡了！他這種形容舉止的起因我頗覺難于揣度。

又是兩天過去了，而我作學徒的成績却依舊沒有多少進步，我整天大都是忙着干些粗活，也沒有足夠的時間來鉅研作買賣的艱難技巧。我經常听老板說，就作一個商人來講，我缺乏某種最最少不得的東西，那就是打从心眼儿里對那職業的愛好。也許這倒是真的，我在老板象阿耳戈斯一樣的嚴密監視之下，曾經不得不把白的說成黑的或是把黑的說成白的，不得不把只值十比索的東西說成值二十比索或三十比索。要是我有那種對職業的愛好的話，那麼為什麼我這麼作的時候那樣不老練，不管是不是時候臉都會漲得通紅呢？為什麼當我說到一塊布的尺碼的時候，我會羞赧得口吃起來，眼睛看着地不敢接觸顧客的目光呢？

而且，有的時候，還有一種抑制不住的沖動襲擊着我，那就是我真想一下子跳過柜台去追上一個可憐的顧客，把一些錢放在他的手里對他說：

“你拿着吧，這是你的，我把價錢弄錯了！”

還有我那夜晚的惡夢喲！有一回我夢見店里正在忙得不可

① 彼半托，何塞的親暱的稱呼。

并交的时候，戴着暖帽穿着拖鞋的老板象中了魔一样在指手划脚地张罗着。突然，那商店连同它的货物一道，一下子变成了一张巨大的蛛网，蛛网中间呆着一只恶狠狠的蜘蛛，用它那双闪光的眼睛迷惑着从四面八方飞来的蚊蝇，把它们吸引到它的罗网中来。它们都陷落在那张可怖的网里。我为了不让自己也给那网缠住，就死命地一跃，但是我缺乏冲劲，也坠到了那险恶的网眼上，象另一个格列佛一般被千万根粘糊糊的蛛丝缚住了。我感到极度的恐怖，挣扎着想要冲破那可怕的大网，可就一下子连着被子滚落到床下惊醒了，醒来的时候发觉自己害怕得浑身都在发抖。

这些事情和我在工作中所发觉的其他一切，都在考验着我，证明我并不适宜于这个工作。但是另外一种更要阴险的景象和我对职业的迫切要求，使得我的渴望独立的冲动麻木下来了。我自己问自己：“该作蚊蝇呢还是作蜘蛛？”这确实是一个冷酷无情、让我进退为难的问题。

来店后的第六天，我想了解了解老板对我的才能是否有了定评，而且我是否有希望得到这个职位和薪水究竟有多少，也该是时候了。我打定主意要尽快找个机会去皮拉扬先生谈明这些问题。但是每当我怀着这个目的走近他的时候，他就用那种使得我这生来胆小的人仓惶失措的眼光瞪着我。我吓退了，自己对自己说：“呆会儿再看吧。”那天白天过去了，我仍没有走下这一着棋，而这一着棋对我来说是越来越难下了。

晚上关好了铺门以后，我开始重新摆设橱窗内的货样。那时我想出来了一个很妙的办法。我想：“他现在是一个人在处理他的信件。我就去问他是不是要把那些红领带拿下来换上一批蓝色的。尽管这个借口不是那么合适，但我还是要利用它去相

机行事，把話引上正題。如果我不去催他来个确定的答复，那我就真正是个十足的傻瓜了。

我抱定决心走进店后去，后面有一扇門連着一条通向老板的办公室的通道。我还没有在那条通道里走上几步，就有一陣暢快的談話声震动着我的耳鼓。我想順原路折回去，但是沒想到碰巧听上的几句话使得我象生了根一样釘在那儿了。我从声音中分辨出，交談的是老板和店里的一位朋友。談話里还夹着欢笑声，象是沒有个完的样子。

下面就是我听到的談話：

朋友：“那末說来，你就不要付什么薪水、报酬和任何小費了？”

老板：“唔，連一个子儿也不破費。当我需要一个店員的时候，我就在报上登个广告。应征的人成群地来，就看你怎么挑选了。”

朋友：“可是他們不会要你提供某种保証，答应他們作了工能得到报酬嗎？”

老板：“完全沒有这一套！我来告訴你是怎么回事，我总是挑选那些新手，那些头一次上阵的脚色。如果他是外乡人的話，那就更好。”

朋友：“可是那样你就得花时间来教他們，还不是有所得也有所失。結果也許刀鞘比刀子还多花錢哩。”

老板：“不，不，你呆会儿就明白了。当你挑中了一个人的时候，开始要拒絕他的請求。他会苦苦央求你，慢慢地你就能巧妙地制服他，让他象綿羊一样乖乖地順从你。买卖作成以后，头一次你就罰他干那种最伤他面子的活。要把他所有的忌諱都打掉。”

朋友：“把他的架子也打掉。哈……哈！”

老板：“这目的达到以后，你就可以随意摆布他了。”

朋友：“对，对！可是不管怎样还是得看着他，终归还是得自己来抓来管。如果你请了一个合适的人，也给他工资的话，就会省掉很多麻烦，再说……”

老板：“唔，你说是让他以后提出过高的要求，把绞索套上我们的脖子吗？”

朋友：“可是你的人也会提出要求来的。我想他们决不会老愿意白白地干活。”

老板：“那是当然的，但是要是策略用得对的话，我这套办法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你要知道，一个店员在掌握了业务，摸到了个中底细以后，就会放肆起来的。他会变得不安分起来，工作也不象起初那样拚着干了，因为他知道出了这家店的门他还会找上另外一个差使。那差使如果不比他丢掉的差使好的话，至少也是半斤八两。反过来说，谋事的新手为了要得到一个职业，倒会在各方面都卖力气来巴结我们。他一口气从早忙到晚，对于什么活儿都不会有意见。一句话归总，他是个干劲十足的傻小子，而且还不领一个钱的工资，这是多么理想的买卖，老哥！”

朋友：“可是他总会厌烦的，到那时候……”

老板：“对；可是这也是早就看到了的，因此就总是雇两个人。一个来的时间久一些，有了一点实际的经验；另一个却是刚刚开始。那第一个开始跟我们找麻烦的时候，我们就再给他许愿把他留住几天，留到第二个可以顶上他那角色的时候。这事儿办到以后，要甩掉那放肆的家伙办法多得很。比如说个不相宜的工资数目，或者就对他說：朋友，我不喜欢你的工作，你的长相讨顾客的厌，或者用其他办法来催他卷铺盖。场子空出以后，花三十个生太伏在报屁股上登个小广告，就会有一大群人来要

求頂竈，那么又一个干劲十足的傻子就会頂上那些老滑头，又棒，又不花錢，美得很。你尽管相信好了：新人，永远是新人，这就是我們的需要！”

朋友：“唔，可是就一点报酬也不給他們嗎？”

老板：“他們在这里得到的知識和經驗，难道一文不值嗎？如果說有誰亏負了誰的話，那肯定說不是我。我已略略露給他們一些竅門，照我看这也是有經濟价值的。啊，誰說不是这样：要是他們也知道照样去耍弄另一些剛出壳的雛兒，那他們肯定也会发财的。”

我不愿意再听下去，就躡着脚走开了。我拿着我的帽子走，到了街上。

在意外地发觉了那种惊人的事情之后，紛乱的思想 and 情感象旋风一样冲上我的心头，各种各样最荒唐的复仇計劃从我那激动的腦际閃过。去放火烧掉那家店鋪，还是把那种不公道的东西公布出来鬧他个滿城风雨？还是到法院里去告他一状？我恨我没有象拉瓦却那样的一副心腸，来把皮拉揚和他的鋪子从这个行星系統里轟出去。

但是，夜晚的寒冷把我想毁灭的狂热劲儿鎮定下来。在激怒和忿恨之后跟着来的是心里的宁靜。我精神上的抑郁也终于使我变得非常清醒。那时我記起了“我已略略露給他們一些竅門”的那句話，感到我的遭遇虽然不幸，但也确有教育作用。是的，竅門是突然一下子全露出来了。

我朝那也許还要鈎住好些不提防的人的“銀鈎”望了一下，开始沿着空寂的街头走去，同时象鬼迷心窍似地老是在想：

“天哪，我到什么时候才会成为一个老行家啊！”

太阳下

西普里阿娜坐在松软的沙滩上。当她的饥饿了的孩子贪饕地吮吸着她的健康的乳头的时候，她抬起由于长途奔波而显得潮润的明亮的眼睛凝望着风平浪静的大海。

她看到奔集眼底的那种奇丽的景色，暂时忘却了流沙上那一段艰苦的行程。照映着蒼天的水色是深蓝的。空气的静謐和落潮的平稳使得大海象一个巨大的水潭，澄澈而又宁静。在明鏡般的海面上，不起一絲波浪和一点涟漪。远地海天相接处的一片船帆，也几乎没有打破这风平浪静的安穆的景象。

西普里阿娜休息了一会儿，就又站了起来。她要到达她要去的地方，还需走很长的一段路。在她的右面，有一个深入海中的高耸的海岬。它的悬岩峭壁光秃秃的，没有树木也没有花草。她左面是一整片细白的平沙，一直延展到聳立在东方的深黯的群山脚边。那年青的女人右臂上挂着一个柳条篮，用她的羊毛披肩的褶摆罩着她的睡熟了的孩子。她的披肩的艳红和鲜绿的颜色，在单调的灰沉沉的沙丘中间显得分外耀眼。她缓慢地走下沙坡，开始沿着海滩朝前走。潮退了，一条又宽又长的地面露了出来。在有些潮湿的地面上，留下了这拾贝介的妇女的轻微足印。她的目光能看到的方，见不到一个人影。远处隐约的退潮引起一綫白色的浪花，几个海鷗在浪花上盘旋着。还有些巨大的鷗把翅膀张开不动，就象被看不见的綫牵着的紙

鳶一般，一个个悬在睡着了的水面上。它們的变动不定的影子在沙丘的上空异样地扩大开来，接着就轉过海岬，消失在海天深处。

那个妇女走了半小时之后，来到了挡着去路的一堆大岩石前面。海滩在那儿慢慢变窄了，最后消失在一大片橫切着裂罅的棱柱形的岩石下面。西普里阿娜輕捷地越过了那堆障碍轉向左边，来到了一个使人耳目一新的地方，来到了一个处在深谷之間由高聳的悬岩断壁环抱的小海湾里。

海滩在那儿又出現了，但是非常短，非常狹窄。浅淡的黄金色的沙滩，象一条极精致的地毯，沿着半圓形的阴暗的岩壁伸展着。

这母亲首先想要作的就是找一个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来攔她的孩子。她很快就在一个高大的岩石下找到了一片阴影。岩石的側面还是潮湿的，上面留着深深的浪涛冲击的痕迹。

她选好一个看来最干燥、离水最远的地方，就从肩上取下大披肩来，用它为她睡熟的孩子鋪了一个軟軟的小床。为了不把孩子弄醒，她小心翼翼輕輕地把他放在那个临时作成的小巢內。

这个刚十个月的孩子发育得非常好。他肥胖白淨，一双大眼睛現在閉上了，合着的眼皮就象两片透明的精致的玫瑰花瓣一样。

母亲象着了迷似的，好大一会守在那儿，貪看着他那美丽的小脸。她肤色浅黑，中等身材，头发又黑又多，样子并不美。她那粗朴的面庞的輪廓，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她的嘴唇肥厚，寬大的嘴里长着一排农妇的又白又大的牙齿。一双棕褐色的眼睛除了显得頗为温順之外，沒有露出任何表情。但是，当那一

副脸轉向那孩子的时候，脸上的线条就柔和了，眼瞳里射出热情的抚爱的光彩，她的整个样子也都变得温慈、甜蜜和好看起来。

太阳高挂在水平线上，它的光芒照满了那个特别美丽幽静的角落。山峰的侧面消失在浓密的灌木和藤萝里。从茂密的树丛深处，间歇地传出鸟儿的凄清的啼鸣，盖住了昆虫的轻微的嗡嗡声和浪涛拍着岩石的柔和的声音。

大海长空都安宁平稳，而那恬静的气氛也反映在睡婴的面庞上，也閃露在那被眼前的景象的抵御不了的魔力所征服的母亲的眉宇间。

她回到海岸边去。在小海滩的前面，一片广大低平的崖石地直伸入海约有五十来米。岩石的表面光滑，有着无数长满苔藓和各种海草的裂隙。

西普里阿娜脱掉了她的笨重的鞋子，把褪了色的布裙撩起来围在腰上，提起篮子来穿过那狭窄的海滩，在潮滑的岩石上前进着，一面走一面还时常弯下腰来仔细察看沿路碰上的岩洞。岩洞上附满了各种各样的贝属动物。这年轻女人用一个小铁钩子把那些软体动物从石头上弄下来抛到自己的篮子里。她还不时停下工作，很快地望望那个安静地熟睡着的小东西。

大海象一个盛着溶化了的蓝宝石的大池。落潮期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涨潮升得很慢，只有经验丰富的眼睛才能察觉到岩石的可见的部分是怎样不知不觉地少了。海水沿着石头的裂隙渗透上来，越来越有力也越来越多了。

这拾贝的女人不慌不忙地继续工作着。她对这地方极为熟悉。就是涨潮时候到了，她也会来得及在海浪淹没那片崖石地之前离开那儿。

篮子很快差不多装满了。在海藻的透明的叶子中间，有灰

色的海螺、暗白色的“塔卡”和青綠色粘糊糊的“恰貝”。西普里阿娜彎着腰，一只手提着籃子另一只手拿着鈎子，一点也不擔心地在那片濕漉漉的地方來回走着。她那淺黑色的圓圓的頸子露在緊身背心的外面，靈活的眼睛仔細地窺探着岩縫，發現了海味之后就把它們從凹凸不平的岩石面上弄下來。她還時常要直起身來，把搭下來了的烏黑的頭髮攏到頸後去。那時，在她肥實的臀部上就顯露出她那農家婦女的壯實的身段，綫條雖似略粗一些，但也不乏端麗動人的地方。太陽熱烈地吻得她的肥胖的面頰透紅了。她深深呼吸着的清新的空氣，使得這健壯少婦的青春血液在血管里面旺盛地奔流着。

時間在流過去，潮水慢慢地升上來，一点点侵進了崖石地的低處。西普里阿娜從這邊走到那邊忙着干活。她突然停下來，眼睛盯住一個石縫的内部。接着她又直起腰來朝前走了一步；但是，她幾乎立即又轉身回到了原來的地方去。那吸住她的注意力使她折回去的東西，原來是一個落在一處小隙縫底下的形狀很奇特的貝殼。它雖然小極了，但透過晶瑩的水看上去，就顯得似乎很大。

西普里阿娜跪下來，把右手朝那石縫伸去，但是沒有用。那縫隙太窄了，她只能用指尖略微觸到那珠光閃閃的東西。這可以觸到的情況激發了她要得到它的願望。她把手縮回來，遲疑了一下；但是，她記起了她的兒子，她想那東西對孩子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玩具，又不用花一個錢。

那個貝殼呈淡淡的玫瑰色，閃着漂亮的虹彩，在翠綠的絲絨盒子一般的小澗里色調分外顯得柔和。西普里阿娜重新試着去取，排除了障礙，拿到了那個珍貴的貝殼。她試圖把手縮回，但是手拿不出來了。她費盡力氣也是枉然，怎麼樣都無濟于事。她

已經陷入圈套中！縫隙的結構和它的毛茸茸的邊沿的柔潤，使得她的手可以勉強地沿着狹窄的縫道滑進去。那縫道現在却象一個錐子一樣扣住了她的手腕，她那只勞動者的粗大的手抽不回来了。

西普里阿娜起初只是略微覺得有些不適意，但是隨着時間過去，努力沒有效果，她就慢慢變得暴躁起來。接着她的心頭發生了一種模糊的惶惑之感，而且越來越不安了。她心跳加快，鬢角上滲出了冰涼的汗珠。突然，她的血液在血管里停止流動，瞳孔睜大開來，全身象落葉一樣地發抖。她的眼睛和臉頰都吓得變了顏色，因為她看到在她的前面升上來一條移動着的白綫，它稍微飛卷上海灘就迅速地退了回去——那就是海潮的浪花。她清晰地想象到了她的兒子被漲潮卷帶走的可怖的形象，發出來一聲尖銳的哀號。那號叫的聲音引起山峽的回響，在水面上滑過去，消散在大海深處的動盪波濤之間了。

她跪到石頭上面，在好幾分鐘內暴烈地抽着那隻手。由於肌肉繃的過緊，她的關節就發出咯咯的响声並且錯脫開來。她的哀叫聲驚起了在小海灣附近覓食的鳥類。海鷗、烏鴉和海燕都展開翅膀，在輝煌燦爛的太陽光下面急急地飛走了。

那個女人的樣子可怕得很；她的汗透了的衣服粘在皮膚上；散亂的頭髮部分地遮蔽了變得非常可怖的臉；兩頰陷了進去，眼睛裏閃射着異樣的光芒。她已經不再號叫，而是呆呆凝望着橫放在海灘上的那個小包包，揣度着波浪還要多久才打到那里。這並不要等多少時候，因為漲潮已經加快了它的上升的速度，石台很快就只隔水面幾厘米了。

以前一直是寧靜的海洋，這時候開始鼓漲起來，它的閃光的背脊攀似地震蕩顛抖。微波細浪到處都在打亂那平滑的藍色海

洋。一片輕柔的波濤發出和諧的颯颯聲音，開始拍擊着岩石的側面，把雪花般的白沫撒上海灘。白色的浪花在燦爛的陽光照耀之下，發出來象珍珠和彩虹一樣的變幻的色彩。

那個偏僻的小海灣的氣氛特別安寧恬靜。靜止的空氣暖洋洋的，散發着沖鼻的咸味，透過它可以聽到波濤打着岩石的低沉的聲音，聽到昆蟲的嗡嗡之聲和遠處的海鷹的叫聲。

這青年婦女為了想站起來而用力過度，疲乏不堪。她把她那求援的目光朝四方環顧，但是無論是在陸地上還是在海洋上都沒有瞧見一個可以趕來援救她的人影。她哀聲地叫喊着她的親人，叫喊着她自己的母親和孩子的父親，但是沒有人回答她，他們都在沙丘后面的貧窮的小茅屋里等待她回去。她仰望着青天，作母親的慈愛使得她那粗朴的、充滿了痛苦的心靈里發出了令人心碎腸斷的哀號：

“我的上帝喲，可憐可憐我的兒子吧！幫一幫他，救一救他！……饒恕我的小寶貝吧，上帝喲！聖處女呀，我求您保護他！……把我的命拿去，救了他的生命吧！聖母呀，讓我把手抽出來，把他放遠一點！……我只去一會兒，就只去一小會兒！……我向您發誓還要回到這里來！我會讓浪花把我吞去，讓我在這些石頭上碰得粉身碎骨；我一步也不會動彈，就是死也會感謝您的恩德！聖處女呀，求你阻斷海潮，停住波浪，別讓我絕望地死去！……上帝保佑！上帝慈悲！聖處女啊，您听听我的請求吧！”

頭頂上面，天空的藍色的眸子仍舊是一動也不動。它一塵不染，也無一絲颯變之意。它空寂無邊，澄澈清明而又深不可測。

波浪最初襲上石台的時候，這母親最後地迸發出一聲瘋狂

的絕望的叫喊，然后就只从她的喉間涌上来一陣模糊的低哑的声音，就象临死的人喉头哽塞的响声一样。

冰冷的水打到西普里阿娜的身上，使她恢复了力量。她要把手从裂縫里抽出来的斗争，又以更加疯狂的拚命的方式开始了。她猛烈地摆动着手，肉碰撞着石头，使得肌肤都肿了起来，而那擒住她的枷鎖就似乎把她的手腕扣的更紧了。

不断上涨的汪洋大海终于盖满了那片石头地，那跪着的女人只剩下上身还留在水面上了。从那时候起，潮水就更加迅速地涨上来，不久就涨到离那小孩躺的非常近的地方。过了几分钟以后，那不可避免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一个波浪伸开它那柔韧的爪尖，卷上了那个小家伙睡着的处所。小孩被水一冲就给惊醒了。他象肉虫子一般地扭动着，发出来一声尖锐的哭叫。

正象是怕她还不够痛苦一样，这一幕景象就在那个青年妇女的面前展开。当她感觉到那使她心碎腸断的哭叫声音的时候，她那失神的眸子里就发射出来一陣疯狂的光芒。她象一头陷入了圈套用牙齿去咬断那被扣住的肢体的野兽一样，惶急地张开嘴朝着石块倾侧过去。但是，她連这个救急的办法也不可能采用了，因为水已經淹到了她的胸前，使得她只有把头仰起来。

波浪在海滩上欢娱地輕快地一来一去，嬉鬧着把那小男孩卷带在自己的衣縫中間。包着那孩子的粗厚的衣巾都给剝掉了，除了一件白色的小汗衫以外，他就再沒有其他的衣服了。他的圓胖的身子在浪花中間滚动着，两只小胳膊和一双小腿乱搖乱踢。他的光滑柔嫩的皮肤遭到水浪的冲击，受到海滩沙粒的无休止的磨擦，在刺目的太阳的照耀下发出閃亮的光采。

西普里阿娜伸长着頸子，睜着眼看了那一幕景象，因为情緒特別激动，全身都在发抖。由于极度痛苦的侵袭，她突然神志昏迷了，一切都在她的眼前消失。她的心灵的光芒在颶风的横扫下熄灭了。她的精力消尽了，身体也就不能保持原来姿式。她的头沉到了水里，在涨潮的平静的水面上，激起了一个小小的漩渦，冒上来几个小水泡。

波浪戏弄着那小孩，小孩的哭声越来越緩慢和微弱了。大海就象慈爱的乳母一样，极力想使他安靜下来。它把他摟抱得越来越紧，向他唱着最甜蜜的催眠歌。它总是既慈祥而又不知疲倦地将他从这边轉向那边，把他一下翻得脸朝天一下子又复过去。

最后，哭声终于停住，那孩子又睡着了。虽然他的小脸变成了土色，眼睛和嘴巴里都充滿了泥沙，但是他的梦却是安靜的、深沉的，甚至当大浪携着他到海中去将他安放到海底的时候，他也不再醒来了。

蓝天在陆地和海洋的上空张着它的拱形的华盖，死亡和生命就把滄海作了洞房，在那里永远結成婚配。人們倘若知道了那慈母的无穷的痛苦，一定会默默地变得忧郁起来。但是在那时候，痛苦却絲毫也沒有蒙蔽那儿閃耀着的生命、甜蜜、和平以及爱的景象，損毀了那一幅画面的神圣的和諧。